

# 风筝误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部



明 李漁

# 风筝误

(明)李 渔 著

## 剧 情 简 介

韩琦仲早年父母俱亡，靠父友戚补臣抚养成人，与补臣之子友先同在书馆读书。琦仲人品俊逸，才华出众，友先却是个纨绔子弟。两人虽一俊一丑，倒也相安无事。

戚家邻居是詹烈侯的府邸。詹有梅、柳二妾，各生一女。二夫人梅氏生长女爱娟，貌陋而性顽；三夫人柳氏生次女淑娟，聪颖、美貌而端庄。因二妾终年吵闹不休，詹烈侯离家出任四川招讨使时，将家宅用高墙隔成东、西两院，梅、柳二妾各居一院，互不往来。詹临行前又将二女的婚事托付于戚补臣。

时近清明，春光烂漫。戚友先放风筝取乐，风筝上有韩琦仲题诗。忽然风筝断了线，落在詹家西院。柳氏见风筝上的诗清新可喜，就淑娟和了一首，续在风筝原诗之后。风筝被戚家仆人讨回。韩生见到和诗后，惊喜不已，就又写了一首诗，用风筝放出，谁知这次风筝落在东院，被爱娟所得。爱娟以为此诗为戚生所题，就在奶娘的策划下，假冒二小姐之名，私约戚生相会。

当夜，韩生假冒戚生摸黑赴约，屋内的假二小姐拉着韩生就要亲热。韩生要她再和一首诗，她就背诵一首千家诗来蒙混。韩生见其轻狂，不免生疑，待及奶娘送上灯火来，韩生见到了一个丑妇，托词欲逃。爱娟扯住不放，韩生寻找了一个机会才得以脱逃。

韩生入京应试，得中状元。此时戚补臣为了约束戚友先，娶了詹家大小姐为妻。洞房中，戚友先看到新娘竟如此丑陋，大失所望。爱娟以为新郎就是去年赴约之人，向他倾诉了思恋之苦。这无疑是丑行自供，友先拍案大骂，闹得不可开交。梅氏逼问女儿，爱娟含糊地承认。梅氏怕张扬出去给隔壁的柳氏母女讥笑，只得向女婿陪罪，求他暂为夫妻，以后任凭娶妾，这才勉强凑合。

韩琦仲奉诏赴四川会同詹烈侯征讨立功。荣归之日，惊悉戚伯父已为他聘了詹府二小姐。当年“惊丑”的情景仍历历在目，但又无法找到正当的推辞理由，只

能屈从，想虽做亲，不同床，让丑媳妇做一个“卧看牵牛的织女星”。洞房之中，夫妻相对，新娘以扇遮面，新郎以为面前就是去年所见丑妇，无颜相见才把脸遮起来的。为了怕她又来纠缠，便独自掌灯去睡。淑娟大惑不解，只得去禀告母亲。柳氏再三询问才得知原来是因为小姐闺中名声不佳。柳氏当然要追问，方知风筝和诗、闺房相会之事。柳氏记得有过和诗之事，就信以为真，前去盘问女儿。淑娟无辜受冤，自然竭力辩白。柳氏再拷问丫鬟，丫鬟叫起屈来。柳氏重新问女婿是否见过新娘的面，韩生说不曾见过。柳氏心中知道其中定有差讹，便让仆妇们纷纷点起蜡烛，擎灯高照，请出了新娘。新郎从远处看到，陡然一惊，连忙擦了擦眼，再近前细细察看，不由得惊呼起来：“逼真是一个绝世佳人！”连忙向岳母、新娘赔罪认错。一场风波，暂告结束，可是去年所遇的丑妇又是谁呢？还是一个谜。

不久，詹烈侯回乡，全家聚集公厅迎侯。梅氏、柳氏各带女儿、女婿前来。互相行见面礼时，韩生和爱娟都觉得对方很面熟，后来互相认了出来，原来就是去年约会的那个人！奶娘上来献茶，也被韩生认出：去年领他进府的就是他，于是谜底解开，真相大白。柳氏得知原来是爱娟出丑连累淑娟，岂肯轻易罢休，扬言要向老爷告状。梅氏、爱娟也不示弱，反唇讥，饰词强辩，双方大吵了一场。最后，奶娘深怕累及自己，急得要去跳井，梅氏也自知理屈，请求宽恕，至此柳氏母女才答应和解。詹烈侯到家，全家共庆团圆。

# 白话故事

## 一、异姓兄弟，情合志不同

北风紧吹，白雪纷飞，大地上银装素裹。新年的爆竹已经响过，留下满地的残红。孩子们穿着新装，欢天喜地地玩耍着。

这是新年的第一天。有一位书生看着眼前的雪景，陷入沉沉的思绪中。他名叫韩世勋，字琦仲，茂陵人。大年初一对于他来说，是个伤心的日子。每到这一天，他都要避开众人，独自回忆一番。

他本是官宦人家的子弟，可家道中落，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病逝，不久父亲也因病去世。临死的那一天，正是大年初一，父亲把他托付给结拜的好友戚补臣，他也就从此失去了双亲，寄居在戚家。

戚家待他很好，将他抚养成人，还让他同戚补臣的儿子戚友先同窗修业学习。戚友先贪玩成性，他却孜孜求学，精通经史，能诗善画，才华横溢，被人推崇为当今的潘岳与张绪。到如今他已成年，自认为参加科举考试、求取功名并不难，却难在不容易觅到称心的女子成佳偶。在他看来，女子有两样不可缺少，即天姿和风韵。有天姿而没风韵，就象个泥塑的美人，无生气；有风韵而没天姿，又如同花面女旦不值一看。必须是既有天姿，又有风韵，才值得稍稍留连徘徊。但就是天姿、风韵都具备，也只能算半个，那半个还要看她内中的才华。倘若是内心粗俗，配不上花一般的容貌，也难以成为金屋之娇。可这样的女子到哪里去寻？婚姻从来都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又怎么能亲自见过女子的容貌，试过女子的才学，才下聘礼呢？不过，他仍然认为不可以草率地订婚，宁可迟缓些，即使再难，也要等到有称心如意的女子才肯成婚。

而戚家公子则认为他太傻、太呆板，说他理想的伴侣如同水中月、镜中花，根本不可求。戚公子说，只要门当户对，便可成夫妻！然后娶下三妻四妾，再到烟花巷中找几个相好的妓女，也就够开心的了。二人想法不同，但并没有影响他们的感情，依然情同手足。所以，他在戚家也算过得不错，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

韩世勋正沉思着，忽听仆人说：“韩公子，老爷已在大厅上，正吩咐人找你呢。”韩世勋听了，凝一凝神，说道：“那我们快走吧！”

韩世勋来到大厅上，见戚补臣、戚友先都穿戴整齐地站在那里，便迎上去施礼道：“老伯，贤弟我来迟了，请受我一拜！”戚补臣非常高兴，忙说：“快不要这样！贤侄是客，老夫是主，怎么能受你礼拜？我们同拜就可以啦！”戚友先也说：“对！对！我们同拜。”于是大家一同揖拜。韩世勋祝愿说：“新年到来，愿老伯能受到朝廷任用，济世救民！”戚补臣也祝愿道：“新春降临，希望贤侄能连中三元，及早成婚！”行完礼，便分别坐下。

戚补臣看看韩世勋说：“我近来诸事繁忙，对贤侄有些照顾不周。听仆人说，贤侄读书通宵达旦，也该注意些身体。如果身体坏了，我就愧对令先尊了！”说着，神色有些黯然。

韩世勋说道：“老伯，小侄是异姓的孤儿，承蒙老伯的抚养、教诲，您恨不得挽我上青云，扶我上天梯，对我的深情早已超过了亲生的父子，我对您的感激也无法用语言来表达，就是先父在泉下有知，也会感激无限的！老伯怎么能说‘愧对’呢？现在人与人之间，活着时尚且反复无常、玩弄手段，何况朋友死后，又有谁肯照顾他的子孙？可叹人死则友谊废，谁还会为知交流下真诚的眼泪呢？可敬的是老伯仍有古风。这样的恩德，不知哪年才能报答？我惭愧自己无能，没法衔环报德，只有感激流涕。”

戚补臣捋着胡须，说道：“我与令先尊的友情，非常人可比！当年他把你嘱托给我，希望我把你抚养成人，给你成家立业，代他尽到父亲的责任。如今你已成年，只管用功读书，注意身体，不要担心笔墨纸砚和点灯用的油钱，我只希望你有朝一日金榜题名，也算完成了一个心愿。至于结婚成家之事，你也不必担心，我会为你选一门理想的亲事，不会吝惜聘礼！我要对得起老朋友的嘱托！”

韩世勋欠起身说：“老伯的话，小侄铭记在心！我一定用功读书，早日考取功名，也不枉老伯这么多年来敦敦教诲。我若能考取，也要感谢贤弟对我亲兄弟一般的照顾，而不把我当作异姓的孤儿看待。”

戚友先在旁边听了，摇着手说：“老世兄，古人说：‘四海之内皆兄弟。’何况你我两家是有着深厚友谊的世交，如同一家人，哪里是什么异姓？本来就是亲兄弟，又何必过分客气？不如我们喝杯屠苏酒，求个吉利！”

戚补臣说道：“说得有道理！”便对仆人说：“快吩咐厨房，将酒宴摆上来，我们要饮酒贺新年！”仆人应声而退。

过了一会儿，酒宴便已摆好。菜肴十分丰富，椒酒、屠苏酒格外飘香。戚补臣邀韩世勋就坐，戚友先也随后入座。他们举起酒杯，共贺新年。一时间，杯觥交错，祝语频起。戚补臣看着这和睦友爱的情景，非常高兴。酒宴将完时，仆人拿着帖子走来说：“禀告老爷：刚才詹老爷来拜年，说新年事多，不敢请见，留下帖子就走了。”戚补臣说：“快把帖子拿给我看！”仆人把帖子递上，戚补臣翻开，仔细看了看，说道：“原来是詹烈侯，是我极要好的同年科举。古人说：‘礼尚往来。’他既然来了，我就应该回拜。你们尽管吃得开心，我去拜贺完毕就回来。”接着，转身对仆人说：“赶快备轿，我要到詹府去一趟。”

戚补臣走后，戚友先对韩世勋说：“老世兄，我和你整天都呆在书房里，闷得好难受。如今过年放假，父亲又不在家，正好及时行乐，不如一起到姊妹人家去走走，那里有好些娇艳的女子呢！”韩世勋摇头说：“我不想去。那些女子全靠胭脂花粉敷面，那股腥气叫谁敢靠近？我可不愿意去活受罪！”戚友先说：“你不去就算了，我自己去。”说完，便起身走了。韩世勋也起身，独自回书房去了。

## 二、闺阁争闹，詹府筑高墙

戚补臣走出家门，乘上轿，朝着詹烈侯的府中走去。

一路上，大雪仍然不停地下着。路旁的梅花已经盛开，傲然挺立在冰雪中，预示着春天就要来临。街上的行人稀少，只有不知冷的孩子在兴高彩烈地堆着雪娃娃。

戚补臣透过帘子看着这一切，心中十分轻松愉快，仿佛年轻了许多。忽然，有女子的吵闹声传入耳鼓。戚补臣皱起眉头，四下看了看，原来已临近詹府，吵闹声是从詹府中传来的。他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好友詹烈侯。

詹烈侯，名武承，字烈侯，进士出身，官拜西川招讨使。他善于治理边疆，人老志壮，雄心勃勃，在朝廷中有很高的声望。可朝中宦官专权，恨他不肯阿谀奉承，更恨他碍手碍脚，便指使人弹劾他，将他罢官并遣送回乡。这是他生活中的一大不幸。第二个不幸是他的家室不和。他擅长治国，却不善于管理家庭。他的正夫人早已去世，没留下个儿子；有两个小妾，一个叫梅氏，一个叫柳氏，各生一个女儿。她们从不谦让，一年之内就有三百天在争吵。詹烈侯毫无办法，只得在中间调和劝解，可很少有人听他的。时间一长，在他看来，吵吵闹闹才是正常，平安无

事反倒奇怪。

戚补臣正想着，忽听人报告说：“老爷，詹府到了。”他欠起身，走出轿，拾级而上。此时，仆人已经通报进去，詹武承整理着衣服，匆匆走来迎接。

戚补臣兄拱手道：“詹兄，新年大吉，小弟特来拜贺！”詹武承亦拱手，说道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我与贤弟同贺！快快请进屋！”说着，邀请戚补臣进入厅堂。

二人坐定，便寒暄起来。戚补臣说道：“近来听说在川、广之间，蛮兵作乱，气势猖狂。朝廷议论纷纷，说是要重新起用詹兄，使你官复原职，不知是否确实？”詹武承说：“我也听得些风声，但不知是真是假。我虽然两鬓斑白，身居山林，但得知蛮兵作乱，残害百姓，扰我边疆，我也很想披挂上阵，为民除害，为朝廷出力。可是，世事并非都如人的意愿，我只能强迫自己不想罢了。”

戚补臣见他有些伤感，便劝慰说：“詹兄不必忧虑！古人说：‘天生我材必有用。’更何况詹兄的英名众人皆知，詹兄的功业无人不晓，总有一天会重新任用，大展鸿图！”说着，便起身告辞。

詹武承送走了戚补臣，见日过午时，想道：“糟了！怎么这么晚了？昨晚我在梅夫人房中度过，本打算今天一早拜会完朋友就到柳夫人那里去。谁知才从戚家回来，就被梅夫人缠着闹，说我一心只想着柳夫人，冷淡了她。现在这么晚才到柳夫人那里，说不定倒要被她冷淡了。唉！这真是阴气难调和，阳气易燮理；国政好治理，妻妾争宠难调解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要赶紧过去。”

詹武承大步走到柳夫人房前，侧起耳朵，轻轻地听里面的动静。只听柳夫人说：“淑娟，你爹爹昨天在那边过年，今天这个时候都还没过来，大概又是被那老妖精缠住了。”淑娟说：“今天是大年初一，爹爹决不会使我们母女受冷落的，想必有事缠身，再等一会儿会来的。”

詹武承听着，心中有些高兴，想道：“这女儿为父亲着想，真不错！”便提起精神，高声喊道：“夫人、女儿，快开门，我来了！”

淑娟听了，忙开门说：“爹爹，新年好！快进来吧！”詹武承走到柳氏面前，说道：“夫人，按照秩序，我昨天只好勉强住在那边。你母女二人过年，未免太冷清了吧？”柳氏没好气地说：“你知道冷清，为什么今天还不早点过来？”詹武承说：“我确实想早些过来，可我又不能不到戚家去拜贺一下，又碰上戚家来回拜，所以耽误了，请你谅解！”柳氏不应声。

淑娟见状，便说：“爹爹应酬是理所应当的，母亲，你就原谅了爹爹吧！今天是大年初一，我们一家该高高兴兴的才是！孩儿我准备了春酒，以给爹爹母亲祈求长寿。”说完，便吩咐人摆出酒菜，扶二人入席。

酒席上，春酒泛着琥珀光，春盘鲜嫩清香，春饼软绵黄白，充满了春天的气

息。詹武承和柳氏都很高兴，气氛变得和谐快乐。淑娟举起酒杯说：“祝父亲母亲健康长寿！但愿年年都象今天，开心愉快！”詹武承也举起酒杯说：“爹爹有你这样的女儿，非常开心！你已经十六岁了，爹爹祝愿你早日嫁个好郎君！”淑娟听了，脸颊飞红，娇声说：“爹爹，你说些什么呀？”

詹武承略显忧愁地对柳氏说：“夫人，我已近晚年，只有两个女儿。你生的这一个端庄聪明，也算替我争气，不愁找不到好人家。只是二娘生的那一个，容貌不好看，又生性愚蠢无知，我整天为她担心，真不知道她如何去做人家的媳妇。”

柳氏挟些菜递到詹武承的碗里，说道：“老爷，你也不要忧愁，世间的人和事总要有个了结。照我看来，也不能怪女儿不成器，只怪那老东西的教法不好。有那样的娘，就有那样的女儿，别人是没有办法改变的。”

淑娟听了两人的对话，忙打断说：“爹爹、母亲，今天是新春佳节，只管喝酒，不要多说无关的话。须防隔墙有耳，万一仆人听见了，传给二娘，又要引起争吵，岂不是辜负了眼前的美酒和大好春光？我们且留着精神来欣赏梅花的芳香吧！”詹武承道：“女儿说得对！我们还是享受眼前的欢乐时光。”

谁知此时梅夫人和她的女儿爱娟已躲在门外听了很久，听到三人的对话后怒不可遏，梅夫人使劲地冲进门，指着柳氏怒吼道：“小妖精，你同丈夫喝酒，凭什么把我娘儿两个当佐酒的小菜吃？怎么见得我的教法，不如你的教法？怎见得你的女儿，要比我的女儿强？你不要自以为了不起，把别人贬低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？”

三人正吃得高兴，突然见梅氏闯入，着实吃了一惊，又被她连珠炮似地骂了一通，一时有些目瞪口呆。还是柳氏先回过神来，站起身，大声回敬道：“我才不是小妖精，你倒是个老妖精！为什么别人在房里喝酒，你却躲在墙角里偷听？可笑的是你这老狐狸，越老越猖狂，用迷人的手段到处寻郎。”

梅氏气得脸色铁青，咆哮道：“好你个小妖精，居然敢骂人！看我不打烂你的嘴！”说着，便扑向柳氏，就要动手打。柳氏闪开身，说道：“你来打！你来打！我也不是好欺负的，看我们两个谁打谁！”

此时，詹武承赶紧拦在中间，不住地劝解说：“二位娘子，求求你们别发怒，也别动手！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样的冤仇，动不动就打人伤人？有话慢慢说，慢慢说！”淑娟也上前将自己的母亲拉到一边，低声劝解，并用身体挡着母亲，以免被梅氏打着。

詹武承乘机也将梅氏拉到一边，低声说：“夫人，你比她年纪大，怎么能和她一般见识？看在我的份上，你就饶了她吧！”梅氏指着他的鼻子说：“好哇，你终于露出偏心眼啦！她的年纪小，我的年纪老，你用不着管我，到那个年纪小的身边去

吧！”说着，用双手猛地将詹武承推开。

詹武承又来到柳氏跟前，劝说道：“夫人，请你忍一忍吧！倘若按出嫁的先后，你也该让一让步。”柳氏怒气冲冲地说：“对，我该让她！是她比我先来的，你就到先来的身边去好了！”又将他推开。詹武承点点头说：“好！好！都是我的错！她推过来，你推过去，就当我是在这里荡秋千。现在，我不管了，随便你们怎么吵、怎么闹！”说着，退到一边去了。

爱娟一直站在门口，此时听父亲说“不管了”，便也冲到柳氏面前，说道：“三娘，我母亲教我的方法不好，你的教法好，以后就劳你教教我吧！我倒要好生领教领教！”柳氏侧过脸去，不理睬她。

爱娟又走到淑娟面前，斜着眼睛说：“妹妹，你长得花容月貌，是做夫人的娇模样，举止端庄，又是皇后的尊贵腔调。我比起你来，又丑陋，又愚蠢，只能做个农家媳妇、商家娘子。将来你当了夫人、皇后，也该提携提携我，让我当个皇亲国戚！”

淑娟拉着爱娟的手，陪礼道：“姐姐，是我们说错了话，请你原谅！你和我一直都是和和气气的，不要为了几句闲话，就成了冤家对头。”爱娟听了，低下头，不再言语。

淑娟又转身对着梅氏说：“二娘，刚才是我母亲不对。请你看在孩儿的面上，不要生我母亲的气，好好保养身体！”梅氏听了这些话，非常舒服，心中的气也消了大半，说道：“没想到愚顽奸诈的人，居然生下个贤惠聪明的女儿。好吧！今天就看在你女儿的面上，不再与你计较。不过，以后若再听到你胡说八道，我不会这么轻易罢休！”又对爱娟说：“孩子，我们回去吧！”

詹武承见二人离去，便朝着门口大声说：“老泼妇，老无耻！大年初一就来找是非！”柳氏看了，轻蔑地说：“刚才你为什么骂？现在看见她走了，你才装模作样，耍这种假威风给谁看！”詹武承解释说：“当面不骂，是省得你生气；背后骂她，是替你出气，这都是为爱惜你呀！别想那些烦心的事了，好景不常在，我们还是喝酒吧！”

三人重新坐到桌边，正要举杯，有仆人进来说：“报告老爷，外面来了个朝廷的使者，说边疆传来告急的文书，朝廷下令，召老爷回去！”詹武臣说：“快请使者进来。夫人，孩子，你们先避一下！”柳氏和淑娟听言，便隐身而退。

使者走进门，拜见说：“恭喜老爷！朝廷命你官复原职。圣旨已下，说边疆多事，催老爷立即上任。”詹武承跪下，接过圣旨，说道：“烦劳您通报，请到外面休息片刻。”于是，仆人便领着使者走了。

詹武承独自坐在椅子上，将圣旨慢慢看过，心中喜忧参半。喜的是重新受到

朝廷任用，可以施展自己的才能，为国为民尽责；忧的是家中的事无法照管。他想着：“既然重新复职，我就该立即赴任。可那战乱不宁的地方，不能带着家眷去。然而这个家又该怎么办？如今我在家里，她们都整天吵闹；如果我走了，没有个和事佬，她们两个冤家，不知要吵到哪年才算完了？唉，该怎么办呢？”

詹武承苦苦地想了许久，忽然灵机一动，说道：“我有办法了！趁我还在家时，叫几个泥水匠来，在这宅子中间筑起一座高墙，把一个宅子分成两个院。梅夫人住东边，柳夫人住西边。她们两个人都不出自己的院子，成年累月不见面，自然就不会再生气吵架了。”

詹武承越想越得意，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办法，便喊来仆人说：“快去给我找几个泥水匠来。”仆人说：“老爷，难道你还要盖新房？可你马上就要赴任了，恐怕来不及盖成。”詹武承摇摇头说：“不，我不盖新房，我只筑一道高墙就行了。”仆人疑惑地点点头，转身便走出了房门。

不久，仆人领着泥水匠来了。詹武承令他们在宅子的中间开始砌墙。大家七手八脚，很快就筑起了一道高墙。詹武承站在那里，看着这道高墙，满意地笑了，心想：“我筑起这道堤防，相信她们再不会兴起战争了。”

### 三、驿亭饯别，詹烈侯托婚

新春佳节刚过，天气就渐渐转向暖和。在明媚的阳光下，枝头冰雪开始悄悄消融。光秃秃的柳枝上，露出点点的新绿，似乎这一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。

这一天，詹府格外忙碌。柳夫人忙着帮詹武承将官服穿戴整齐，梅夫人忙着收拾行李，叫人备好车马。过了一会儿，一切准备就绪，众人送至府门口，詹武承对梅氏、柳氏说：“二位夫人，我这一走，不知何时才能见面。你们要好自珍重，千万不要为了些小事争得不可开交，否则我在外就无法放心了。”二位夫人点点头，詹武承便坐上马车走了。

詹武承一行人匆匆地走着，来到郊外，忽然有人挡住了去路，说道：“请问车中坐的是不是詹老爷？”随从回答说：“是的。你是什么人，居然敢拦住老爷的去路？”

来人忙跪在地上说：“报告詹老爷，我是戚老爷的家僮。我家老爷听说朝廷下诏书召詹老爷重新任职，今天就要出发远征，便在驿亭设下饯别宴，叫我拿着帖子在这里等候老爷去赴宴。”说着，双手递上帖子。

詹武承接过帖子，看了看说：“难得年翁这么重友情。只因圣旨限期很紧迫，

我匆匆上路，没能去拜别，反倒让年翁为我设宴送行，真是惭愧！既然宴已摆好，我们还是赶紧去吧。”

詹武承一行人来到驿亭，戚补臣早已等候在那里，见他们到来，便迎上前说：“恭喜年翁又重得朝廷重用！”詹武承说：“托上天之福，我虽然已年老体衰，并且久离鞍马，但身上还没有长出多余的肉，我的余力还可以驰骋疆场。我能为君分忧，为民除害，也确实是一件喜事。”

二人边说边进入驿亭坐下。詹武承说道：“我因公事紧急，匆匆上路，没能拜别，反让年翁设宴送行，实感惭愧！”戚补臣摇摇手说：“年翁不必这样说。你我二人意气相投，科举同登，患难与共。今日你重上征程，我在这里设下薄酒一杯，不敢说是饯别，只不过是替年翁壮壮气势罢了。”接着又吩咐下人：“快拿酒来！”

戚补臣接过酒壶，亲自为詹武承斟满酒，举起酒杯说：“年翁此次出征，一定不会辜负皇上和朝廷的厚望，救百姓于水火之中。我在这里先敬年翁一杯。”

詹武承接过酒杯，一饮而尽。又拿起酒壶，斟满酒杯并举起说：“我出任做官，你隐居乡间，并没有什么不同，只是各有各的情分。今日我出征以后，还望年翁能帮我留意一下我的家庭。我也敬年翁一杯，聊表谢意。”戚补臣说道：“年翁尽管放心，我会留意的。”说完，慎重地接过酒杯，一饮而尽。

酒过三巡，詹武承突然象想起什么似的，对戚补臣说：“老年翁，我又想起了一件事，要拜托你。今天如果没遇到你，也就忘记了。”戚补臣问：“是什么事？请尽管说，我会尽力的。”

詹武承想了想，说道：“我年老无子，膝下只有两个女儿，现在已经长大，都是十六岁，还没有定下亲事。我这次外出远征，不知何时才能回来。我想拜托年翁，看在我们同榜登科、情意相合的分上，替我挑选两个好女婿。只要选择到好女婿，聘礼可以分毫不收；如果选择好良辰吉日，却因路远来不及告诉我，年翁只管按方便合适去做就行了。”

戚补臣说道：“年翁放心！你嘱托的女儿婚嫁之事，我牢记在心，一定用心寻找美玉来配冰清。”

说话之间天色已晚，詹武承起身说：“时间不早了，我该告辞上路了。”戚补臣便起身相送，眼看着出征的车马渐渐远去。

## 四、掀天大王，人象共练兵

在西川的边境上，山峦耸立，森林茂密，道路屈曲狭窄，地势颇为险要。

在这山高路险的地方，生活着许多少数民族。他们常居住在山洞中，自成一个部落。当朝廷清明有道时，他们就暂时俯首称臣，接受管束；当国势由盛变衰时，朝廷出现奸诈险恶的小人，各地出现残暴狠毒的贪官，人民怨声载道，国家前途危在旦夕，这些人便乘火打劫，乘机兴兵，纷纷自立为王，扬言要席卷中原，赶走皇帝。

当西川招讨使詹武承被谗罢官后，这些部落中的人欢喜若狂。其中有一个相貌雄伟奇特，性格勇猛，气度轩昂，心雄志壮，号称掀天大王。他到处烧杀抢劫，据地称霸许多年，自以为一脚就能把万国踢穿。近来更是野心勃发，想乘着朝廷混乱之机兴兵动武，大举进攻，夺取中原。

他为了实现这个野心，便派人四处探听官兵的动静和朝廷的情况。派出的人回来报告说：“朝中并无大的变动。官兵的士气低落，将领无能，只是所用的武器，件件都很锋利，不容易轻易取胜。”掀天大王得知这些消息，终日冥思苦想道：“官兵的武器锋利，我这里的刀枪虽然也快，弓箭虽然也多，可只能作为抵挡之用，不能成为战胜对方的武器。到底用什么办法才能打败敌人呢？”

有一天，他带着几个士兵出外巡视。他看见一群象驮着沉重的东西行进着，象蹄所踩之处便留下深深的脚印。他灵机一动，对士兵说：“快拿出弓箭，射那群象。”士兵惊异地说：“大王，使不得！我们的箭射不伤大象，大象被激怒了，会踏烂我们的！”掀天大王生气地说：“笨蛋！你们不会射了它，就躲到石洞里去啊？”士兵不敢不听，只得战战兢兢将箭射出，慌忙躲到远处的洞穴中去。

大象正走着，忽然遭到箭射，便狂性大发，向射箭的方向猛冲过去，所到之处树断草死。象找不到目标，便横冲直撞，山间的土石纷纷落下。躲在洞中的士兵吓得面如土灰，不停地发抖。一会儿的时间，大象就把附近的草木全部踏平，仍然怒不可遏，见此地没有动静，便又朝着远方冲去。

掀天大王见大象冲远，便从洞中悄悄钻出，眼前狼藉一片，没有留下半点生机。他非常高兴地说：“看来大象真的所向披靡。我就用象战，这是官兵所没有的。我想，用象阵打先锋，骑兵随后冲，一定能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，不愁夺不到中原。哈哈！”

他回到营帐，便命人去驯养几百头猛象，训练三千多铁骑。从此日夜操练，只等时机进攻了。

几个月后的一天，天气晴朗，万里无云。山间平地上传出阵阵的喊杀声，响彻云霄；象群沉重的脚步声，如雷四起。

掀天大王身披战甲，从营帐中走出来，听到这惊天动地的声音非常高兴，对身边的将领说：“我的象阵、铁骑都已经训练很久了，我还没有亲自检阅过。今天

天气这么好，我要登上阅兵台观看演习。”将领答道：“遵命！大王！”于是转身对传令兵说：“传令人、象两营，各自披戴盔甲、手执武器，排列整齐，听候操演！”传令兵得令，飞马去传。

一会儿，士兵们便在山间空地上搭起了阅兵台。台前赫然摆着一个大大的战鼓，两旁列队站着数十名号手；台上竖着掀天大王的旗帜，在风中猎猎飞舞；卫兵全副武装，大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。

掀天大王登上阅兵台，威风凛凛地说：“士兵们！从前我们一直受朝廷管束，如今小人当道，皇帝昏庸，我们要乘机起兵，打到京城去！我们不再做奴隶，我们要当皇帝！”士兵们齐声高呼道：“打到京城去！打到京城去！”掀天大王见士气高涨，非常满意，大声说：“比武操练现在开始！先操演人战，然后操演象战，最后人、象合战！”

话音刚落，骑兵们骑着高头大马列队上场，在场间摆开阵势，奋力拼杀起来。只见士兵的武器，寒光耀眼似天空中的闪电。那宝剑明晃晃，如秋霜般雪亮；那铁枪尖锐无比，能刺破坚甲；那弯弓拉满似圆月，射出的箭能百步穿杨。那战马扬蹄飞奔，风驰电掣，掀起滚滚尘埃，好似从天上直冲人间。士兵们更是斗志昂扬，凶猛善战，一个个好似天神模样。霎时间，天昏地黑，恰如一场真正的恶战。

掀天大王站在台上，仔细地观看着，不时地点点头。铁骑操练完毕，便整理好队伍，缓缓退下。

接着，数百只大象在士兵的指挥下，依次走进场。那蠢笨的样子，活像犀牛在跳跃。当站定后，大象就变换起队形，时而聚合在一起，如一堵铜墙铁壁，水泄不通；时而又个个分离，如无数的山峰，巍峨耸立，难以攀越；时而舞起重重叠叠的鼻子，似狂风卷浪；时而又快步猛冲，如闪电划破长空。这番象战，雄纠纠，让人见了便失勇气；气汹汹，长驱直入；伏贴贴，直使敌骑百万一齐僵倒在地，再无还手之力。

掀天大王看着，大声称赞说：“好战法，好战法！人有人的威风，象有象的勇武！”当大象操练完，他急不可耐地说：“吩咐下去，让人和象合在一起，再操练一次。我看这样的阵法，一定是摧枯拉朽，势如破竹，夺取中原，就易如反掌。”

人、象得令，又操练起来。配合默契，叫观者无不称绝。演练完毕，便重新将队伍摆列整齐，听候命令。

掀天大王站起身，挽起袖子，指手划脚地说：“士兵们，这几个月训练辛苦了！现在你们人强马壮，队伍轰轰烈烈，战斗起来矫健腾跃、张牙舞爪，实在是很威风。大王我要凭借着你们去攻打城市土地，抢掠金银珠宝，最终当上皇帝。到那时，我要论功行赏，对那些有功之人，大加封赠，让他们食禄千钟、封他们做万户

侯，并且还要建立功臣阁，画上有功人、象的图。你们记住，我的话一字千金，决非口出谎言！”他停了停，接着说：“今天的操演就到这里，现在摆开队伍回营！”

队伍听到命令，便逐渐退出场地，走回营中。远远望去，士兵们个个戎装在身，盔甲灿烂有光；旌旗迎风招展，明亮耀眼，那主将旗辉煌无比，护卫旗五彩飘扬，更增加了军容的威风。

掀天大王看着队伍渐渐离去，欣赏完军容军威，才喜气洋洋地回到自己的营帐中。他命人捧出美酒，摆上佳肴，邀请大小将领参加宴会，并传令军中夜晚燃起篝火，载歌载舞，举杯畅饮。

在宴会上，众将领举杯说：“祝大王早日夺取中原，当上皇帝！”掀天大王满口喷着酒气说：“皇帝之位，指日可待！大家尽情地喝，喝个痛快！下一次，我就要到京城里才请各位将领喝酒了。”

夜色降临，蓝蓝的天幕上，只挂着几颗星星，时隐时现。山间的营地上却篝火点点，洞蛮士兵们胸怀欢畅，围在火边狂饮豪喝，有的乘醉纵情歌舞，有的烂醉如泥，摊倒在地，有的醉中呢喃自语：“我要去做万户侯！我要做个万户侯！”

## 五、故地重来，老将又出征

詹武承自从被朝廷重新任命为招讨使后，便昼夜兼程，希望尽早到达西川，一来是为了拯救百姓，使其安全，二来是皇帝催促，保卫边疆，因此顾不上雨洗头、风理发，日夜兼程。

这一天，詹武承的车马终于踏上了西川的土地。他心潮起伏，想道：“阔别了很多年以后，如今我又重来故地。五彩旌旗前导八座车，头上的乌纱帽依然完好，腰间佩的金鱼仍旧闪光，只是白发已生，与从前有些不一样。不知道故地的一切怎样？从前的甘棠树，如今还在不在？那爱护甘棠树的父老，是否也和我一样衰老了？那骑着竹马的儿童长大了，是否也似我当年一般年轻力壮？”

他想着想着，便掀开车帘，朝外边望去。只见道路两旁树木枯萎，杂草丛生，路上人们拖儿带女，扶老携幼地走着，有的背着包袱，有的推着小车。老人疲惫不堪，儿童哭着要吃的。车声人声交织在一起，一直向西川境外而去。

詹武承心中一惊，命人停住车，走下车来，向路过的老人问道：“老人家，你们这是到哪里去呀？”老人叹着气说：“唉！我们也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只是要离开这里罢了。”詹武承又问：“为什么非要离开这里呢？”老人看了看他，说道：“你大概还不知道吧？这几年来，边境上出了个掀天大王，到处烧杀抢掠，官兵几乎抵挡不

住。如今听说他又用了象阵，更是所向披靡，附近的几个城池都被攻陷了，眼看就要打过来，我们还是早走的好。不管怎么样，只要不被杀光、抢光就行了。唉！这是什么世道！”说完，摇着头走了。

詹武承听了，心急如焚，没料到事情已到如此地步。他吩咐身边的将士说：“如今事情紧急，一部分人分头去侦察情况、搜集情报，然后回官衙向我报告；剩下的人马与我一起，快速前进，赶到官衙，准备随时出兵，阻挡蛮兵的进攻，保证百姓的安全。”众人齐声答应，各自领命而去。

詹武承也回到车上，命人快速驾车，向官衙驶去。

詹武承来到衙内，只有几个士兵上前迎接。詹武承问道：“这里的将军呢？”一个士兵答道：“报告招讨使大人：各营的将军都还没到。”詹武承转身对中军官说：“传我的命令，让各营将领迅速到堂上来听候吩咐！”中军官应声而退。

詹武承走进大堂，坐在主帅的椅子上。一会儿，各营将领便身着戎装，站在堂下，齐声说道：“各营将官参见招讨使！”詹武承说：“免礼！我今日初到西川，便听说蛮兵非常猖狂，形势十分紧急。现在召集各位将领至堂下，就是想互相认识、了解一下，听听你们的高见，以便打败蛮兵，保我边疆，上报皇恩！”转头对中军官说：“现在点名！”

中军官拿出名册，大声叫道：“水营总兵钱有用。”只见一个胖得几乎走不动的老人，艰难地挪出身体，腆着大肚子答道：“在！”说话时险些将军服绷裂。

中军官见他站定，又点名说：“陆营总兵武不消。”话音落下，无人应声。中军官提高嗓门，再次叫道：“陆营总兵武不消！”这时，一个干瘦老头慌慌张张地走出来，答道：“我在这儿！”詹武承问：“你为什么答得那么慢？”武不消说：“报告大人，我的耳朵有些毛病，声音小了听不清。”

中军官接着高声叫道：“左营副将闻风怕。”只见一个又瘦又矮的人，裹在宽大的军服里，跛着脚走出来，边走边说：“别再那么大声地喊了，我在这里！”

中军官略略放低声音，再次点名道：“右营副将俞敌跑。”只见一个驼着背的人，连声咳着，喘着气说：“我就是！”

詹武承看了，心中着实凉了半截，说道：“你们这些将官，都不是我的旧部下。我的旧部下到哪里去了呢？”闻风怕说：“大人，听说你归家隐居后，他们也纷纷解甲归田了。”

詹武承仔细打量四人一番，又说：“那你们又是怎样到这里来做将领的呢？看样子，你们年老体衰，有的人还有病，又怎样去杀敌人呢？”俞敌跑说：“不敢欺骗老爷，我们这些将官原来并没有打过仗。听人说，这个地方太平无事，武官好做，便到兵部请求，捐献了一些军饷，补了这边的缺。本来以为可以安稳地管理各种

雅俗之人的，没料想一到这地方，就多事起来。我们的年纪本来是大了几岁，加上近年来忧国忧民，不觉更加衰老了。现在，我们恳求老爷向皇帝陈请，希望朝廷另选精壮的人来代职，我们情愿降级使用。”

詹武承大怒道：“住嘴！你们既然接受了朝廷的官职俸禄，就应该不辞年老体衰，用自己的身躯报效国家才对！怎么说出这样委靡不振的话？速去准备武器装备，抖擞精神，等候作战命令！如果延误军机，军法处置，决不宽恕！”

众将领听了应道：“是！我们这就去准备！”说着，便退下堂。闻风怕边走边暗自焦急地低语道：“原来只知道钱有用，都说不会去打仗。今天一听到风声就害怕，明天遇到敌人还能不逃跑？可是，军法不容，这怎么得了？怎么得了？”

詹武承摇摇头，叹息说：“唉！这样的武装，这样的将材，怎么能让洞蛮不想造反！如此薄弱的军事力量，如此贪生怕死的将领，必然士气低落，又怎么能够受得住突然发生的灾祸？蛮兵一旦进攻，岂有不失守之理？即使我单骑拼死抵抗，也只能换得马革裹尸，保不了一方疆土。”

詹武承心情非常沮丧，但转念一想：“我此次是受命于危难之际，即使再艰难，也不能辜负皇上和朝廷的希望。我要重新整顿军队，使之能肩负守边的重任！现在，我了解了将领，还应该检阅士兵。”想到这里，便命人拿来士兵的名册翻阅起来。他看到名册上有赵龙、钱虎、孙彪、李豹等名字，心想：“这些大概是我旧时的士兵，就先叫他们来问问情况，再做下一步的打算。”于是，便拿着名册对中军说：“传令下去，让这几个人到堂下来。”

半小时过去，大堂外走来四个老兵，衣衫褴褛，帽子破旧。刚进门便跪在地上说：“参见大人。”詹武承问：“你们可是赵龙、钱虎、孙彪、李豹？”众人回答说：“正是。”

詹武承听了，忙起身走到堂下说：“快快请起！让我仔细看看。”说着，走到众人身边，见个个满脸皱纹，瘦得皮包骨头，两眼失神，身体在寒风中略微发抖。詹武承难过地说：“从前虎头虎脑的勇士，现在为什么变得这样黄瘦了呢？”

四人不听则罢，听了这话便痛哭失声，半晌才哽咽着说：“当初老爷您在这里时，号令严明，纪纲整肃，军粮按时发放，将官不敢扣除。自从老爷走后，军纪不严，赏罚不公，钱粮缺少，下年还领不到上年的军饷，一钱得不到五分的实惠，士兵们一个个都饿坏了。再加上我们年轻时受了伤，到老年便常常发作，衣服又单薄，寒风吹来凛冽刺骨，真是饥寒交迫。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只有泪水相伴了。”

詹武承抚慰着众人说：“你们受苦了！现在我重新回来了，你们放心，也让所有的士兵们放心，我决不会让士兵们再受饥寒！你们快回去调养精神，重振雄风，

听候出征杀敌的命令，不可贻误军机！”众人抹去眼泪，点了点头，转身离去。

詹武承望着他们的背影，暗自叹息道：“没想到这里被前任招讨使败坏到如此地步，叫我一时怎么补救过来？别人已决了海口，我却挖沟防备，如果将来淹没那是谁的过失？我不敢多想，举目远望空担忧，只好烧一炷香，诚心诚意地祈求上天保佑。”

他正想着，忽然见有人进来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派出去的探子。他急切地问道：“贼情虚实如何？”探子说：“启禀老爷，他们是真正的蛮寇，不比寻常毒蜂毒蝎般的小喽罗。”他又问：“贼人到底有多少兵马？”探子说：“兵马成千上万，可这还不足忧虑。最让人忧虑的是他们冲锋不用人，而全靠彪形的大象来进攻。”詹武承说：“他们用的是象战。这样的进攻实在不易抵挡！那他们攻城的器械是什么呢？有没有攻破一些城池？”探子略停了停，答道：“他们攻城的器械是云梯、大炮，还有挖地的器械。一些沿山的险峻城池都已经失守了。”詹武承说：“知道了，你再去探听吧。”

探子走后，詹武承感叹说：“如今的情形是敌强我弱。我想要攻战，可残兵弱将怎么能去战斗？这分明是驱使快饿死的人赴水沟！我想要守卫啊，这饥民点火炊饭都很困难，难道还能去施行什么增兵减灶之法？然而，我却不能束手就擒、坐以待毙！我要想办法，维护神州大地。”

詹武承来回踱着方步，紧锁双眉，思考良久，叫来中军官，吩咐道：“现在，你做两件事：一是写下出师令，刻好招安榜，等我随机调用，以虚张军威，使敌人猜不到我们的虚实；二是你亲自进京，飞速将我写的告急奏章交给朝廷，请求朝廷迅速调来大兵，并派遣重臣监督一同前来会剿。”中军官得令，飞驰而去。

## 六、戚生斗气，公子题风筝

清明时节，春光明媚，鲜花盛开。春风习习，吹绿了山川大地。晴朗的天空中，南飞的大雁又排成行飞回来了，还有五颜六色、多姿多彩的风筝在飞舞。它们上下飘摇，给天空带来了生命的活力。

在戚府里，戚友先身穿华丽衣裳，腰佩玉环，悄悄地溜出书房，走到花园里。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没想到我堂堂的戚家大公子，竟然也这样偷偷摸摸。这都要怪我父亲，当初在藩司任职时，不慎受别人的托付，白白收养了个赵氏孤儿。他与我同睡同坐，我还称他半友半师。谁知他是个四方鸭蛋，总是有些不合时宜。有趣的事，没见他干；没味的事，偏偏强要人和他一起做。安分守

己的良民犯了什么罪？他动不动就抓我去作文写诗；帮闲凑趣的清客能有什么受用？他却一定要叫人烧香下棋。好衣服被香炉擦破，破东西却当古董收藏；好胡须被吟诗拈断，断纸片却当秘籍带回。更可笑的是，他命里活该孤单凄凉。他谈起女色，倒也心驰神往；可见了女人，却又装腔作势。从前我去嫖妓，也把他当作好友，邀他同去，不让他花费银两，可他却挑瘦拣肥，还让我也不要再去。从此后我发誓不再邀他同游妓院。前几日我和几个帮闲，在外面赌钱、嫖妓、打双陆、踢气球，也非常快活！可被父亲派人叫回，又让老韩管着我读书作文，真快被他们折磨死啦！”

他说到这里，气愤地把花扯下，撕个粉碎。他走进凉亭，靠着柱子坐下，仰头望着天空，惊奇地说：“咦！原来已经到放笋的时节了。现在的城头上大概站着许多富家子弟，热热闹闹地放风筝。唉呀！我的手开始发痒，我也要去城头放风筝。”说到这里，便大声喊道：“家僮！家僮！”

家僮闻声，跑到他面前说：“少爷，有什么吩咐？”戚友先说：“你赶紧给我糊个风筝，我要去放！”家僮应声而去。

戚友先坐在那里，望着天空等着。他一边欣赏着空中飞舞的风筝，一边咕嘟着头说：“我认为古代的圣人中，最有趣的要数制作东西的圣人。他们每到一个时节，就造一件东西给人玩耍，就象鲁班，制作出了许多巧东西，还翻出了许多新花样。而文王、周公、孔子、孟子那一班道学先生就不值一提，做出些《诗》、《书》等迂腐的文字，平铺直叙，没有半点波澜趣味，却要把人活活地折磨死。照我看来，那些文字之中，十分之九的都应该删掉。”

他正胡乱想着，家僮已拿着风筝，跑上前来：“少爷，风筝已经做好了！”戚友先站起身，拿过风筝看了看，说道：“糊倒是糊得好，只是太素净了。”

家僮答道：“这个好办！少爷你拿笔在上面画一点东西，不就可以了么？”戚友先使劲摇着头说：“不行！不行！哪个有那份耐心去画它？”家僮说：“那怎么办呢？”戚友先想了想，说道：“这样吧，我先溜出家，到郊外去等着。你把它拿到书房里，请韩相公画上一画就送来。”家僮说：“好吧！”于是二人各自散去。

过了片刻，韩琦仲走进花园，高声叫道：“戚公子！戚公子！”无人应声。他又在花园里转了一圈，仍然没有找到人。

他确信戚公子已经走了，便步入凉亭坐下，想道：“这个戚友先，溜得倒挺快！我本与他同窗共读，无奈他是个膏粱子弟，只喜欢斗鸡走狗、踢球赌博，不但对作文章一道毫不留意，就是那焚香评论、种竹栽花之类的事情，也没有一丝爱好。只可惜他父亲建造的这座花园，是何等的幽静雅致，他也不去领略。到如今花瘦草

肥，蜘蛛多而蝴蝶少，从不叫园丁来整修整修。今天我读了半日的书，也该休息休息，不如叫抱琴出来，把花园收拾收拾，有什么不好呢？”

他想到这里，便走出凉亭，朝着屋内大声喊着：“抱琴，抱琴，你在哪里？”抱琴听到喊声，边跑边答：“我在这里！我来了！”

抱琴跑入花园，问道：“相公，你叫我做什么？”韩琦仲指着花园的花草说：“你看这花园里，有的花已落地枯萎，也没有人打扫；杂草丛生，包围遮掩了翠竹，也没有人锄掉。现在，你就把园中的花竹整修一下吧。”

抱琴答应，便找来扫花锄草的工具，仔细整修起来。他清洗好芍药花的护栏，修剪了多余的绿树枝，铲除蓬蒿野草，扫去落地的花瓣。他还把蜘蛛网卷起，以免伤害了采花的蜜蜂和蝴蝶；也将麻雀捉住，以便能听到莺声燕语。最后，抱琴又把红鲤鱼池的水重新换过，并喂上新的鱼食，再打开鸟笼，让鹁鸟自由飞翔，享受大自然的一切。

韩琦仲一直看着抱琴做这些事，时而也出手帮忙。当修整完毕，他环视四周，才对抱琴说：“你看，这样略微修理修理，眼前就干净整齐了许多。现在添点香在香炉里，再给我沏一壶茶来。我在凉亭里等着。”抱琴说：“我这就去。”转身走向屋里。

韩琦仲重新走进凉亭坐下，再次看了看花园中的一切，的确感到十分的清新洁净，心中怡然自得，自语道：“清香一炷，清茶一杯，这样的清闲并非人人都能享受到。此时，若是再有几本书，那就更妙了。”正说着，抱琴已端上茶来，韩琦仲又吩咐他到书房中取几本书来。

韩琦仲斜靠着亭柱，慢慢品着茶。抱琴拿着书走来，说道：“少爷，书拿来了。今天天气非常好，城里的许多小姐都到田野上游春嬉戏，王孙公子也骑着马到郊外游玩、放风筝。少爷，你整日在屋里，为什么不出去玩一玩呢？”

韩琦仲叹息着说：“好景需有佳人相伴。前些日子，我也同戚公子到郊外闲游去了，见过不少公子小姐，可从来没有见到一个绝色佳人，所以也就无心外出了。”

抱琴说：“少爷，你的眼光是不是太高？如果是的话，你就要尽可能改变一下。否则，很难得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女子结婚，弄不好，老大也成不了婚。”

韩琦仲茫然地说：“我也不知道是我的眼界太高，还是世上本来就很少有绝色佳人。即使那种倾国倾城的佳人不容易得到，也该有一个将就看过去的。女子。可这样的人都没有，真是无可奈何！”他顿了顿，接着说：“我别无所求，只求一个不靠化妆而有天然姿容、不擦脂胭花粉而青发红颜的女子。她胸中的才思也不必太高，因为不需要她写文章考科举、赋诗出版，只求她与那知书达礼的丫鬟相

比不致于貽笑大方。天哪！如果我命里有这样一个女子，婚姻迟几年也没有关系。只要有红丝相系，暂时做鳏夫也心甘情愿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就只能终生做单身汉。”

抱琴见他思想如此坚决，便摇摇头，转身走了。

韩琦仲独自坐在亭里，细细翻阅着书籍，但心中仍然想着刚才与抱琴的对话。才看一会儿，便感到有些无聊和烦闷，就站起身，缓步走向书房。

韩琦仲重新坐到书桌旁，暗自想道：“心中的烦恼与愁苦无人诉说，不如随手拈个韵，做首诗消遣消遣。”便翻开书拈韵，拈的是“一先”韵。然后拿出纸笔，细细研墨并微锁眉头想着。不久，便提笔写道：

漫道风流拟谪仙，伤心徒赋四愁篇。

未经春色过眉际，但觉秋声到耳边。

好梦阿谁堪入梦，欲眠竟夕又忘眠。

.....

韩琦仲正写着，忽然听见有人大声嚷着：“韩相公，你真难找啊！我在整个宅子里找个遍，你却怎么又在这里？”

韩琦仲抬头一看，原来是戚友先的家僮，便问道：“你找我做什么？”家僮拿出风筝，急急地说：“韩相公，戚大爷有个风筝，求你给画一个画。”

韩琦仲生气地说：“别人好好地在这里正做着诗，却被你打断了我的兴致！要我画画，却没有颜料，难道可以用黑墨涂在上面吗？我还没有朱砂去研磨露水以评点《周易》，又哪里有钱去买胭脂画牡丹！你去对大爷说，裱风筝既然有裱匠，画风筝自然也该有画师了。我韩相公不习惯画画，即使会画画，也要讲点气质风度，怎么肯把椽笔当成绕指环，做些纤巧的事！”

家僮连忙恳求说：“韩相公，求你委屈一下，帮忙画一画吧！大爷在城头上等着，要是去迟了，他又要难为小人了。他没有买颜料，让你也没办法，就用黑墨涂上几笔也行啊！韩相公，求求你啦！”

韩琦仲想了想，知道如果不画，家僮是不会走的，便说：“好吧！把风筝拿来。”家僮递上风筝，说道：“我就知道韩公子会答应的，小人替大爷谢谢啦！不过，请韩公子快点，否则大爷等着急了又要发我的火。我也跑饿了，去吃碗饭就来取。”说完，便跑出去了。

韩琦仲看着风筝，暗自想到：“这真是活活地遭受折磨，谁有耐心去画它？”他将风筝推开，又想到自己已答应了家僮，怎能食言不画？正左右为难，突然见到风筝下露出的未完之诗，便灵机一动，自语道：“也罢！我就把刚才没写完的诗，再续上两句，写在风筝上拿给他就是了。”说着，他摆正风筝，将前六句写在上面，又接

着写道：“人间无复埋忧地，题向风筝寄与天。”

韩琦仲写罢，重新看了一遍，心中说：“我这忧愁贫贱的心象被棍棒在捣腾，痛苦不堪，却无人倾诉。幸好有风筝代替做便笺，把千般愁绪寄上青天。我要借此问一问老天，他创造万物人才的心能处之泰然吗？即便是说大器从来就晚成，难道这婚姻之事，也要让人等到须发斑白吗？”

此时，家僮跑进书房，看见风筝上题的诗，惊喜地说：“原来题了一首诗，真是一字千金。这样更好！这样更好！”接着问道：“韩相公，我可以拿走了吗？”韩琦仲点点头，家僮便拿起风筝，欢喜地跑了。

## 七、妙和风筝，淑女显诗情

春天的郊外绿草如茵。佳人相邀，围坐在锦帐中，谈论春光美景、闺中趣事；公子相聚，仰望蓝天，比试谁的风筝做得精美、飞得高远。整个郊外车马喧阗，欢声笑语不断，好一派快乐的景象！

戚公子早早到了郊外，眼看着满天的风筝飞舞，心中焦急万分，骂道：“这家僮真是没用！我让他去找韩琦仲在风筝上画个画，可他这么久还不来。眼看着别人放风筝，真是难受！再说现在天上已经放了那么多风筝，万一他来迟了，风筝挤不进去，那又怎么办？”他又气又急，如同热锅上的蚂蚁。

过了许久，家僮才拿着风筝急匆匆地跑来，喘着粗气说：“少爷，风筝拿来了。”戚友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接过风筝一看，怒气冲天地说：“我叫你拿去画个画，为什么却让他写起字来？你是怎么搞的？”

家僮怯怯地说：“我是求韩相公画画，可他说没有颜料，因此题了一首诗。”戚友先听了，没好气地说：“他做出来的事，就是惹人讨厌。横也是一首诗，竖也是一首诗；恐怕他就是打死了人，也少不得用诗来偿命！没办法，谁让我自己懒得画，也只好将就放放罢了。”说着，便开始放起来。

戚友先眼望风筝，手中握线，时而倒着走，时而正着行，才一会儿时间，风筝就高高在天。他又集中精神，用力放线，让自己的风筝比别人放的更高更远。直到超过了许多人，他才得意地笑起来。

他一边放，一边想：“这风筝又轻又巧，才放开手，就飞到天上去了，真是痛快！只是怕那风筝上的臭诗，将老天爷熏恼，派遣天兵下来，把诗人都消灭掉。我后悔没有把那代笔的名字直接报，如今只有希望老天爷顾念我生平没有作过孽，饶过我，不要降罪于我。”

他正想着，忽然感到手中牵着的线一松，定睛看来，那风筝已断了线，摇摇摆摆地向下落去。他赶紧大喊起来：“家僮，家僮，我的风筝掉下去了，快去给我拣回来。快点！”

家僮闻声看去，果然见风筝正远远地下落，便朝着掉落的方向跑去。

在詹府的庭院中，随着春天的到来，山桃花、美人蕉竞相开放，争奇斗妍。自从詹老爷筑起高墙后，梅夫人、柳夫人分居两院，倒也相安无事。

这一天，柳夫人和淑娟坐在庭院里闲聊。柳夫人说：“真是春光易逝，才过了元宵，又过了花朝。你还记得新年的事情吗？我俩与你爹爹喝酒，被那老东西闯进来，大闹了一场。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就到了清明，你可不能白白地虚度了时光。你千万要勤快些，认真地做针线活，就是读书写字也不可荒废。”

淑娟点着头说：“母亲，你放心！我知道春光逝去就难再来，我会抓紧时间用心刺绣、用功读书的。”

柳夫人满意地说：“知道就好。今天阳光明媚，景色颇美，你就随便做一首诗给我看看，怎么样？”淑娟很有兴趣地说：“母亲的提议真好。可做诗要有题有韵，就请母亲命一个题，限一个韵，女儿试着做吧。”

柳夫人仔细想着。突然，一个东西飘飘忽忽，拖着尾巴盘旋而下。二人慌忙跑开，惊叫着说：“哎呀！是什么东西，从天上掉下来？”

待东西落地，她们才看清楚，原来是一只风筝，身上还缠带着百尺长的麻线。她们走过去，拾起风筝，见上面还题着一首诗，便仔细读了一遍。

读罢，柳夫人说：“孩子，这首诗语句优美，意境凄凉忧怨，一定是才子抒发忧愤的诗，只不过偶然地题在风筝上面了。你刚才不是向我索题目、要韵脚的吗？我看，你就以这拾来的风筝为题，和他一首，写在风筝的后面，给我看看。”

淑娟娇嗔地说：“母亲，别人的诗，和他做什么？”柳夫人见她不愿和，便开导说：“孩子，会做诗的，随眼看见的都是题，随手拈来的便是韵，你没有看见常有‘和壁间韵’、‘扇头韵’的吗？只不过是借他的题目，写自己的胸怀，又不会给那做诗的人看见，有什么关系呢？只是现在的人做和诗，常常只死板地按照那几个字，没有一点生趣。今天，我另创一种和法，要从尾韵和起，和到首韵为止，倒转过来，这叫做‘回文韵’。你就照着这个样子，和上一首吧。”

淑娟听母亲讲得也不无道理，便点头答应。她重新拿起风筝，仔细玩味一番上面的诗，又放下风筝，低头沉思，漫步在花间小路上。她想到：“只因为拾到的风筝题目新，母亲便要叫我和这首‘阳春白雪’诗。要想超过它，真是难上难。更不知道母亲为了什么缘故，见了风筝上的诗句，就想出这种和诗的方法。它不过是像龙蛇一般的几笔正楷诗稿，又不是‘鸳鸯’两字的颠倒，却为什么偏要叫我用织

锦回文的和法来做诗？”

尽管她心中疑虑未解，但仍然仔细想着和诗。她柳眉微蹙，纤手弄枝，片刻之后便露出一丝笑意。她走到石桌边，提笔就写。

正写着，爱娟的奶妈走进来，说道：“二小姐，大小姐说好多时间没有见面了，请你过去谈一谈。”淑娟边写边说：“你先在旁边等一等，待我做完了诗，就同你一起去。”

奶妈听了，走上前来，惊奇地问：“咦！这是哪里来的风筝？为什么要在它的上面做诗？”淑娟回答道：“我们也不知道是哪家的风筝。线放断了，掉落下来。上面有一首诗，母亲叫我和它的韵。”说时已写完诗。她放下笔，重新看了一遍，然后交给柳夫人，说道：“母亲，我的诗已经和完，请母亲修改。我到大姐那边去一下，很快就回来。”说着，便告辞了母亲，同奶妈一起走了。

柳夫人见她们离去，就拿起风筝，独自念诵起来：

何处金声掷自天？投阶作意醒幽眠。

纸鸢只合飞云外，彩线何缘断日边？

未必有心传雁字，可能无尾续貂篇。

愁多莫句穹窿诉，只为愁多谪却仙。

“好诗！好诗！”柳夫人禁不住连声叫好，称赞说：“我想别人家的女子，有才华的，未必有容貌；有容貌的，未必有才华。就算才华容貌都有了，那举止未必端庄，德性未必贞静。我的女儿却样样俱全，她情意娇美姿态娇美，文笔比容貌更娇美；她见识高才智高，品德比才能更高。老成持重不觉得她年纪小，端庄贞静更增加了容颜的美好，真不枉人们称作‘千金’、我自己当成掌上明珠！”

柳夫人坐到石凳上，再次欣赏起来。一个家僮走过来说道：“启禀夫人：戚老爷家来说，戚公子在郊外放风筝，风筝线断，落到西角的高墙里，猜想可能掉到我们府里了，便派人来问取。小人刚才到梅夫人那里问过，她们没有拾到风筝。不知柳夫人您拾到没有？”

柳夫人说：“我们是拾到了一个风筝，就在这里！既然是戚老爷家的，你就拿去给他们吧。”家僮拿起风筝，说了声，便转身跑出去了。柳夫人暗自想道：“原来戚公子竟有这样高的才华，真是虎父无犬子啊！实在是很不错！”

正在此时，淑娟急急忙忙地走进来说：“母亲，刚才的风筝，有没有给人取走？”柳夫人回答道：“那风筝是你戚年伯家的，怎么好不还给他？”淑娟焦急地说：“那可怎么是好？女儿有一首诗写在上面，闺中的笔迹，又怎么能传给外人看呢？”

柳夫人听了，也惊慌起来，说道：“唉呀！我怎么没想到这些，真是有失检点了。快叫家僮来！”忙喊着：“家僮！家僮！”

家僮应声跑来。柳夫人问道：“刚才的风筝，你交给戚家的人了吗？”家僮回答说：“交给啦！”柳夫人急着说：“那你快快去替我追回来！”家僮说：“我不知道他们朝哪个方向去的，怎么追得回来？”

淑娟懊恼地说：“母亲，你年纪高见识高，为什么居然如此大意，出了这样的差错？不是我做女儿的埋怨慈母，一来我学业生疏，恐被男儿耻笑，二来怕旁人说长道短，没做到内外森严不通飞鸟。到如今事已至此，我们该如何办才是好？”

柳夫人想了想说：“孩子，依我看，你的和诗并不比男儿差，怎么会被人耻笑？况且那诗又不是淫词邪句，怕什么旁人说短长！现在既然已拿去了，执意去追索回来，反而会露出形迹，不如就随他拿走罢了！”

家僮也在旁边说：“夫人说得有道理。如果四处去找寻那个风筝，倒让人生出些疑虑。”淑娟也略略地点了点头。

## 八、喜出望外，公子已有情

将至午时，戚友先无精打采地走进戚府大门，穿过大厅，便往卧房走去。迎面遇见韩琦仲，要想躲却来不及了。

韩琦仲问他说：“老世兄，你今天去郊外放风筝，为什么这样早就回来了？”戚友先听这一问，就气上心来，说道：“为什么回来得早？这都怪你！是你那一首歪诗扫了兴！风筝刚飞上天，就断了线，被风吹到很远的地方去了。”韩琦仲恍然大悟地说：“原来是这样！”

戚友先白了他一眼说：“我看见它掉在城西角，大概是落到詹年伯家，我已经派人去找了。”韩琦仲劝解道：“我看就算了吧，今天就不要再放风筝了。你已经接连好几天在外面游逛，没有读书写字。万一老伯来查功课，只说我没有与你相互研讨切磋，如今就委屈你到书房陪我读几篇文章，再不要出去了。”说完，拉着戚友先走进书房。

戚友先很不情愿地坐到椅子上，胡乱抓起一本书翻着，心想：“春天的郊外游人穿梭往来，热闹非凡；我却孤零零地在这屋里，如坐针毡，哪里有心读书？看样子，我一时半会儿也别想出去，不如乘机休息休息！”想着想着，便呼呼入睡了。

抱琴走进书房，见了说：“少爷，戚公子已经睡了。”韩琦仲转身看了看，摇头说：“他才翻开书，就睡着了。抱琴，你把他摇醒，让他再读一会儿书。”

抱琴走过去，用力摇喊道：“戚相公，戚相公！”可毫无结果。抱琴说：“少爷，我这里横推竖摇，轻呼重叫，都攻不破他那坚固的睡乡城堡。这不能怪戚公子一个

人，现在的人大都有这个毛病，见了书本就要睡觉。大概书中的蠹鱼都是瞌睡虫变的。”

韩琦仲笑着说：“书本既然做了瞌睡虫的窝，难道古代的圣贤也都做了睡中的恶魔？既然摇不醒他，就由他睡吧。”便走过去，将他压着的书轻轻取出。

过了一会儿，戚友先仍然睡着，韩琦仲看着书，只听家僮边走边嚷着：“少爷，少爷，风筝找回来了。”家僮进了门说：“啊呀，少爷又睡着了。韩相公，请你替少爷把风筝收着。我要去侍候老爷了。”说着，将风筝放到桌上，转身离去。

韩琦仲朝风筝看去，只见风筝上又多了一首诗，惊奇地说：“啊呀！是谁在后面续了一首诗？”便拿起风筝，读了一遍，连声说：“好诗！好诗！居然比我的还要强。”接着又说：“真是奇怪！詹老先生又不在家，这首诗到底会是谁写的呢？”

抱琴闻声，也凑过来看了，说道：“我听外面的人说，詹家有个二小姐，诗才最高，恐怕是她写的。”韩琦仲听了，又细细看着说：“嗯，有可能！这口气像女子的口气，这笔迹也像是女子的笔迹，不用说就是她做的了。既是这样，不能让戚公子看见，趁他现在还睡着，赶紧揭下来，重新用一张白纸补上，他醒来也就看不见了。”说着，二人一齐动手，忙乎了一阵。

二人正在喘气，戚友先就醒来了，大大地打着呵欠说：“妙！妙！妙！白天睡觉真快乐！”韩琦仲有些心虚地问：“老世兄，刚才你有没有听见我说些什么？看见我做些什么？”

戚友先站起身来答道：“你能说什么、做什么？还不是‘诗云’、‘子曰’，低声吟诵像唱歌，高声狂吟像训斥，烦死人啦！”

韩琦仲听他这么一说，知道他既没看见也没听见，便放心了，但又想让他马上离开书房，以免露出破绽，就说：“老世兄，你的风筝已经取回来了。”

戚友先高兴地说：“既然风筝取了回来，我就不能再陪你了。现在天色尚早，还有半天时间可以放，我先去尽尽余兴再回来。俗话说，一寸光阴一寸金，我可不愿意把大好时光白白浪费掉。”说着，拿起风筝，一溜烟地跑出了书房。

书房里只剩下韩琦仲和抱琴两个人。当确信戚友先已经出外放风筝后，韩琦仲才慢慢地拿出诗来，仔细品味。

他眼睛看着诗，心里想着：“她的诗中只赞扬我才高，却没有露出丝毫情意来。不过，把诗细细地品味起来，那‘未必有心，可能无尾’这八个虚字眼啊，却似乎包含着无限的情意。就是这诗的韵脚也和得不一般，它不是从头和起，而是从后面倒着和过来，或许里边寓着一个‘颠鸾倒凤’的意思也说不定。这分明是有意投掷情梭，就像把‘鸳鸯’两字颠倒过来一般，表示愿意百年好合。”

韩琦仲用心猜着诗中的寓意，抱琴在旁边说：“我听人讲，她不但才高，容貌

也长得非常漂亮。”韩琦仲答着腔：“那是自然。这样好的诗，料想也不是丑女子写得出来的。依我猜想，她一定是一个不喜施脂粉、保持天然本色的美貌女子。”

抱琴奇怪地问：“少爷，你没有见过，怎么能知道呢？”韩琦仲指着诗说：“你看，她的诗写得真挚纯洁，了无纤尘，又怎么肯用胭脂粉黛把面容涂脏？我如果能和她结成姻缘，即使早晨与她同床共枕，夜晚就死去，我也心满意足！”

韩琦仲看着诗，爱不释手，越发想与这位女子结成连理了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今天风筝上的那首诗是我无心做的，没有一点挑情的意思。我现在再写一首诗，提出婚姻大事，便派人送去，看她怎么回答我？可是，这样做似乎有些不妥当。那该怎么办呢？”说着低下头，愁眉不展。

抱琴见他如此动情，也帮着想办法。抱琴在屋中转了两圈，高兴地说：“少爷，我有主意了。”韩琦仲急忙问道：“你有什么主意？快说来听听！”

抱琴说：“她家是侯门深似海，飞鸟也进不去，料想也没有人能把诗送到里面去的。我想，应该学戚公子，去放风筝。”韩琦仲不解地问：“那风筝又怎么能放得进去呢？”

抱琴慢条斯理地说：“她家的宅子非常宽大，又靠在城边。你做一首诗，把它写在风筝上。我和你到城上去放，不要放得太高，只要放进她家的院墙，就把线一丢，你说不落在她家，能落在哪里呢？”

韩琦仲听罢，不住地称赞道：“妙！妙！妙！妙极了！只是又怎样得到回音呢？”抱琴说：“这就更不难了。等我像戚公子的家僮一样，去把风筝讨回来，那上面就一定会有回音。只是有一件，切不可说出你的名字来，只说是戚公子做的，等到事成之后，才能讲出真情。你千万要记住这一点！”

韩琦仲才点了点头，又疑惑地问：“为什么要这样？我做了诗，反倒要借他的名字！”抱琴解释说：“这其中自有原因。一来如今的人情，只喜欢有钱有势的，不看重贫寒力单的。说出戚公子的名字，还能打动人家；如果说是少爷你，他们去了解你的家底，恐怕连诗的成色都要看低了。二来风筝放进去，万一惹出事来，他们还碍着戚老爷的面子，不会太放肆；如果知道是你，便摆起官宦人家的架势来，你就会吃他家的亏。”

韩琦仲听得连连点头，说道：“有理！有理！你不但计策高明，而且想得周到，我真是很佩服。既然想好了，我就在这里做诗，你赶紧去糊风筝，将一切准备妥当。到明天一早，我们就去放！”抱琴应声而去。

韩琦仲重新坐到椅子上，拿着笔想到：“这一首可不比前一首，不能潦草下笔。这一次是有意要班门弄斧，不是那伯牙弹琴偶遇钟子期。我必须凝神静想，逐字推敲琢磨，不能让她张着樱桃小嘴，笑我才少情多。”他沉下心，冥思苦想起

来。

过了很久，抱琴拿着糊好的风筝走进书房说：“少爷，风筝糊好了，赶紧题诗吧。”韩琦仲重新蘸上墨汁，写道：

飞去残诗不值钱，索来锦句太垂怜；  
若非彩线风前落，那得红丝月下牵。

韩琦仲写完，再次细看了一遍，又将风筝摆正，小声地叮嘱说：“风筝啊风筝，我的这桩婚姻，就全靠你帮忙订妥了！你既然已经做了媒人，就该做到底，千万不要有始无终，使我的好事多磨！如果能够成功，你就是我的月下老人，我会终生感激你的！”说完，便虔诚地拜了又拜。

## 九、风筝误落，丑女更多情

天刚朦胧发亮，周围的树木和房屋都还笼罩在青纱薄雾之中。四处清凉寂静，没有一丝动静。

韩琦仲躺在床上，睁着双眼。他整夜都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此时，再也没有睡意，便轻轻起身下床，穿着衣服走进花园。衣服轻拂着花枝上的露水，浸湿了一大片，他却全然不知。

他走到竹林旁，遥望着城边的天空，心里想道：“但愿那春风能解我意，将我字斟句酌的诗歌送到她的面前，送入她的秋波，不要出丝毫差错！没想到，从前我见过许多女子，都不曾动心，如今这个女子还没见面，我却为她痴情发狂，为她寝食难安。唉！世间的事真是很难预料。”

他正想着，抱琴跑过来说：“少爷，快回去吃饭吧。难道你忘了今天要做的事吗？”韩琦仲说：“我怎么会忘呢？”说着，就与抱琴一起走进屋，匆匆吃了几口饭，便悄悄地拿起风筝，出了戚府。

韩琦仲和抱琴跑到城边。韩琦仲问道：“抱琴，你知道哪里是她家的宅院吗？”抱琴指着远处说：“从这座高墙开始，到那座高墙为止，方圆一二里，都是她家院落。”

韩琦仲说：“她家的确很大，可那么远，能放进去吗？”抱琴环视了一下周围，说道：“城上地势高，放风筝的人少，我们到那里，一定放得进去的！”韩琦仲点点头。

二人正要走上去，韩琦仲突然惊慌地说：“唉呀，不好啦！戚公子正在城上放呢！这该怎么办？”抱琴镇静地说：“少爷，你别急！你在这里等着，我过去把他引

到郊外。”说着，便朝戚友先跑去。

韩琦仲远远看去，只见抱琴对戚友先说了几句话，便扯着风筝朝郊外去了。

韩琦仲放下心来，走到城上，一心一意地放起风筝。他边放线边祈祷道：“彩线啊，你不要太短也不要太长，要计算好高低，不要相差得太多！彩线啊，你是一条牵动情意、系在脚上的红丝绳，要把风筝收放，让它翻过墙，将我的新诗落地；还要做一条游丝，萦绕在纱窗前，好让她举起纤纤手指，轻轻收慢慢拉，抽出我的情肠。”

风筝似乎懂得他的心情，轻轻颺颺飞上天空，飞到那宅子的中间。韩琦仲见时机已到，便松了手中线，那风筝飘飘忽忽落到宅子的东边了。

韩琦仲一眼不眨地看着风筝落下去，心里猜想：“那东墙边，鸟语花香，彩屏遮掩，帘幕低垂，分明是深闺的模样。我想此时啊，那风筝即使没有被她的秋波凝视注目，没有被她的纤纤细指轻轻拈住，也早已与温柔相依傍了。就是她的丫鬟拾到了，也一定会送给小姐看的。可是，千万不要被管家拾到。否则，他拿去交给夫人，事情就糟糕了。”

他心存忧虑，忐忑不安。他想清楚地看个究竟，可毫无办法，只得自语道：“事已至此，我愁也无用。能否成功，只好听天由命。我还是回书房等候消息吧。”想到这里，他便朝戚家的方向走了。

在詹府东院的闺房里，锦帐未开，绣被垂地，爱娟发髻偏斜地躺在床上，懒懒地伸开四肢睡着。

忽然，她听到窗外有东西落地的响声，睁眼一看，纱窗上还挂着一条细线。她大声叫着：“奶妈！奶妈！”奶妈闻声进来说：“小姐，你醒啦！有什么事吗？”

爱娟坐起身，指着窗外说：“那里掉下什么东西？还有根线挂在窗户上。你快去看看。”奶妈说：“大小姐，你别怕！我这就去看。”

过了片刻，奶妈拿着风筝走进来说：“唉呀！原来也是一个风筝，也有一首诗在上面。”爱娟奇怪地说：“风筝就是风筝，诗就是诗，为什么要加上两个‘也’字？你是不是也要学二小姐通文呢？”

奶妈摇头说：“不是。昨天我过去请二小姐来玩，她正拾到一个风筝，上面有诗，她便和了一首。今天我们又拾到一个，又有一首诗，所以才说两个‘也’字。”

爱娟茫然地说：“原来是这样！那她的风筝还在吗？”奶妈回答道：“听说那风筝是戚公子的，他派人来要回去了。”爱娟急切地插话说：“她那一个是七公子的，我这一个自然是八公子的了。”奶妈纠正道：“大小姐，不是那个‘七’字，而是‘戚’字，是我家老爷的同年，戚布政的公子。”

爱娟高兴地说：“这样说来，那公子既会做诗，又喜欢放风筝，一定是个风流

知趣的人了！他让诗歌随着风筝放，只可惜上次掉在她那边，她不过回送一首吃不得用不得的歪诗；如果掉在我这边，我一定陪送几样东西，比如玉扣金簪，用来酬谢公子的多情！”

她越说越有趣，便推开绣被，走下床来看风筝。她左看看，右看看，然后说：“这个放风筝的人还不错。虽然我不识字，不知道诗的好坏，可是看他写得出这几行字，还很整齐漂亮，想来也不会是一个村夫俗子。唉！怎么才能看见他呢？不如我张榜公布，他要想拿回风筝和诗，就得自己亲自上门来求，我不是就可以看到了吗？”

奶妈听了她这番话，问道：“大小姐，难道你对这位公子有意了吗？”爱娟回答说：“奶妈，自古道：‘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’我今年已经整整十六岁了。你没看见东边的张小姐，比我小一岁，前天成了亲；西边的李小姐，比我大一岁，昨天生了儿子。如今老爷才去上任，不知哪一年才能回来。如果等他回来，才给我许配人家，我的脸皮都熬成了金黄色。没办法，我只能自做打算。今天我遇到这个公子，我当然有意与他成婚啦！只是我不知道该怎样办才好。”

奶妈想了想说：“大小姐，你也别太性急！依我看，也不是没有办法。上次二小姐拾到的，就有人来把风筝要回，难道我们拾到的，就没有人来要吗？等到人来要的时候，我就替你做个媒人，怎么样？……”

爱娟还没听完，就一把拉住奶妈的手，说道：“这样太好了！太好了！”奶妈松开手说：“你别急！先要把话说清楚。我给你做了媒，你怎么谢我这媒人呢？你该给我几两媒钱，几丈媒红？这叫做先小人后君子。”

爱娟连连点头说：“奶妈，你有这样的盛情，如果能成就这段姻缘，我会重重地谢你的。只要我和他一见面，我就马上送你两套衣服，一对金簪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奶妈说：“那自然好。”接着又思考着说：“我想今天这个风筝，不是没有缘故的。昨日一个落在那边，今天一个落在这边，恰好都有诗在上面，难道天下竟有这样巧的事吗？这一定是那戚公子见了二小姐的诗，以为对他有心，所以又放一个进来讨回话的。”

爱娟着急地问：“那怎么办呢？”奶妈转了转念头说：“我现在就去门口等着。如果他果然来要的话，我就说二小姐为他害了相思，约他来相会。”

爱娟打断说：“你说错了，不是二小姐，是大小姐我！”奶妈解释道：“没错！你听我说，一来二小姐的诗名众人皆知，如果说是大小姐，他就会不相信；二来如果事情办不成，露出了风声，内外的人只谈论二小姐，不会谈论你。如果事情成了，你再讲出真情，让他求人来说亲，结成百年夫妻，岂不是万全的妙计！”

爱娟高兴地说：“有道理！你快点去等，不要让二小姐抢先了。”

## 十、假冒佳人，奶妈设计定

奶妈得了爱娟的指令，匆匆往门房走去。她边走边想：“没想到大小姐如此结婚心切，还出了那么高的报酬，为了消除她的心病，也为了得到丰厚的报酬！我非得想方设法办成这件事不可！”

她想着想着，不知不觉便来到门房，只见管家躺在长凳上正呼呼大睡。她站在旁边等了等，突然想道：“不行！等一会儿要风筝的人来了，我和他说话，万一管家醒来听见，那就不好办了。我必须想个办法，把他打发出去才行。”

她想了想，使用力摇管家。管家被摇醒了，惊讶地问：“原来是老阿妈！你出来做什么呢？”奶妈说：“大小姐有事差你！”管家揉揉眼睛说：“差我去干什么？”

奶妈扳起手指数起来：“大小姐叫你去买一袋京香、两把宫扇、三朵珠花、四枝翠燕簪、五两绵绳、六钱丝线、七寸花绦、八尺光绢、九幅裙摆、十尺鞋面，样样都要挑选十全十美的，不能少一件！先到管帐手里领钱，都放在采购簿上一起结算。”

管家听了说：“唉呀！这么多东西，买一天都买不完！我走那么长的时间，这门上叫谁来看守？”奶妈回答说：“你尽管去买，我替你看门就是了。”管家想了想，无可奈何地点点头，出去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一个仆人远远地朝詹府走来。到了大门旁，敲门问道：“府上有人吗？府上有人吗？”

奶妈闻声，猜到大概是来要风筝的，就打开门说：“你是谁家的？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来人回答道：“我是戚府的仆人，名叫抱琴。我家公子的风筝线断了，落到你们府上。公子特地派我来取风筝。”

奶妈故作生气地说：“又是风筝！昨天来拿风筝，今天又来拿风筝，难道我们家是个风箱，让你扯进扯出的？”抱琴陪着笑说：“也不知道为什么，那风筝就象有脚似的，偏要往你们府上钻。还请你帮帮忙，帮我找出风筝，我才交得了差。”

奶妈有些不耐烦地说：“你别跟我绕圈子！我问你，你家公子见了小姐的诗，有没有说声好？”抱琴见她直截了当，便叹息说：“唉，别提啦！我家公子自从见到那诗，便焚香欣赏，细细体味，以致于废寝忘食，如痴如醉。我笑他忧心似煎没用处，枉费精神，只怕是才子害相思，才女少情意。不知你家小姐看了公子的诗，有没有一点点意思呢？”

奶妈听了他的一番话，便夸张地说：“唉呀！我家小姐的相思，比你家公子害

得还要厉害呢！她见了公子的诗，便停下针线长吁短叹，早晨梳妆却忘了戴珠翠首饰，夜里睡觉还挂着泪珠，就是梦中都仍然念着那首诗。他们两个的才思啊，分开是两位，合起来是一对。唉！恨只恨彼此隔着人又隔着天，近在咫尺却又无法相会。”

抱琴高兴地说：“原来你家小姐也想着我家公子！这真是太好了！既然如此，为什么小姐不把后来的诗再和一首，略微表露一些情意呢？我家公子看了诗，一定会央求人来府上提亲的。”

奶妈支吾着说：“诗倒是和好了。只是我家小姐想亲手交给他，还有许多心里话要说，所以叫我出来等你。”

抱琴听了，有些为难地说：“小姐的心意实在很好！可是，你家是深宅大院，我家公子胆子很小，怎么敢走进去呢？重新想一想，能不能有其它办法呢？”

奶妈胸有成竹地说：“没关系！你叫他今晚一更后放心大胆地来，我在这等他，保证不会有事的。”

抱琴见她如此坚决，便答应道：“好吧！就这样说定了。我马上回去告诉公子。可是，你一定要做得周密，千万不要弄出事来。”说完，便转身离去。

时近黄昏，詹府管家又背又抱地拿着东西回到詹府。刚进门，便大声喊着：“老阿妈！老阿妈！快出来帮我取下这么多东西！”

奶娘闻声出来，帮他一一取下。管家捶着肩和背说：“小姐把我害苦啦！为了买这些东西，我整整跑了一天，幸好所有的东西都买全了，而且还不错。你就把它们拿进去吧，说不定小姐看见这些东西买得好，会赏给我一壶酒喝，我也没有白辛苦。”

奶奶听见，白了他一眼，就把东西一件件搬进去。可是没过多久，奶妈又把东西一件件搬出来。

管家见了，急忙问道：“你，你这是干什么啊？为什么搬进去又搬出来？”奶妈搬完最后一件东西，才说道：“小姐看了说，这香珠不清，扇骨不密，珠不圆，翠不碧，纱太粗，线又多结，绫上起毛，绢上不干净，裙摆样式不新，鞋面尺寸不足，白白浪费了好多纹银，一件也不能用。你还不赶快去换一换，免得挨小姐的打骂！”

管家听了，十分泄气，争辩道：“怎么？这样的东西还嫌不好！就算是不好，需要去换，也要等到明天，今晚我还要守夜，麻烦你去回复一声。”

奶妈劝说道：“大小姐的脾气可不好惹！我看你还是去换了吧。大门的事你别发愁，我代你值班，你尽管去换好的，迟点回来也没什么关系。”

管家无可奈何地说：“有这样淘气的事！娇小姐有意要折磨我老奴，我有什么办法。算了吧，就算我倒霉！我连夜去换！”说着，慢慢地拿着东西，垂头丧气地走

了。

奶妈望着他离去的背影，非常高兴，心里想着：“这一招真是高明！他买回来的东西再好也说不不好，叫他连夜去换。这样，门房上不就没有人了吗？现在，我就在这里安心等着那公子来了。”想到这里，她又十分得意地笑起来。

## 十一、公子初探，丑女让人惊

抱琴离开詹府往回走着，心中十分愉快，暗自想着：“没料到今天的事情办得如此顺利，詹家二小姐竟然这么多情！公子能与她结成姻缘，也算是才子配佳人，称得上天作之合！我今天也做了个侠义之士，只等他们二人拜堂成亲时喝他们的喜酒了。”

抱琴越想越得意，禁不住哼起小调，跨进了戚府大门，迎面碰上韩琦仲。韩琦仲急切地小声问道：“事情怎么样？小姐有没有写和诗？”抱琴悄声地说：“小姐不仅写了和诗，还邀请你和她见面呢！”韩琦仲惊喜地说：“真的？什么时候？在什么地方？”抱琴答道：“约你今晚一更以后到她的闺房里去。”韩琦仲有些为难地问：“她家看守严密，我怎么进得去呢？”抱琴说：“你放心！小姐的奶妈说，你尽管放心大胆地去，不会有问题的。好啦！我得去干活了。”说完，就匆匆走了。

韩琦仲回到书房，心情非常激动。他想：“小姐既能做出那么好的诗，又邀请我赴约，一定是一个貌比天仙、情深似海、才华横溢的丽人。如果今生能与这样的女子为伴，我也十分知足，再别无所求了。”他这样想着，便更加急切地想与她相见。

可是老天不解人意，那红红的太阳挂在天空，似乎停止了西行；天色始终明亮，没有一丝暗淡。韩琦仲在书房里不停地徘徊着，仿佛想要拉着太阳快快落下西山，让那蓝色的夜幕早些笼罩大地。

终于夜幕低垂下来，谯楼上响起的一更鼓声远远地在空中回荡。

韩琦仲整顿了衣服，悄悄地走出戚府。此时天色已黑，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，低着头辨路，偷偷地踮起脚跟，轻轻地移到詹府门前，躲在一个角落里等着。

他等了一会儿，焦急地想道：“小姐的奶妈在哪里？我怎样才能进去呢？万一巡更的人从这里经过，把我当作犯宵禁的人捉住，那怎么得了？他们如果要问夜里在别人家门边做什么，我该怎么回答？如果承认是做盗贼的，还只是连累自己；如果被看成奸情，岂不是连小姐的名声贞节也给玷污了？不！为了小姐，我情愿被当作穿壁爬墙的小偷，也决不连累小姐。”

正想着，忽然听见詹府的大门“吱”地一响，门缝中走出一个黑影，轻轻地咳嗽了一声。韩琦仲听出是个女声，但不敢贸然前去，依然藏着不动。只听那个人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已是一更过后了，难道他还没有来？说不定躲在哪个黑魃魃的地方，让我低声叫几下。戚公子！戚公子！”

韩琦仲听了，想道：“她明明是在叫我，不会有错的！”便高兴地摸着黑，走上前去。他边摸边走，不想一头撞上，疼得他“哎哟”地叫了一声。那女声说：“你是不是戚公子？”韩琦仲答道：“我正是。”女声又说：“我是小姐的奶妈，小姐让我领你进去。”说着，就一把抓着韩琦仲的手，朝府中走去。

他们穿过大厅和回廊，走进小姐的闺房。奶妈说：“小姐，放风筝的人来了！”爱娟在黑暗处问道：“在哪里呢？”奶妈回答：“在这里。”便将韩琦仲的手交到爱娟的手里，然后说：“你们两个先坐坐，我去点灯来。”说完，便摸索着出门去了。

爱娟拉着韩琦仲的手，与他坐到一张凳子上，急切地说：“戚郎，戚郎！这两天都快把我想死啦！”说着，便要搂住韩琦仲。韩琦仲试着躲开身体，小声地说：“小姐，我是一介书生，能够接近千金之躯，实在喜出望外。只是你与我原是因文学而结交的，不是因为其他原因。所以，希望小姐略微舒缓从容些，不要有失高雅。”爱娟笑着说：“什么舒缓从容些？我们好不容易见面，哪管得了许多！”

韩琦仲见言语相劝不行，便转了话题，问道：“小姐，我后来写了一首拙作，不知小姐有没有赐和？”爱娟说：“你那首拙作，我已经赐和了。”韩琦仲急忙说：“那就请小姐把佳作念一念吧。”爱娟顿了一下，说道：“我的佳篇一时忘记了。”韩琦仲吃惊地说：“自己做的诗，只隔半天，怎么就忘了？请你再记一记。”

爱娟见赖不过去，就搪塞着说：“我一心只想着你，真的把诗忘了。你让我想想。”说着，便转起念头来。稍过片刻，爱娟便说：“嗯！我想起来了，我给你念念。”便摇头晃脑地念了起来：

云淡风轻近午天，  
傍花随柳过前川；  
时人不识予心乐，  
将谓偷闲学少年。

韩琦仲听罢，大吃一惊地说：“这是《千家诗》中的一首，小姐怎么说是自己做的呢？”爱娟听他一说，惊慌地答道：“这，这，这当然是《千家诗》的一首。我是故意念它来试试你的学问的，你果然记得，看样子你的确是一个才子！”

韩琦仲执意地说：“小姐的原作，我总是想领教的。”爱娟有些不耐烦地说：“别提了！现在一刻值千金，我们该珍惜才是，哪有功夫去念诗？”说着，便硬要把韩琦仲往床上拉。韩琦仲惊得手足无措，有些站立不稳。

正时此时，奶妈拿着灯烛走进来，爱娟不得不松了手。奶妈一边放好灯，一边说：“灯来了。你们两人随便些，不要耽误了大好时光。我出去一会儿再回来。”说

完便走了。

烛光照着屋里的一切，照亮了两个人。韩琦仲微微抬头，朝爱娟望去，只见她的脸上敷满厚厚的脂粉，如同蜡面人一般，嘴唇涂得腥红似血，身材又胖又矮，不禁惊异万分，暗自惊呼道：“啊呀！怎么是这样一个丑女子！她那副打扮似妖魔，难道我真的见了鬼怪？她刚才讲的话文理一点也不通，昨天我见的诗怎么会是她做的呢？”

爱娟将韩琦仲仔细打量了一番，只见他脸庞俊美，衣着潇洒，双眼闪着智慧的光芒。她心中惊喜道：“唉呀！真是个风流倜傥的美男子！我太喜欢他啦！可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肯接近我？……对了。也许他从来没有见过女人，更没有见过美女，所以才这样腼腆，不敢接近我。我得想想办法。”

韩琦仲从惊讶中回过神来，便想着脱身之计，说道：“小姐，今晚我听得你的吩咐便匆匆赶来，忘了家中的一件大事。现在忽然想起，便如坐针毡。我暂时向你告别，等改天再来拜访。”

爱娟着急地拉住韩琦仲说：“不行！今晚来不来由你，可放不放由我。现在在这里，除了这一桩，还有什么大事可言？”接着，故作温柔地说：“公子，现在已是良辰美景，我俩何不共享呢？”

韩琦仲脸色忽变，用力甩开手，生气地说道：“小姐，婚姻乃是人道的开始，如果没有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就是苟合了。这怎么可以随便呢？”

爱娟也生气地说：“住嘴！我今晚难道是请你来讲迂腐道学的吗？你如果是个道学先生，就不该到这里来！你说要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我认为都有了。”

韩琦仲奇怪地问：“在哪里？”爱娟说：“人有三父八母。那奶妈应该算在八母之内。现在有奶妈主婚，就是有父母之命了。”

韩琦仲无可奈何，又问道：“那媒人呢？”爱娟走到梳妆台下，拿出风筝说：“这不是媒人？如果没有它，我和你怎么能见面？我们自有奶妈主婚、风筝为媒，难道还不算明媒正娶吗？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呢？”说着，便又将韩琦仲往床上拉。

突然，闺房门“吱呀”一声打开，奶妈走了进来。韩琦仲一惊，见是奶妈，便故意慌张地说：“不好了！夫人来了！”爱娟惊慌地松开手，韩琦仲转过身，匆忙逃出门外。

奶妈见韩琦仲走出去，才笑嘻嘻地对爱娟说：“小姐，戚公子一定不错吧？你现在该好好地谢谢我这媒人了。”

爱娟怒气冲天地吼道：“呸！你不是媒人，倒是个冤鬼！把我的好事都搅坏了。”

奶妈不解地问：“你这是怎么啦，反倒骂起我来？”爱娟愤怒地说：“这都怪你！

我把他刚刚说服,还没有同床共枕,你就撞进来,他只说是夫人,便挣脱袖子跑了。”

奶妈惊异半天,说道:“那你们这么长时间在干什么呢?”爱娟答道:“他外表风流潇洒,可肚子里太老实。讲了一更天的诗,讲了一更天的道学,就碰上你闯进来。”奶妈说:“那我去把他追回来。”可是她走出大门,已不见一丝人影。

## 十二、一场虚惊,公子心难平

韩琦仲仓皇逃出詹家大门,回到戚府便精神恍惚。整日里昏昏沉沉,一合上眼睛便见到那丑女的模样。过了不久,韩琦仲竟然生出一场病来。

这一天,抱琴抓药回来,又将药煎好,端到韩琦仲的房里。见他独自躺在床上,闭着眼睛,抱琴便喊道:“少爷,少爷,你快醒醒,吃药啦。”

韩琦仲睁开眼,缓缓地坐起身,接过药喝了下去。抱琴见他喝完,便试探着问:“少爷,你好些了吗?我见你从詹家回来,便是一副惊慌的样子,心神不宁,难道是在詹家出了什么麻烦事吗?”

韩琦仲摇了摇头,叹口气说:“这事都怪我自己不好,为了詹家的女子错误地产生了情意!当初,我听了外面人的讹传,只说有其名者必有其实;见了风筝上伪造的诗篇,又认为有好容貌的人才会有好的才华。谁知道耳闻千遍,不如眼睛一见!我被她的奶妈作怪,黑夜里领到闺房中,她不但没有半点娇羞状,却做出千般丑态。她把佳篇误称拙作,将别人的诗句谎称自己的新篇,却露出许多马脚。我正在惊疑不定时,多亏了那一盏银灯,照出了她那丑模样;也更幸运地遇上那奶妈,径直闯进来,才使我逃脱罗网,避免了一夜的苦纠缠。不然的话,我真不敢想象当晚的结果会怎样。”

抱琴说:“原来是这样!真是太险了!”韩琦仲自我解嘲地说:“不过,我也总算长了见识!她那样的丑貌,那样的蠢才,那样的厚脸,真正称得上举世无双的‘三绝’!想来也只有她家地气灵,才产出了这惊人之宝。我还得感谢那奶妈,她也算是我的恩人!”

抱琴奇怪地问:“这是为什么?”韩琦仲解释说:“你想想看:如果不是她领我进去见那小姐的面,万一我听信了传言,与她定了婚,相配成夫妻,那不是误我一生吗?你说奶妈是不是我的恩人?”

抱琴点点头说:“是的。那你今后打算怎么办呢?”韩琦仲冷静地说:“我吃过这一场虚惊,也明白了一些道理。从今以后,我的婚姻大事一定要考虑三条原则:

一是不可听传闻的话语，二是不可信流传的笔墨，三是不可固执于高贵名门，从来的绝代佳人，都是出自荒村小户。总而言之，以后我要以眼见为准，决不草率从事。宁可等到两鬓斑白，遇到佳人才娶亲，也不糊糊涂涂当新郎！”

抱琴说：“既然少爷主意已定，就要把过去的事情抛开，好好地休养身体才是。我也要出去干活了。”说完，便拿起药碗走出门去。

过了一会儿，戚补臣走进房里。韩琦仲见了便要起身相迎，戚补臣连忙说：“贤侄，不要起来！我听说贤侄病了，便来看看。到底是什么病？现在病情好些了吗？”韩琦仲回答道：“侄儿我只是偶感风寒，没什么大碍。年伯不必为我担心！”

戚补臣看了看说：“这样就好！我想对你说，当初你父亲把你托给我，如今你已长大成人，英姿聪明超逸，品格不同寻常，一定能成大器。今年是大比之年，我想让你进京参加科举考试。可是现在你病了，该如何是好？”

韩琦仲听了，精神一振说：“年伯，你放心！我只是得了点小病，很快就会好的。我一定会去京城参加考试！”

戚补臣说：“好吧！你当务之急是养好病。等你病好了，就上京应考。”说完，便起身告辞而去。

过了几天，韩琦仲的病就好了，而且精神比以往更好。

清早起来，仆人们就忙着为韩琦仲收拾衣物行装。戚补臣在旁边指挥停当，又吩咐备下酒席。

中午时分，饯别宴已经摆好。戚补臣、戚友先和韩琦仲一齐坐到桌边。戚补臣拿出银两说：“贤侄，你此次进京应试要全力以赴，我在家只待你泥金喜讯报。这里有银子一百两，以备车船饮食之需，请贤侄收下。”

韩琦仲接过银两，激动地说：“谢谢老伯！你对我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，我这辈子就是衔环结草，也难以报答！”

戚补臣说：“坚侄千万不要这么说！我不求你衔环结草来报答，只求你勤勉得中，以慰你黄泉下的父母，也可以使我无愧于好友临终的嘱托。”接着，亲手斟满三杯酒说：“我斟下这三杯浊酒，是请你恕我年老不能送到郊外。我敬你三杯，祝你早日金榜题名！”

韩琦仲慎重地接过酒杯，一饮而尽，说道：“小侄一定尽力而为，不让年伯失望！”

戚友先也斟满一杯酒说：“我也敬老世兄一杯！希望你金榜题名、富贵荣华后，不要忘了旧时的同窗好友，不要自大骄傲。”韩琦仲说：“我不会忘恩负义的！”说完便饮下这杯酒。

饯别宴结束后，戚家父子将韩琦仲送出大门。戚补臣又叮嘱说：“贤侄，你一

人出门在外，要注意天气变化，千万要照料好自己。”韩琦仲拱手说：“小侄知道了。时间不早，小侄就此告别。”说完，翻身上马，扬鞭而去。

## 十三、别出心裁，贼兵惧三星

西川城下，蛮兵围得水泄不通，蛮军的旗帜四处飘扬，到处是刀光剑影，喊杀声震天响，云梯、大炮和挖地道的器具在紧张地调运，攻城之战迫在眉捷。

詹武承站在城上望着，愁眉不展，默然想到：“蛮军此次出洞起兵，来势凶猛，其他几个州县都被一举攻陷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如今贼寇已兵临城下，形势十分危急。虽然前不久我已发出告急书，向朝廷请求有力的援兵，可远水救不了近火！我虽然决心死守此城，可城中多数是残兵弱将，粮草又不充足，让我如何是好？”

他在城上徘徊着，尽力想着：“贼兵一路攻来势如破竹，锋芒锐利，我军不能轻易迎战，与他们拚个你死我活，只能坚守城垒，用智谋打击和消磨他们的锐气，等援兵到来之时，才能讨伐剿灭。”

忽然，他灵机一动，计上心来，对中军官说：“你去营中，挑选三名壮士，一个画上红脸，装扮成关圣帝君；一个披上火焰袍，扮成火德星君；一个装上三头六臂，扮成太岁星君，然后到这里来听候调用！”

中军官惊奇地问：“老爷，哪个地方用得上他们呢？”詹武承说：“这个你不用管。只去找人装扮完了，来听我的调度。”中军官依然疑惑不解地走了。

詹武承心中暗想：“我这个计谋一定算是别出心裁。我不需要用符篆咒语沟通阴阳天地，便可以叫那五行列宿天兵神将一齐出来，帮助我守卫疆土。”

他正想着，有三个壮士分别装扮成关圣帝、太岁星、火德星君走上前来，施礼说：“启禀老爷，我们已装扮齐备，听候命令！”

詹武承一一看过，点点头，对关圣帝的装扮者说：“我听说贼兵习惯爬上云梯，以窥探城里的虚实。我们这里东角靠近山，容易登高眺望，料想他们一定会先窥视东门。今天我在东门城上不用一人防守，只派你藏在城垛下。贼兵见无人把守，一定会用软梯爬上来，你就砍下第一个爬上城的人的脑袋，提着它站立在城上，现一现形，然后就来领赏。”那人听罢，应声而退。

詹武承又对装扮太岁星的壮士说：“我听说贼兵善于挖地道。我们这座城的西门土质松，他们一定会从西门挖进来。你先到西门挖一个地洞，埋伏在洞中。等他们挖通的时候，你就去砍掉第一个出洞的人的头，然后提在手中，走出洞外现一现形，就来领赏。”“太岁星”听命而去。

詹武承最后走到“火德星”的面前说：“贼兵攻打东门、西门失利后，一定会考虑从南北二门来攻。可北门靠近河，难以用火炮攻，必定会选择南门。我想此城只有南角最坚固，不易攻破。你先到南门，架起小炮静等他们，直到他们用炮打的时候，你才同时点火，打出炮弹，他们不会想到是我们用的炮，只以为是自己的炮弹转回打着自己，然后你站到城上，现一现形，就来领赏。”壮士点头离去。

詹武承又下命令道：“旗鼓司！传令下去，告诉守城士兵，都要寂然无声。如果有人说一句，咳嗽一声，便立刻斩首示众！”

掀天大王身披战甲，趾高气昂地骑在大象上巡察军情。众多的贼兵护卫着前行。

他们来到城东门下，掀天大王说：“这里靠着山，快给我搭起云梯，我要亲自观察城中的虚实。”众人搬来云梯搭好，他便爬上去，眺望了许久，然后下了云梯。

众人小心地问：“大王，城里的虚实如何？”大王大笑着说：“哈哈！城上连半个守卫兵都没有！我们根本用不着攻城，只要搭上软梯，爬上去就行了。快抓紧时间！”

众人听了非常高兴，纷纷找来软梯，想争头功。一个人刚爬上去，忽然，不知从哪里跳出“关圣帝”，砍下那人的头，提着它，威风凛凛地站在城上。软梯上的蛮兵大吃一惊，纷纷滚落下地，不住地磕头道：“关爷息怒！关爷息怒！求你饶了我们，不要降下灾祸。”他们磕头如捣蒜。待他们再放眼望去，“关圣帝”已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可他们依然心有余悸。

掀天大王首先镇定下来，说道：“东门惊扰了关爷，我们就到西门去。那里土质松，最适合挖地道。我要从地道中攻进去！”

一个小头目胆战心惊地说：“启禀大王！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动土？”大王愤怒地吼道：“你胡说！哪有攻城挖地，还要拣日子动土的？快给我去挖！”

于是众贼兵扛着锹锄，走到西门下开始挖土。不久，就挖出一条又宽又深的地道。小头目探探头，见里面没有动静，就派一个士兵钻入地道。

士兵进去许久，没有出来，里面也没有声响。小头目正要领着其他贼兵进入，突然“太岁星”提着那士兵的头走出洞口。小头目惊呼：“不好了！撞着太岁啦！今天真的不能动土！”贼兵们吓得瘫倒在地，连连磕头说：“太岁息怒！太岁息怒！我们不是有意冒犯天神。请你宽恕我们的愚蠢，不要降下祸殃。”

掀天大王看见，也吓了一大跳。当“太岁星”消失以后，他才感叹地说：“这西门的太岁星好厉害！我们还是不要惹他，到北门去用炮攻！我就不信攻不下这座城。”

小头目说：“启禀大王！北门靠近河水，不好用火炮攻！不如去打南门。”大王

想了片刻，说道：“好！就去打南门！”

众贼兵来到南门，架起大炮。四周静悄悄的。掀天大王大喊一声：“放！”炮弹呼啸而出，可眨眼间又快速飞回来，将他身旁的贼兵炸死。随即，城墙上站出“火德星君”，火红的双眼怒目而视。

掀天大王也威风扫地，抖着双腿，跪下磕头道：“啊呀！尊敬的天神不要发怒！请你宽恕我们的愚蠢，不要降下灾祸。求你保佑我们平安！”他不住地磕着头，直到小头目把他搀起来说：“大王，火德星已经不见了。”

掀天大王面如土灰，惊恐地说：“罢，罢，罢！没想到这里有那么多的神兵天将帮助他们，我们是没办法攻破的。我原以为象兵无敌，谁知道却偏偏遇上神兵！如果碰到文殊菩萨，恐怕连大象也会吃惊逃跑的！算了，天神不敢得罪！我们还是收兵去攻打别的地方。”

众贼兵听到这话，惟恐神兵天将再次出现，降下灾难，便争相丢盔弃甲，夺路而逃。霎时间，城下便只剩了一片狼藉。

詹武承坐在官衙中，啜着茶，一声不响。众将领分别静坐在两旁，竖起耳朵，仔细听着外面的动静。

过了许多时间，装扮关圣帝、太岁星、火德星的三位壮士分别跨进门，各自献上一个人头，说：“启禀老爷！任务已经完成！”詹武承高兴地说：“好！各位壮士拒敌有功，分别赏赐一面银牌！”三人拜谢而退。

詹武承又问中军：“现在敌人的情况怎么样了？”中军回答道：“禀老爷：据报说，贼兵死伤许多，现在已经撤退了。”詹武承说：“你现在带一队人马，沿途敲锣打鼓去追赶。记住！只能吓走他们，不可与他们作战，大约追到三十里外就可收兵。”中军官应令而去。

此时，众将领齐声佩服詹武承的足智多谋。詹武承笑着说：“这并不是我足智多谋太能干，只是贼兵痴呆愚蠢太无能！他们没有仔细想想，哪里会有关圣帝从天而降？哪里会真的撞见太岁星？也不会有火德星凌空发怒。只因为他们叛逆无义，心藏恐惧，所以不问是真是假，一见便魂飞丧胆，丢盔解甲。我们的将士是为了保卫神圣的疆土，为了保护百姓的安全，自有苍天在暗中扶持。他们的相貌虽然是假装的，可他们的神采却与神兵天将相仿，自有正义、豪迈、不可侵犯的气概，让贼兵见了便锐气尽失，不战自败。”

一位将领站出来说：“招讨使大人说得非常有理！如今敌人已暂时退却，我们该乘此机会犒劳一番兵士，抚慰城中百姓，屯集些粮草，以便再战。”

詹武承说：“对！传令下去，今晚城中军民欢庆一夜。另外，准备好三牲和酒，我要登城酬谢神兵天将，酬谢茫茫苍天。”众将听罢，各自退去。

## 十四、状元初题，官媒都抢功

京城里人来人往，好不热闹。此时正是科举考试的时间，大小寓所中都住满了参加考试的人。

在一间寓所里，抱琴整理好衣物，又清扫了房间，便坐到椅子上，专心等着韩琦仲考试归来。不久，便睡着了。

日近中午，韩琦仲敲门进来，喊着：“抱琴！抱琴！”抱琴惊醒，揉着眼睛问道：“公子，你回来了？今天皇上考的是什么题目，你回答得怎么样？”说着站起身。

韩琦仲坐下说：“今天圣上临轩主持策问士子，出的题目是问洞蛮犯顺、该抚该剿的办法。我深切地陈述了对坏事不加治理酿成的祸患，详细叙述了平定叛乱的方略，自以为议论倒还切合实际，只是不知道皇上注意哪一方面。能不能考中，如今只好听天由命了。”

抱琴说：“既然已经答完，就不必想了。现在已是中午，你想喝酒、还是吃饭？我这就去拿。”韩琦仲懒懒地躺到床上，说道：“酒、饭我都不想吃。我太疲倦了，想睡一会儿觉。”抱琴便替他盖好被子，轻轻走了出去。

韩琦仲沉沉地睡着了。

天色已黑，忽然有人来敲门，韩琦仲坐起身想：“难道遇上了歹徒？”只听外面的人说：“相公，你快开门吧！你的心上人来了。”

韩琦仲感到莫名其妙，心想：“我心上没有什么人呀！不过，我倒想看看，这个人是谁？”他想着，便起身打开门，吃惊地说：“原来是詹家小姐，你来干什么？”

爱娟和奶妈一起挤进门。爱娟说：“公子，你那天夜里吃了一场虚惊，没能成就好事。今天我特地来找你。”奶妈也说：“戚公子，难得小姐有这番心意，你该高兴地接受才是！”

韩琦仲使劲地摇着头说：“这不行！这不行！如果说那天是想苟合，今天就是想私奔了。这绝对不行！再说我不姓戚，我姓韩，你们找错人了！”

爱娟蛮横地说：“我不管你是姓戚还是姓韩！那天的风筝上是你的笔迹，我就只找你，不管你说什么！奶妈，快帮我把他拉上床！”说着二人便扑了过来。

韩琦仲躲闪着，大声喊道：“救命啊！救命啊！”寓所里睡觉的人，听到这惊慌的求救声，都冲了进来。

爱娟见那么多人进来，立即捶胸顿足地哭起来，说道：“你们快救救我吧！我

本是良家女子，只因天黑走错了门，他就想强奸我。我不肯，他居然动手打我。你们一定要救救我，否则我活不成了。”

众人听说，冲上前来就将韩琦仲五花大绑起来。韩琦仲拼命地说：“不是这样的！她在撒谎！她在撒谎！”可是没人理会他。有人说：“这种人太可恶，该把他送到衙门里，让他吃官司，得点教训！”众人便连拖带拉，一齐把他送到官衙里。

县官戴着乌纱帽，睡眼朦胧地问道：“你们夜里到这里来，有什么要事吗？”有人说：“启禀老爷：我们抓到一个强奸犯，请老爷处理！”韩琦仲挣扎着说：“冤枉！老爷，我是被人冤枉的！”

县官摇头说：“不准再吵！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让当事人慢慢说清楚。”

韩琦仲跪在地上说：“老爷，我实在冤枉！是她夜里跑到我的房间，硬要与我成亲，不是我想强奸她。”县官嘲笑地说：“世上哪有这样的事？你说她硬要与你成亲，有什么证据？”韩琦仲答道：“黑夜之中突然发生的事，我哪里有什么证据。”

县官又问爱娟：“小女子，你照实说，是你闯到他的房间要与他成亲，还是他勾引你去的？”爱娟信口答道：“是他勾引我去的。”县官说：“你有什么证据。”爱娟说：“我有风筝为证。”说着，就从奶妈的包袱中取出风筝。

县官看罢，大怒道：“好一个风流秀才！你现在还有什么可抵赖的？明明是你勾引女子、要强奸她，反说她硬要与你成亲！衙役们，拉下去，给我重重地打！”

韩琦仲被人拖着，仍然挣扎地喊道：“冤枉啊！冤枉啊！”

他正拼命地喊着，忽然感到有人在用力推他。他吃力地睁开眼睛，只见抱琴站在床前，说道：“少爷，你在做什么恶梦吧？看你满头大汗的样子。我可要恭喜你啦！你考中状元了！”

韩琦仲疑惑地说：“抱琴，这不是在做梦吧？”抱琴答道：“这是真的！少爷，你考上状元了！外面还有报子在等着呢。”

韩琦仲急忙起身，走到外面。报子问：“你就是韩世勋、韩琦仲吗？”他回答：“是的。”报子上前施礼说：“恭喜韩老爷！中了第一甲第一名，是新科状元了！请状元老爷赶紧收拾停当，迁往状元府。”说完，便告退离去。

这时，韩琦仲才渐渐明白过来，弄清了哪个是梦，哪个是真。

次日清晨，韩琦仲被人接到状元府。抱琴跟随进来，赞叹说：“啊呀！这里又堂皇又宽敞，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见到呢。”

韩琦仲走进厅堂，看了看说：“抱琴，你就在这里收拾打扫一下，再照看着门房。我到书房里看看，休息片刻。”抱琴说：“好的。少爷，你尽管放心休息。”

韩琦仲走后，抱琴开始打扫卫生。不久，听到一阵敲门声，他问道：“是谁在敲门？”无人回答，只是又敲响了门。

抱琴走过去打开门，见一个中年妇人进来，便问道：“你是谁？来这里干什么？”那妇人答道：“我是京城里第一个出名的媒婆，外号叫‘张铁脚’。听说新科状元还没有娶亲，我特地来为老爷做媒。”

她正说着，外面又有人敲门，抱琴打开门，问道：“你是谁？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来说：“我是一个官媒，外号‘李钻天’，一向在老爷的主考官那里伺候。今天一早他就叫我去，吩咐我说老爷还没娶夫人，叫我来伺候老爷。这里有他的一封信，麻烦你传进去。”抱琴接过信说：“那请你进来，稍等片刻。”说完转身离去。

李钻天刚跨进门，就听有人骂道：“李钻天，你好不讲理！状元老爷听说我的名气，派人请我来做媒，你又跑来抢什么生意？”

李钻天定睛一看，说道：“噢！原来是张铁脚！你真没羞耻！状元的座师见我平日老实，特地写信让我来做媒，你凭什么捕风捉影来抢别人的主顾？”

张铁脚气冲冲地骂道：“呸！老骚货！不知道用什么卑鄙的手段骗了个没图章的帖，到这里来吓鬼。你真老实！前天给王翰林的夫人兑换金子，七成当作十成；给朱锦衣的奶奶兑换珍珠，十串算成五串，现在他们查出来，正要找你算帐呢，还亏你说自己老实，真是没羞耻！状元老爷绝不会让你做媒的！”

李钻天听罢，咬牙切齿地骂道：“呸！老娼妇！你发什么骚风呀？谁不知道你的丑事？前天替吴总兵娶亲，把寡妇当作黄花闺女，被他的士兵拔掉了两边的鬓发；替孙百户讨个续弦，把丫鬟当成小姐，被他的手下痛打一顿。这些丑事谁人不知？哪一处不晓？还亏你在这里自吹自擂！状元老爷又怎么会让你做他的媒人？”

二人正吵得不可开交，抱琴走出来说：“你们都不要争吵！我家老爷说，他的媒是不容易做的，要亲眼看过，并且十分中意，才能下聘礼。你们要说的亲事，如果能够相看的，就来说；如果不能相看的，就不必说了。”

二人听罢，惊讶地嚷道：“唉呀！这怎么行呢？人家都是门第高贵的千金小姐，怎么肯让人随便看呢？”

抱琴说：“既然不行，那就不用说了。二位请回吧！”说着，便要去开门。

二人急了，挡住他的路说：“你不要这么着急啊！让我们想想办法。”二人转着脑筋，不久便说：“有了，我们可以让老爷相看。明天老爷参加游街，我们就同小姐站在一起观看。你现在已经认得我们，只要看见同我们站在一起的就是小姐。如果老爷中意，你就点点头；如果不中意，你就摇摇手，我们好赶到另一家去。”说完，便朝门外走去。

## 十五、插花披红，择偶逛京城

第二天，天气晴朗。京城的大街小巷都挤满了人，许多富家的公子小姐也倚楼而立，都等着观看游街的队伍。

不久，锣鼓敲响，音乐齐奏。人们嚷着：“来啦！来啦！”便踮起脚，伸长脖子望过去。只见新科状元穿着冠带官服，头上插上宫花，骑在披红的俊马上缓缓走来。有人窃窃私语说：“这个状元真是英俊潇洒，人材同文才一样好！听说还没娶亲，不知道谁家的女子能结上这门好姻缘。”

张铁脚早已闻到风声，急急地跑进一个府里，喊道：“李小姐，快点！状元马上就要来了，你赶紧随我上楼去。”李小姐已经梳妆完毕，听她说话，又走到梳妆台前，照着镜子说：“张妈妈，你看！我用铅粉敷成芙蓉面，用胭脂涂了血红唇，用凤仙花染了玉指甲，你说像不像观世音再世？”

张铁脚草草地说：“像！像！我替你在香炉里燃了些香，等状元过来闻到，就知道你喜欢清雅，更有相中的可能。我们上楼吧。”说着，拉起李小姐的手上了楼。

韩琦仲骑在马上，满面春风，用挑剔的目光仔细审视着眼前经过的女子。抱琴跟在旁边走着，偶而回头望望，或悄声说句话。

他们慢慢地行进着。突然，抱琴小声地说：“老爷，那楼上站着张媒婆，旁边的那个女子一定就是小姐。”

韩琦仲放眼望去，心里说道，“此女子故意卖弄风情，弄得油头粉面惹人厌，可惜了那空中弥漫的香气和曲折缥缈的盘烟。我不会被她迷惑，分得清真假美丑。”他轻声地说：“此女子过分娇揉造作，就免了吧。”

抱琴听了，用力对着楼上摇摇手。转眼间，张媒婆与那小姐便消失了。

韩琦仲一行人继续向前走着。转过一条大街，抱琴指着对面的楼台说：“老爷，李媒婆在那里！旁边的小姐长得挺好看。”

韩琦仲仔细地看了许久，暗自说：“这位小姐乍一看，杨柳腰美容颜，的确惹人爱怜。可细细瞧来，她两边的桃腮退去了颜色，柳叶眉间堆积着哀怨，也许是过分的挑剔，也许是爱慕虚荣，错失了时光，耽误了嫁娶。我没有殷实的家私和世袭的名声，哪里能满足她需要的一切？”便轻声对抱琴说：“此女子依仗自己的好容颜，眼光太高，不合我意。”

抱琴听了，又朝楼上摇摇手。只见李媒婆对小姐说了两句，那小姐擦着眼泪，浑身一软便倒在李媒婆身上。李媒婆赶紧扶住，将她搀下楼去。

日近中天，游街的队伍在一座小桥边稍加休息。韩琦仲已经有些疲惫，抱琴暗自埋怨走得太累。

这时，张媒婆满头大汗地挤过人群，来到他们旁边，神秘地说：“状元老爷，我又替你选了一个，包你满意！”便指着对岸的楼台上说：“老爷，你看！那位小姐的容貌娇美，更好看的是她的发式，那是最近最流行的牡丹头。高高的发髻，蓬松宽阔的鬓脚，像一朵盛开的牡丹花，真是太漂亮啦！”

韩琦仲看了看，暗自发笑，想道：“唉呀！要是女子都梳成这样时髦的头发，倒不如那痢痢头上长着如毡的短发！这种奇特怪异的装束，让人见了就作呕，哪里还有其他心情呢？”想到这里，便推口说：“我现在很累了，不想再看了，你走吧！”

张媒婆勉强笑着说：“既然这样，我就不打扰了。等你休息好后，我再替你选几个，你会满意的。到时候，我会拿到媒钱的。”说完，便转身走了。

休息完毕，鼓乐重新响起，游街的队伍继续前行。韩琦仲仍然骑着俊马，昂首走在队伍的最前头。

只剩下最后的两条街了，韩琦仲颇为失望，默然想着：“这偌大一个京城，年轻女子成千上万，可大多是装出的娇媚模样，没有让人爱怜的天然姿色，又怎么能合我的心意呢？看样子，我的意中人太难找了！”

忽然，抱琴有些激动地悄声说：“老爷，你看前面！那个与李媒婆站在一起的小姐非常漂亮，恐怕你没有什么可嫌弃的了。”

韩琦仲望着说：“嗯！相了一天，就只有这个还看得上眼。她恰似一株忘忧的萱草，叫人见了便心中舒畅。”

抱琴高兴地说：“那老爷是中意了？我赶紧给李媒婆点头答应吧。”韩琦仲连忙阻止说：“不行！她是七分妆扮三分容貌，四分天然六分人工，覆盖在衣服上的银红色虽浅，可衬罗衫的石榴裙太鲜艳。凭心而论，她只能勉强做个小妾，怎么能居正位，把夫人的权利专？我与她缺少前世注定的姻缘！”

抱琴有些不服气地说：“这样的女子，你怎么还看不中？依我看，你这样挑选，哪里还有女子能相中？你也许是成心不娶。”

韩琦仲摇着头说：“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！”心中懊恼地想：“哪里是我不想娶？人常说，看花自古在长安，谁料想花虽多却不耐看。我看遍了京城的春色，可并没有闻到天香，更没有见到国色。我又怎么能草草率率，随意订下一门亲事呢？”

日暮时分，游街完毕。韩琦仲和抱琴拖着极度疲乏的身体回到状元府。

韩琦仲坐在椅子上，失望地说：“唉！我以为京城美女如云，一定能够让我早日结良缘。谁知道十有八九叫人掩鼻而过；经得起注目相看的，百里之内也没有

二个。真是太让人失望了。”

抱琴劝解说：“老爷，你别灰心。我听人说，扬州自古产琼花，也一定有绝色的女子。不如我们请假回乡，顺路到扬州去选美女。你说怎么样？”

韩琦仲听了，高兴地说：“那太好了！明天我就去请假。现在赶紧休息。”抱琴听了，便转身离去。

## 十六、洞房闹婚，梅夫人赔情

清晨起来，戚补臣独自到花园中散步。园中一片寂静，偶而有一两声鸟鸣，空气十分清新，景色颇为优美。

戚补臣独自走着。他无心欣赏周围的一切，愁思始终萦绕在他的胸怀。他不禁想起了往昔的岁月——

当初，戚夫人生下一个儿子就去世了。自己怕儿子夭折，便全心全意地抚养他，甚至过分宠爱放纵他。谁知儿子长大了，却不思上进，只喜欢做不正经的事。前些日子，还有韩家侄儿与他同窗研讨学业，虽然他心如野马，却还象被束缚住的猿猴。可自从韩生进京赴试以后，儿子则象脱缰的野马，白天赌钱，晚上嫖妓，很难见到他的影子。自己再怎样责备训斥，他都当做耳旁风，不予理睬。

如今，自己已无可奈何，只得想出给他娶媳妇的办法。他纵然不怕堂上父亲的威严，或许还能接受枕边妻子的教诲，做些正经的事。以前詹年兄上任的时候，曾嘱托我给他两个女儿选女婿。我听说詹兄大女儿是个平常的女子，二女儿才貌双全。我仔细衡量考虑一番，决定将詹家大女儿许配给儿子，二女儿许配给韩生。本该一齐下聘，但想到韩生在京中万一考中，接受了别人家的丝鞭，恐怕不太妥当，便暂且搁下。只请媒人去詹家替儿子做媒，还不知詹家肯不肯答应。我也只能在家中等待消息了。

他正想着，管家走上前来说：“启禀老爷，媒婆已经来了，正在厅堂里等着呢。”戚补臣说道：“知道了。我这就进去。”说着，便急急地走出花园。

戚补臣来到厅堂，媒婆就迎上来嚷着说：“成啦！成啦！戚老爷，我遵照你的吩咐，到詹家去替少爷说亲，詹夫人听了非常高兴，满口答应下来。只有一件事，她说詹老爷不在家，没有准备嫁妆，想先请少爷到她府上成亲；等詹老爷回来，再准备嫁妆，然后一齐送回戚府。”

戚补臣听罢，心中立刻轻松了许多，高兴地说：“这样更好。等我挑选个吉日，一面下聘礼，一面送去成亲就是。”

媒婆说：“那我就告辞了。”说着，转身出了厅堂，走出戚府大门。突然有几个人敲锣打鼓地走来，问道：“这是戚布政的家吗？”媒婆说：“是的！你们有什么事吗？”来人答道：“我们是来报喜的！”说着，走进大门。

戚补臣听见锣鼓声在府中响起，便走出大厅问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来说：“我们是报子。韩世勋是住在你家吗？”戚补臣回答说：“是的。有什么事吗？”

报子施礼说：“恭喜老爷！韩相公中了头名状元！”戚补臣怀疑地说：“真的吗？你们弄错了没有？”

报子说：“是真的，没有半点差错！登科喜报就在这里，请老爷仔细看吧。”说着，将喜报递上。

戚补臣看了说：“的确中了状元！快请你们去领赏。”管家应声，领着报子走了。

戚补臣看着喜报，高兴地说：“谢天谢地！老天不负奇才，从民间选拔英豪。我当初接受朋友托孤之命，到如今也可以有个交待了。我将他抚养长大，原本不是为了贪图报答。他中了状元，我为他自豪。我的儿子虽然不成才，可也订下了门当户对的亲事。算得上双喜临门，我要喝个痛快！”说着，便走出府门，朝酒馆方向去了。

几天以后，詹家张灯结彩，喜气洋洋。戚公子穿着新郎的衣服，詹爱娟身穿新娘衣、头罩纱巾，双双来到堂上举行婚礼。霎时间，音乐此起彼伏，贺喜声接连不断。

夜幕降临，更鼓敲响，人们簇拥着将新郎、新娘送入洞房，点上红红的蜡烛，便喜笑颜开地走了。

戚公子被摆弄了一天，心里早已不耐烦，急着想看新娘有多美。此时，见众人散去，便迫不及待地揭开新娘头上的纱巾。他大吃一惊，心里大呼道：“唉呀！我原以为詹家小姐是一位漂亮的女子，没想到她居然那么丑！瞧她那凸鼻子凹眼睛，真是奇丑无比。虽说我以前嫖女人，常常美丑不论，可从没见过象她这样丑得绝伦的。这哪里还有什么新婚快乐，简直是让人活受罪！”

爱娟见戚公子揭了头上的纱巾，就闷闷地坐在那里，有些奇怪。她忍不住偷偷看去，有些吃惊地说：“戚郎，我与你只有一年没见面，你怎么就老成这个样子？是不是内心忧愁，害了相思病，才变得面容憔悴。”

戚公子听了更为吃惊。可爱娟全然不知，继续说：“那一晚呀，都是奶妈不好，直撞进来，吓跑了你。可我从那晚起到现在，就一直想着你，等着你，流尽了千行泪，才总算等到了这一天。”

戚公子听到这里，拍着桌子，大怒道：“呸！你这丑淫妇！你难道瞎了眼，连人

也不认得了！你仔细看看！我哪里到过你家？哪里见过你？哪里撞着过什么奶妈？不知道你被哪个淫夫奸污了，还恬不知耻地把我当成他！我恨不得杀了你！趁我还没动手，你赶紧给我叫仆人，快点准备轿子，我要回家去！”詹爱娟知道认错了人，惊吓得大哭起来。

梅夫人正要休息。忽然听见洞房里传来哭闹声，心里想：“为什么洞房里闹个不停？是不是女儿娇羞害臊，不解风情，公子粗鲁莽撞、不会温存？我这做母亲的又怎么能去教？就由他们自己解决吧。”

可闹声越来越大，她怕旁人听见耻笑，就走到新房门口，敲门道：“贤婿，你们这是怎么啦？为什么这样吵？”

戚公子拉开门，吼道：“我不是你的女婿，你的女婿去年就有人做了！”梅夫人吃惊地说：“女婿，你说什么糊涂话？我没听懂，请你指教明白点。”

戚公子怒气冲冲地说：“指教，指教，还是不说为妙！如果我说出来，只怕你要上吊！都是你治家不严，黑夜里开门请强盗进来，预先被别人梳拢了你家的贱骨头，如今教我来承担这乌龟的名号！”

梅夫人大惊失色地说：“不可能？我家门禁森严，三尺男童都不得擅入，哪里有这样的事？请问贤婿，这话是谁说的？难道是想诽谤我女儿吗？”

戚公子冷笑着说：“哼，诽谤！我请问，别人想诽谤你女儿，你女儿肯自己诽谤自己吗？这些话都是你那宝贝女儿亲口说的！”

梅夫人压着心头的怒火，对爱娟说：“你这个贱人！居然做出这样不争气的事情，还要对丈夫说，真是要把人给气死了！你给我从头说清楚，不然的话，我饶不了你！”

爱娟停止哭泣，低声说：“去年清明节前，有个戚公子的风筝掉在我家。他黑夜里来取，我们说了几句闲话，其实一点也没有别的事。那晚灯暗，我没有看清楚，今天还以为是他，就提起旧话，哪知道不是那个戚公子。”

梅夫人捶胸顿足地骂道：“你真是作孽的冤家！做出这种败坏爹娘脸面的事来，该怎么办呢？该怎么办呢？别人知道，可怎么得了啊！”

她哭骂了半天，才擦了眼泪，对戚公子说：“贤婿，这都是我女儿不争气，怪不得你要发火。只是今夜你如果不成亲就回家去，那我家的体面固然坏了，就是你府上的名声，恐怕也有些不好听。我替小女给你陪罪，求贤婿多多包涵，暂时结为夫妻，图个正房假号，以后就随便你去娶三妻四妾。不瞒贤婿，你丈人还有个小妾，就住在隔墙那边，平时与我合不来。如果让她知道，我这一生怎么受得了她尖酸刻薄的嘲笑？”

戚公子听她说了一大篇，根本没当回事，直到听说随他娶三妻四妾时才有些

动心，便说道：“那就对她说好，成亲之后我就要娶小妾。世界上的女人，常常是貌丑且淫荡的人却格外会吃醋。不要等我娶小妾的时候，她又在旁边放肆起来。”

梅夫人委屈求全地说：“不会的！有我在这里，贤婿不要多虑。”接着，又将爱娟拉到戚公子面前说：“你赶紧过来谢谢戚公子！不过，我只能饶你个初犯，如果以后再是这样，我就连前一桩一齐发落，决不轻饶！好了，你们两个赶紧安歇吧。”

梅夫人走出来，将门关好。抬头望去，月亮已经西斜，天边现出了黎明的曙光。

## 十七、谨尊圣旨，出征到边城

暮春时节，京城的街道两旁杨柳轻拂，偶而也有从楼台上飘下的花瓣。游春的人早已离开，城里显得有些空荡。

韩琦仲独自坐在书房里，懒懒地翻看着书，心里想：“我向朝廷请假回乡，已经提出许久了，可一直没得到回音，去扬州选择配偶的事也没办法进行，真让人烦心！我以为功名或早或晚，都是身外之事，与我没什么相干。而婚姻却不能太迟缓，否则忧愁会使得红颜变苍老。朝廷迟迟没有回音，不知是什么原因？”他无心读书，索性闭目养神。

突然，他听见有人喊着：“圣旨到！”他立即整理好衣服，出来跪地接旨。宫中使者展开圣旨读到：

诏曰：请求征战杀敌，从前曾有终军；投笔从戎以封侯，今天岂无定远侯似的人。军事本领可以验证他的政治才能，当将军则是做宰相的基础。现在蜀地连连传来警报，朕为之震怒，因此要施行讨伐，重整军队。只有选出主将之才，征讨之功才能奏效。如今根据内阁大臣的保荐，称翰林院修撰韩世勋，素来通晓兵法，文才武略兼优，因此委派你带领军队，星夜驰往进剿。赐你上方宝剑，耽误军令者，不妨先斩后奏；有关的军政大事，只要有利于国家，就任凭你根据具体情况处置。捷报一到，进官三级。迅速施展你的奇计，以符合王命的号召。谢恩！

韩琦仲三呼万岁，接过圣旨。使者问：“先生既然已接受王命，准备何时出发？”韩琦仲答道：“蜀地警报紧急，圣上的期限很严，小弟今日就上路。”使者说：“这样就来不及相送了，我们在此告别吧。”说完，告辞而去。

不久，韩琦仲就来到军中，整顿好兵马，浩浩荡荡向西川边城开进。一路上，旌旗飘扬如龙蛇变幻，刀剑闪光如耀眼的闪电，鼙鼓声声震撼着山岳，也震撼着

人心。

经过昼夜兼行，跋山涉水，韩琦仲带着京师精锐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到了西川边城，受到了城中军民的热情欢迎。

詹武承也出外将韩琦仲迎进官衙，并吩咐人安顿好新来的军队。布置完事宜，二人便坐下休息。

詹武承说：“先生刚得中新科状元，便前来防守边疆，这真是皇帝的重任，值得千古荣耀的。”韩琦仲谦虚地说：“晚生参加科举只是学人走路，所谓独占鳌头也不过是滥竽充数，接受王命前来边塞，也只是依附驥尾而行。还求老先生多多启发帮助，才能共渡艰难的局势，守好疆土。”

詹武承暗自想：“他是一个年轻书生，从来没有参加过战斗，又哪里会懂得什么军事。我先试探他一下济世救民的军事才略，再作打算。”想到这里，他便说：“现在敌寇势力猖獗，百姓骚动不安。先生接受王命而来，一定有奇谋妙策。请问用什么办法可以平定叛乱呢？”

韩琦仲说：“晚生刚到这个地方，不知道蛮敌有多少兵力，有什么动向。我想先请老先生介绍一些有关的情况，好让我据此提出些菲薄的建议。”

詹武承略微皱起眉头，说道：“贼寇的势力的确令人忧虑。他们由着性子作战，根本不照兵书的法则。他们冲锋开路的不是精兵壮马，而是那凶猛庞大的象群。大象开路则所向披靡，就是拿柁机、貔貅这些怪兽，也难以抵御，再英勇的士兵也无可奈何。你说该怎么对付呢？”

韩琦仲听罢说：“原来贼寇用的是象战。依我看，只能智破，不能强战。”詹武承点头说：“是的。我也这么认为。不过，有什么计谋可以取胜呢？”

韩琦仲想了想，说道：“我听说象是不可以用人去抵挡的，但用狮子就可以抗拒它。既然贼寇不按兵书的常规去用兵，而是由着性子去作战，我们也可以效法，灵活机动地迎战。他们用大象打头阵，我们用猛狮做开路先锋，保证我们也所向披靡，叫他们的猛象难以抵御，更不用说那壮马强兵！”

詹武承听了说：“这个计谋的确不错！可是我们到哪里去找狮子呢？”

韩琦仲回答道：“真狮难得，我们就用假狮。当年宗悫就制作假狮抵御了林邑王的真象，使真象惊慌而逃。我们可以命令军中做几个假狮子等候，当与敌人对阵时，便出其不意地把假狮子推出来，那大象突然看见，来不及辨别真假，自然惊慌失措、落荒而逃。那时，我们再乘胜追杀，就能一鼓作气，将贼寇全部消灭，平定叛乱。”

詹武承由衷地佩服说：“这个计谋非常妙！我立刻吩咐下去，让军中做好准备，依照这个办法尽早去剿灭贼寇。”

接着，二人便继续讨论并制定作战计划，直到深夜。

## 十八、智破象阵，雄狮打先锋

这一天，阴云密布，风声萧萧。詹武承、韩琦仲带着大队人马，走出西川城，朝贼寇的兵营逼近。

他们来到一座山脚下。韩琦仲见这里山高地广，可以当战场，就对詹武承说：“老先生，这里地势较好，不如就在此地安营扎寨，等探子回来，看贼兵离这里的远近状况，再商议搬迁的问题。”

詹武承说：“先生的话正合我意。”接着，对传令兵说：“传我的命令，队伍就暂时在这里扎营！派些士兵在岭上搭起将台，让我和韩老爷观察山川形势，以便埋伏奇兵。”传令兵应声而去。

过了一会儿，有人来报告说：“启禀两位老爷，将台已经搭好，请登台。”詹武承便与韩琦仲一齐登上去。

他们站在台上，向远处眺望，只见峰峦叠嶂，深远曲折；满山的树木郁郁葱葱，望不到尽头，层层密密，走进去就会迷失方向；空谷幽静，突然有人低叫一声，却传来阵阵回音。二人齐声说：“这真是藏兵的好地方！”

他们正看着，探子已经来到面前。韩琦仲问道：“贼兵离这里有多远？”探子说：“启禀老爷，贼兵起先还在十里之外驻扎营寨，听说官兵到了，正朝这里赶来迎战呢。”

韩琦仲说：“这样也好。”就与詹武承紧急商量一番，并将所有将领召来。

韩琦仲高声说道：“京营将官，听我的命令！你们先把精锐的力量藏起来，等贼兵来到，刚一交锋便假装打败逃跑，让他们喜气洋洋、擂鼓冲锋。然后突然间推出神狮，阻挡象阵，大象惊逃，贼兵自然倒戈。这时，你们就听我的鼙鼓声、火炮声，再振奋军威，全力追杀过去。”京营将官得令而去。

詹武承也下着命令：“本营将官，听我指挥！你们先带领部分精兵，埋伏在山势曲折处，不要高声说话。只等那假狮王驱赶象兵经过山腰，你们就一齐拥出，截住咽喉之地，不要让贼兵逃跑。然后擂鼓呐喊，会合天兵，同心协力，长驱直入捣毁敌巢。”将官们应令而去，整顿人马准备战斗。

此时，掀天大王也带着强兵猛象，气势汹汹地朝官兵迎来。

他骑在象上大声说：“士兵们！自从我们发兵以来，杀人如割草，攻城似破竹，没有一处官兵敢和我们打仗。只有西川地方，由詹武承那家伙镇守，虽然将老兵

残，却多亏有几个神兵守卫，才保住了几年的性命。如今又来了个新科状元，居然敢统兵来围剿我们。我看，那詹武承是个龙钟老态的老汉，新状元是乳臭未干的毛孩，料他们也没什么本领，而且出了西川城，那几个神兵也不会再来替他们冲杀。士兵们，杀掉他们的时间到了！赶紧喂饱象，备好马，冲上去杀掉他们。”他这翻狂妄的话语刺激了贼兵的心，争先恐后地向前行，气焰更加嚣张。

他们远远地已能隐约看到官军的旗帜。掀天大王说：“前面就是官兵了。队伍停止前去，摆开阵法，大象在前做先锋，人马在后紧跟。听我的命令，一齐杀向前去！”

不久，战阵摆好。掀天大王一声令下，贼兵们猛冲上去。官军抵挡不住，节节败退。掀天大王喊道：“快冲啊！官兵被我们打败了，抓住詹武承、新状元的有重赏！”贼兵们果然喊着冲杀着，象群也在前横冲直撞。

突然，从树林中跑出数十只狮子，张开血盆大口咆哮怒吼着，腾跃的身体像赤色虎、斑纹豹般矫健威猛，直朝象群狂奔过去。象群猛然间看到这猛烈的雄狮，顿时魂飞魄散，转身便从贼兵中逃出去，踏翻了许多贼兵和战马。一时间，人慌马乱，贼寇溃不成军。

掀天大王侥幸逃开大象的踩踏，正要整顿队伍再次进攻，哪知树林中又响起阵阵喊杀声，如惊涛骇浪般震得山欲动、地在摇，官兵们蜂拥过来，将贼兵砍杀过半，剩下的贼兵抱头鼠窜。

掀天大王带着残兵败将拼命逃着，看见官兵没有紧追过来，才稍稍松了一口气。他心里想：“没料想詹武承竟有这一招，让我损失了大半兵力。现在被他们追得人疲马倦，可是停又停不得，想走大路又怕有伏兵，还是走小路为好！”想到这里，便朝着小路走去。

他们刚走到山腰转弯处，突然见官军在前后同时杀出，以排山倒海之势向他们压来。贼兵无路可逃，纷纷丢盔弃甲，举手投降。掀天大王负隅顽抗，被乱刀砍死。

一场战斗结束了。士兵们驱赶着大象，押着俘虏，提着首级往回走。

詹武承和韩琦仲来到刚拼杀过的战场察看情况。众将领前来报告说：“启禀两位老爷，贼兵已经被我们彻底打败，死伤无数，剩下的大多投降了，只有个别逃跑了。大象也全部被我们夺过来了。”

詹武承高兴地说：“赶快吩咐下去，准备犒赏有功之人！另外，再派些人进山搜索，诛杀剩余的贼兵，不能让他们跑掉！俘虏的贼兵，只要他们愿意改过自新，就放他们回去种田打柴，不得滥杀。”众将领应声而去。

## 十九、丑女无奈，又空设陷阱

日已当空，爱娟仍然躺在床上酣睡着。一束强烈的阳光，透过纱窗和帘幕，直射到她的脸上。她渐渐地被刺激醒来，伸手摸摸枕边，空荡荡的，她知道戚友先又早走了。

她侧起身，躲开光线，想道：“戚郎又到哪里寻花问柳去了。唉！自从成亲之夜露了风筝的马脚，便坏了我一世清白名声。如今还不满一月，他就想要娶小老婆。我若说个‘不’字，他就要把事情张扬出去。可是这世上的小老婆能娶吗？如果真的娶进来，假使三个夜晚要分出一夜，我半年就要守两个月的空房；假如两晚轮我一夜，就是活一百岁也要守五十年的寡！这真叫人毛骨耸然！我仔细想来，自己有了那些小过错，这一辈子要想他循规蹈矩，替我守节，恐怕是不可能的。如果容许他娶小妾，不如答应他嫖妓；如果允许他嫖妓，又不如容许他偷情。这是因为妓女送旧迎新，不靠一人养到终身，不象小妾是个贴在骨头上的疮，所以娶小妾不如嫖妓。那又怎么说嫖妓不如偷情呢？因为娼家去来自由，让他无拘无束；可若与良家女子偷情，则需要有人传递书信，定要受许多限制，就还有许多时间与妻子在一起，所以最好开这条门路。”

她想了许久，便懒懒地起身，穿好衣服，走到院子里，只见戚友先正站在院子中间的隔墙下看着什么。她非常奇怪，便轻手轻脚地走了过去。

她站在戚友先的背后，见他用一只眼睛贴在墙上的小洞朝那边望去，口中低低地喊着：“二小姐！二小姐！”

爱娟心里想：“噢！原来他是看中了我家妹子，才没出去。既然如此，我不如将计就计，让他勾搭上手，叫他也做桩亏心事，省得总数落我以前的事。而且三娘平时喜欢夸嘴，说她的教法比我母亲的要好得多。现在让她的女儿也弄出些事来，等我拿住把柄，省得她欺负别人。我这一桩事可以箝住三人的口，又免去了娶妾的后患，真是太妙啦！”

她想到这里，非常得意，听见戚友先又稍稍提高嗓音喊“二小姐”时，便高声地答道：“大姐夫！”戚友先回头看见，大吃一惊。她说道：“你叫得这样亲热，我如果不替她答应一声，岂不是太辜负你了。”

戚友先听了，笑着说：“娘子，你怎么这样识趣！我正有话要与你商量，咱们回房去慢慢说。”便搀着爱娟走回房中。

他拿椅子让爱娟坐下，然后说：“我看你妹妹长得非常漂亮，就象天女下凡，

我对她也非常多情，想把她当作二乔合在一起。”

爱娟嘲笑着说：“花街柳巷有那么多漂亮女子，你选几个嫖嫖就是了，何必想着隔墙的红杏呢？”戚友先说道：“我采遍了墙上花路边草，全都是普普通通的，哪里比得上这琼花玉蕊所特有的奇香呢！”

爱娟不加理会地继续说：“你今天要娶小老婆，明天也要娶小老婆，尽管娶漂亮的来受用就是了。我詹家没有什么好女子！”戚友先耐着性子说：“如果能得到她，我情愿守坚贞，不再娶小妾。”

爱娟说：“你现在花言巧语，骗我替你做牵头，只怕你到手后又不是这样说了。”戚友先急着说：“我对天发誓：老天爷！我戚友先如果与二小姐有了私情，还想再娶小老婆，就叫我生烂疮、不得好死！”

爱娟慌忙说：“这怎么可以？你死了，我还得守寡，活受罪！好吧！我就替你想了个办法，让你能够下手。不过，你要温柔些，否则她的性子可不好惹！”戚友先连连点头。

第二天上午，空气凉爽，庭院清闲。淑娟梳洗完毕，便独自走到院中的石桌旁坐下，开始做起针线来。

不久，爱娟的奶妈走来说：“二小姐：大小姐说，花缸里开了一朵并蒂莲，请你去一起玩赏。”淑娟一边做着针线一边说：“现在不比从前了。有姐夫在家，男女混杂不雅观，我不便再过去了。”

奶妈说：“戚公子回去看父亲，要好几天才回来。大小姐在家很闷，所以请你去作伴，一起玩。”淑娟听了，停住手说：“既然这样，我就收拾好针线，与你同去。”说完，便收拾停当，与奶妈走到东院。

淑娟刚跨进爱娟的房门，就听爱娟大声说道：“妹妹，你来了！我一直因为你姐夫在家，没能请你过来，心中很想你。”淑娟说：“承蒙姐姐挂念！咦！姐姐，你的床边为什么挂着一口宝剑？”

爱娟回答道：“我从小就有点怕鬼。母亲说宝剑可以镇邪，因此叫我把它挂在床头，也好避避邪。”又转头对奶妈说：“我们姐妹在这里看花，你去泡些茶来。”

爱娟拉着妹妹的手来到花缸前，指着花说：“妹妹，你看这两朵荷花，开在一条枝茎上，多么好看！说来也真奇怪！我年年种荷花，从没有见过开出并头花的；今年与你姐夫成了亲，它也装妖作怪，学着人做起风流事来。”

淑娟微微地笑着说：“姐姐，你不要用轻浮的语言将花诽谤，可怜它不懂人语，难以申诉心中的冤屈。这只不过是根蒂好，偶然开花成双，哪里是因为所见才联成一房。”

爱娟才看了片刻，便心不在焉，大声地喊着：“送茶来！送茶来！”可没有回音。

她愤愤地说：“怎么回事？奶妈和丫鬟们都干什么去了？妹妹，你坐一会儿，我去看看。”她见淑娟仍然看着荷花，便轻轻地走出门，再轻轻地将门反锁上了。

此时，戚友先躲在马桶边黑魆魆的地方，早已不耐烦，便乘机悄悄走出来，心想：“我本应该走过去与她温柔体贴一会儿再动手，可是怕她见了我就惊慌做作。我不如乘她不备，从背后走过去，一把搂住，叫她无法脱身。”于是他悄悄地走上前，正想搂住，不料淑娟猛然回头看见，惊慌地躲着，大声叫道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你从哪里出来的？为何这样放肆？姐姐，快来呀！”

戚友先伸开双手，一边朝淑娟逼去，一边大笑着说：“小姐不必喊叫，这是令姐的好意，要成全我俩的这场姻缘，才出去回避的。你如果不相信，去看看房门，那是反锁着的。我求你发发慈悲，成全了我吧。”说着，朝淑娟越逼越近。

淑娟极力地躲避着。当戚友先猛扑过来时，淑娟一闪身，躲到床边，一眼见到那口宝剑，便迅速取下，愤愤地说：“我今天中了奸人的计。你好好地放我出去就算作罢；如果不放我出去，我就要借她的宝剑杀了你，只当驱除鬼怪！”

戚友先想：“哼！她是想吓唬我。不如我乘此机会也吓吓她！”便说道：“小姐，我为你害下不尽的相思，你如果不肯搭救我，我就会死去，倒不如求你把我杀了吧。”说着，便跪地嚷着：“你杀吧！杀吧！”

淑娟愤怒地说：“收起你的鬼把戏！不要以为假装拼死就能骗我。我也是一个贞烈的女子，偏要砍断你的头！”说着，便挥动宝剑，想要砍杀下去。

戚友先见状，惊恐地躲避着，心想：“我本是假意求死以换好事，谁知她真的要杀我。”戚友先东躲西藏，毫无用处，便大声喊着：“娘子救命！快来救命！”

爱娟在外听到叫喊，不知有什么事，便赶来打开门，见淑娟正拿着宝剑追赶戚公子，急忙说：“妹妹，你为什么动起武来？”淑娟愤怒地说：“我与你是嫡亲妹妹，有什么冤仇？你却设下这样的陷阱来害我。走！和你一起到母亲面前说清楚！”说着，便扯住爱娟要走。

爱娟一面让她松手，一面说：“妹妹，自古道：‘用酒劝人，终无恶意。’你不愿意就算了，何必告诉母亲呢？我给你陪不是，求你宽恕了吧！”说完，便跪在地上。

淑娟看着说：“不告你也行。不过，从此我们一刀两断。”说罢，扔下宝剑走出去了。

爱娟见妹妹走了，又见戚友先惊魂未定的狼狈相，站起身来嘲笑说：“这事是她不愿意，我也尽心了。从今以后，‘娶小’二字就不要再提。你这样的才子，只好配我这样的佳人，别再胡思乱想了！”便拾起宝剑，走出门去。

## 二十、凯旋归来，按察使提亲

洞蛮叛军平定以后，詹武承、韩琦仲同时接到班师还朝的命令。他们整顿了队伍，准备启程。百姓得知，纷纷杀猪宰羊祭祀上天，又捧着美酒佳肴，为官兵送行。他们二人一一谢过，便带着军队出发了。

詹武承骑在马上，望着韩琦仲英俊潇洒的身影，非常佩服，心中暗想：“这个年轻人聪明贤能，文韬武略俱佳，听说还没有娶亲。家中来信说，大女儿已经嫁给戚家，二女儿仍然待字闺中。我想他们二人能结成姻缘，也算郎才女貌，我会十分满意开心的。如今回朝，我要赶紧找人替小女做媒提亲。”他这样想着，只恨马儿走得慢，心里开始盘算起来。

詹武承他们回到京城，都受到皇上的嘉奖。詹武承晋升为兵部尚书，韩琦仲也越级提升，并设下太平公宴犒赏他们。

这一天，詹武承穿戴好冠带官服，早早地来到宴会的地方。他打定主意，想请他的好友按察使做媒人，便来这里等他。

不久，按察使身着官服走来。二人相见施礼后，按察使说：“老先生为何来得这样早？”詹武承说：“我有一事相求，因此先到这里来恭候。”按察使问道：“有什么指教？”詹武承答道：“我年老无子，只有两个女儿，如今大的已经成亲，只有小女儿还在闺中。我听说韩状元还没有娶妻，便想招赘作东床，想借重老先生做个媒人，不知是否可以？”

按察使听罢，捋着胡须说：“佳人才子，正该撮合成全。等他来了，我就对他说。”詹武承高兴地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在这里反不好谈，就暂到后厅稍坐，恭候回音。”说着，便拱手告别，走进后厅。

过了一会儿，韩琦仲阔步走来。按察使迎上前去相见，说道：“我在此恭候，有一桩喜事要奉告。”韩琦仲奇怪地问：“有什么好消息？烦您指教。”

按察使答道：“我听说你荣登金榜，可尚未娶妻，便不自量，想以媒人自荐，不知你肯不肯答应？”韩琦仲说：“承蒙先生看得起，请问是哪一家？”

按察使慢条斯理地说：“就是詹老先生的第二位小姐。听说她有倾城的容貌，咏雪的才华，正是先生的好配偶。”

韩琦仲听着，心中冷笑道：“这位按察使真是太可笑！不知他听了哪一个的骗人鬼话，在这里乱说什么‘她有倾城的容貌、咏雪的才华’！那张花脸是她美好的容貌。‘云淡风轻’是她的咏雪诗篇。如果不是我亲眼见过她的奇貌，当面试过她

的才学，也几乎轻信了错误的传言。这门亲事我决不答应。”

按察使见他半天没答话，便问道：“先生，你同意吗？”韩琦仲回过神来，说道：“承蒙您的深厚情意，又得詹先生的错爱，本当从命，但只因我父亲早逝，是戚补臣老伯把我抚养成人，现在婚姻之事，我不能自作主张。如今戚老伯在家替我选择配偶，一来我不敢不禀告就娶妻，二来怕事情两下有误，因而不敢轻易答应此事，还望先生谅解。”

按察使说道：“原来是这样。那我暂时告辞，待会再来奉陪。”说完，就转身向后厅走去。

按察使刚进后厅，詹武承就急着上前问消息。按察使摇摇头说：“韩状元说，他幼年丧父，多亏戚补臣将他抚养成人，所以婚姻之事不能自作主张。我无能为力了。”说完就走了出去。

詹武承有些失望，但转念一想：“我与戚补臣是很要好的同年。去年我赴任时，曾把女儿的婚事托付给他。看来两家的权柄都握在他一人手里。我不如马上写一封信送去，只说韩状元已经与我当面订好婚约，只因没有禀告他不能下聘，叫他在家成全这桩好事，岂不是太妙了吗？”

他正想着，有人便来催他入宴。他草草参加完宴会，便回到住所，匆匆写好书信，派人连夜送走了。

信使拿着书信，星夜兼行，快马加鞭地跑着。不久，便来到了戚府。

信使敲门说：“门上有人吗？詹老爷派人送信来了。”看门人打开门，并将来人带到堂上。信使拿出信说：“参见戚老爷！我家老爷拜上戚老爷，并呈上书信一封。”说着将信递上。

戚补臣高兴地说：“我这几天一直惦记着韩家侄儿，不知道他出征西川，胜负怎么样？也盼着他回来，好给他定下那头婚事。如今詹年兄与他同事，有信到来，也就可以知道韩生的消息了。”

他接过信，拆开看着，刚看几行，就欣喜地说：“太好了！蛮寇已经剿灭，他们进京复命了。”接着，又看信，大笑着说：“哈哈！天下竟有这样同心一致的事！我正想将詹家二小姐许配给韩生，没想到他们翁婿二人却已经订了婚约。只因为没有向我禀告，所以不敢下聘礼。现在詹年兄写信回来，叫我替行聘礼，这难道不是天从人愿吗？”

他把信仔细读完，又叠好信，叹息说：“想不到韩生中了状元，还是这样小心，把我当成父亲看待，将迎亲送礼、通名等事由我亲自做主，不白白地做个知书达理之人，也没有辜负我当初抚养他的一番心血。

他想了想，对信使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就暂时在这里休息一下。我马上派媒婆

过去,告知你家夫人,拣个好日子举行婚礼就是了。”

信使说:“夫人那里,我家老爷另有家信,已经说清楚了。只求老爷早些下聘,好让小人回去报告老爷。”

戚补臣说:“那好吧,我明天就下聘礼!等状元一回来,就立即举行婚礼。我写封回信,你把它带给詹老爷。”说完,要来纸笔,匆匆而就。

信使接过信,拜谢完毕,便告辞出门,又骑上马,朝詹府奔驰而去。

## 二十一、戚伯逼婚,状元难违命

一天清晨,一队人马朝着戚府门前走去。为首的人穿着官服,骑着骏马,满面春风。他就是高中状元的韩琦仲,征伐胜利、回朝复命以后,如今告假还乡。

韩琦仲此时心情特别舒畅,暗自想道:“我原以为出征边城要几年的时间,谁知一年后就得胜还朝,皇上不但破级提升,而且要把当朝宰相的女儿钦赐完婚。提升我很高兴,可婚姻却不想答应,所以只说家中已定下婚姻,连上三道奏疏,方才推辞脱身。如今我告假还乡,顺便去扬州选择佳偶。我想,洞房花烛指日可待,无须再为迟迟未婚而忧愁了。”

他想着想着,不觉已到了戚府门前,便令手下人前去通报。

不久,戚补臣急急忙忙走出门,高兴地说:“贤侄荣耀归来,老夫实该拜贺。”韩琦仲翻身下马,说道:“老伯不要客气!是小侄该拜谢养育之恩。”说完,二人互相拜贺起来。

戚补臣邀韩琦仲一同进屋,在大厅里坐下。韩琦仲说:“小侄本是孤独幼弱的孩子,父母早逝,承蒙老伯的养育扶持,才能有今天。老伯对我的大恩大德,如天覆地载,似君王和父亲,小侄感激不尽。”

戚补臣说:“贤侄过誉了!贤侄本是芝兰玉树,分种移根过来。我只不过是偶然栽培,就成了特殊人才。有了明亮的光辉庇护,我的晚年也荣耀了许多。”

仆人送上茶水,戚补臣啜了两口,继续说:“贤侄一去就是近两年。开始我得到你高中状元的信,便欣喜万分;后来又听说你奉命监督军队,指挥他们征讨进剿,心里又非常担忧。没想到你不但建立了奇功,而且作成好事定下婚姻,称得上双喜,我真是高兴得想发狂。你们都很有眼力,两个人的才华名望相称,家庭声誉相等,相辅相成,女婿虽然润泽如玉,岳父也清纯似冰,的确太适合了。”说着,又哈哈大笑起来。

韩琦仲越听越不懂,心里暗想:“老伯说的话太奇怪了!真叫人摸不着头脑。

我哪里定下什么婚姻？又哪做过什么好事？他是不是在做梦呀？”

韩琦仲又朝戚补臣望过去，仔细看着他，见他认真地说着，心中又猜测起来：“也许老伯另有用意。从来监督指挥军队征讨进剿的人，没有不掳掠民间妇女的。也许他怀疑我在西川带了什么女子回来做家眷，因此故意用这巧妙的话来试探我，看我是不是强娶了民女，带兵不稳重。”

他越想越觉得猜测有道理，便决定索性把它说明，说道：“老伯，小侄带兵之时军纪严明，没有掳掠民间女子，不曾有什么婚姻之事。请老伯不要疑心。”

戚补臣听了，又糊涂起来，说道：“谁说你掳掠民间女子哪？我说的是詹家那桩婚事。你怎么反倒自己生出疑心来？”

韩琦仲感到莫名其妙，问道：“你说什么呀？小侄没有和詹家订过什么婚事呀？”戚补臣说：“这就怪了！你和詹烈侯当面定好婚约，要娶他家第二位小姐，只是你说没有禀告过我，不好下聘礼，求他写信回来，叫我送聘礼。这一切，难道你忘了？”

韩琦仲大吃一惊，坚决地说：“小侄确实没有说这样的话！”戚补臣见他不肯承认，有些生气地说：“假如你没有说这样的话，那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信回来？岂不是诳骗我吗？我不相信他是那样的人！”

韩琦仲想了想，说道：“我想起来了。我们刚回京城不久，我和詹老先生一起参加太平公宴。他请按察使做媒，讲起这门亲事。我当时回答说：‘我从小蒙老伯抚养成人，婚姻之事不能自作主张。’”

戚补臣听了，大笑着说：“哈哈！怎么样！我说詹年兄不是那样的人，怎么肯写假信骗我呢？你刚才讲的话，与他信上写的话一字也不差。况且这门亲事也不需要他写信来说，我本来就有这个意思。只因为你在京中，恐怕另有聘约，所以迟迟没有下聘，想等你回来以后再送聘礼。”

韩琦仲听了这些话，一忧一喜，忧的是居然老伯也有心作成这门亲事，喜的是老伯要等他回来才下聘，便说道：“这么说，还没有下聘礼？这件事以后再说吧。”

戚补臣急着说：“怎么没有下聘？他的信来了以后，我知道你在京城没有另聘，只定下这门亲事，就立即派人送去了聘礼！”

韩琦仲大吃一惊，失望难当，呆呆地望着前方。戚补臣察觉后问道：“贤侄，你为什么如此惊慌失措？依我看，这桩婚姻定得不错呀。他家的二小姐才貌双全，日后你们二人一唱一和，不正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吗？”

韩琦仲茫然地说：“请问老伯，这‘才貌双全’四个字，是老伯亲眼见到的，还是亲耳所闻的呢？”戚补臣答道：“当然是耳闻的。”韩生说道：“自古言：‘耳闻是

虚，眼见为实。’小侄听说这位小姐竟然是奇丑难堪，一字不识的。照我说来，这种容貌惊人、不懂诗句的女子，最好是嫁个不识字的普通人。”

戚补臣劝说道：“你也不能完全以相貌和才学取人。自古说：‘娶妻要娶有德的，娶妾要娶美貌的。’你将她娶过来，如果容貌果然不出众，你做状元的人，随便再娶三妻四妾，又有谁敢阻拦你呢？这样，你妻贤妾美，有什么不可以的呢？”

韩琦仲想了想说：“就依老伯所说的，妻子的容貌可以不要，可德行总是要的吧？”戚补臣不加思索地回答道：“那当然。女子以德为主，怎么可以不要呢？”

韩琦仲说：“这样就行。小侄又听说这位女子不但形貌丑陋，她的名声更是丑恶难听。她作风淫荡，行为不端，简直让人不能容忍！”

戚补臣感到非常奇怪，说道：“这是谁说的？我问你，她在家就有见不得人的丑事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是你亲眼看见的呢？还是你亲耳听人说的？”韩生顺口说：“眼……”但马上改口道：“是……是耳闻的。”说完，低下头去，惟恐戚补臣看出破绽。

戚补臣大笑着说：“贤侄，你刚才说我‘耳闻是虚，眼见为实’。难道我耳闻的就是虚，你耳闻的就是实吗？真是做状元的人，耳朵也与别人不一样吗？”韩生被驳得哑口无言，半晌才咕嘟着说：“小侄是个多疑的人。无论是虚是实，即使她美貌又贞淑，我也与她前世无缘，难以勉强成婚！”

戚补臣生气地说：“我的聘礼已经送去了，回信也写了。他家里是什么样的人家，难道好悔亲不成？”

韩琦仲也横下心来：“我不管！我宁愿终身不娶，也绝对不要她过门来。我即使不能重新聘亲，也情愿没有这样的妻子，自己孤苦伶仃、白发到老。”

戚补臣大怒道：“呸！你这个小畜生！你从小失去父母，如果不是我戚补臣，你不要说妻子，就连你自己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了！现在把你养大成人，侥幸考中状元，就这样放肆起来！婚姻也不容许我做主！哦！你以为我不是你的父母，就不该越职管事吗？”

韩琦仲小心地说：“我没有这个意思。”戚补臣全然不听，继续数落道：“我问你，你这狂妄的小子，婚姻不许旁人给你做主，那为什么不在襁褓中没人扶持你就独自行走呢？我不管那么多，明天准备好花烛酒筵，送你入赘到詹家，看你去还是不去！如果你真的不去，我就给朝廷上一道奏章，和你一起到皇上面前，让他评一评理。”他一气说完，不容辩解，便拂袖而去。

韩琦仲被劈头盖脸地数落一阵后，呆呆地坐在那里，直到仆人请他回房休息，才起身离去。

韩琦仲回到自己的房间，疲惫已极，瘫倒在床上。

他的心里非常烦乱，本想抛开一切，睡上一觉，可事情缠绕在心中，千头万绪搅得他无法安眠。

他闭着眼睛，无奈地想着，“戚老伯说得对！我的父母临死前把我托付给他，他将我养大成人，他说的话就是父命，我不遵从就是有违父命。况且前些日子我上表辞婚，说家中已经定了婚配。如果他真的向皇上递交疏章，我不但犯了违抗父亲的条律，而且犯了欺君之罪，那怎么得了？”

他越想越觉得委屈、痛心：“天哪！我怎么会遇到这样的冤孽啊？也许我前生与詹家有什么冤仇，一直没有消除，所以今生她要变成个女妖魔，将我苦苦地纠缠，没有人能拯救我。唉！想起我当日在京中游街时，见过那么多女子，里面也有看得上眼的，该将就娶一个也就了结了。就是那宰相的女儿，即使丑陋，也不会丑到那个地步，我也该奉命成婚。只因为我求全责备，想得到什么绝世佳人，到头来却仍旧得到这个丑物！这都怪我眼光过于尖刻、挑剔，使得那些红颜女子诅咒我，冒犯了上天，因此特意用丑妻来塞住嘴，问我还敢不敢嫌弃厌恶？老天爷，如今我悔过了！再不敢求全责备，只恳求你饶了我这场奇特的灾难，随便打发一个说得过去的女子就行了。老天爷，我求求你了！”

他暗自祈求了半天，可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。过了很长时间，他渐渐地平息了自己的情绪，冷静地思考着解决的办法。

日近黄昏，抱琴走进屋，对他说：“老爷，晚饭已经备好，去吃点吧。”他闭着眼睛说：“我旅途劳累，身体过于困乏，有些不适，不去吃了。”抱琴望着他，摇摇头说：“戚老爷说，一切准备就绪，明天就送你去做新郎。你自己想想办法吧。”说着，转身走了。

韩琦仲躺在床上，默然想到：“事已至此，我是哑巴吃黄连，向何处去说？我如果服从呢，今生就由鬼怪陪伴，眼看着要断送这条性命；可如果不服从呢，又怕犯下欺君逆父、不忠不孝的罪名。我该怎么办呢？”

终于，他有了办法，自语道：“也罢！我就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明天我依戚老伯的话，入赘到詹家，虽然成了亲，可是不与她同床共枕。待到成亲以后，我立即到扬州娶几个美貌的小妾带到京城，这一生也不回来和她见面，让她独守空闺，长夜独眠。哼！这个丑妇！我要叫你做个卧看牵牛的织女星！”

他这样想罢，心中便坦然了许多，感觉肚子实在很饿，就起床梳洗整理一番，吃饭去了。

## 二十二、洞房惊美，不负这美景

次日黄昏，詹府里热闹非凡！大红喜字高挂在堂上，音乐歌声沸沸扬扬，欢乐之情浓郁似酒。明亮的独光映红了一切，更增添了喜庆的气氛。

婚礼完毕，便摆开了喜宴。新郎新娘坐在那里，一言不发。众人嚷着要让新郎新娘喝交杯酒。新郎身着锦绣的官袍站起身，新娘蒙着婚纱也款款地站起来，二人轻轻地喝下少许交杯酒，更引来一片祝贺声。

柳夫人看着这一切，非常高兴，心里想：“新郎举止庄重，高雅俊秀，新娘贞德贤淑，亭亭玉立，哪里是人间的配偶，分明是蓬莱山上的仙人下凡到人间！这可比梅夫人的强多了。平常我不理她，今天偏请她过来喝喜酒，好好气气她。”

想到这里，便转身问丫鬟：“我叫你们去请二夫人过来喝喜酒，接受状元的拜见，她怎么还没有来？”丫鬟回答说：“启禀夫人，刚才二夫人说，她知道你的女婿是个状元，她自认命不好福气薄，受不起拜见，就不过来了。”柳夫人说：“那样也好。省得她过来破坏气氛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远处传来咚咚的更鼓声。柳夫人便命人撤了酒席，提着灯笼，点着蜡烛，送新娘新郎进入洞房。

韩琦仲走进洞房，便坐在一张椅子上。他心里想：“这勉强接受的姻缘，实在叫人难以承受。被众人折磨了一天，到现在才算结束。可是面对这个冤家，我更是双眉紧皱，比白天还要难忍受。”

一更过去，淑娟仍然静坐在一旁。韩琦仲有些奇怪，暗自想道：“今天真奇怪！她居然良心发现，自以为没有脸面再见我，便将脸遮在纱巾之下，不敢露出。唉！她哪里知道，这小小的纱巾，又怎么能遮住许多的丑态和往日的羞耻呢？”

他叹息着，斜着眼睛略看一眼，心中猜想：“她大概是知道当初的轻狂举动让我厌恶，所以今天假装出这个端庄的模样。可惜啊！现在端庄已经太迟了！随她如何假装娇柔羞涩的姿态、千般的模样，我都不会上当受骗，看她那奇丑模样。”

他又坐了一会儿，便想：“我看她装不了多久，就会露出本来面目，手舞足蹈起来。我还是趁这机会早去睡吧。”他打定主意，便拿着灯烛去睡觉了。

淑娟坐在那里，等了许久，不见新郎过来揭开纱巾。二更过去，她忍不住隔着纱巾，朝新郎坐处望去。可那椅子上哪里还有人？新郎已经和衣躺在床上睡着了。

淑娟大吃一惊，想道：“唉呀！他为什么独自去睡了呢？莫非是多喝了几杯喜酒，烂醉如泥？莫非是多病的身体太柔弱，经不起婚礼的劳累？莫非是昨夜寻花

问柳，因此精神太疲倦？不论怎么样，他如今把我丢在这里，不理不睬，难道我自己去睡觉吗？我难道要冷冷清清地独自坐着过夜吗？没办法，我还是拿灯到母亲那里去吧。”她想着，便站起身，拿灯走出，把门轻轻拉上。

淑娟拿着灯来到母亲门前，轻轻敲门说：“母亲，开门呀！”柳夫人打开门，惊奇地说：“啊呀！孩子，现在是良辰吉时，你们正好成婚。要什么东西，只需叫丫鬟来拿，为什么自己走出来呢？”

淑娟走进门，放下灯烛说：“孩子我不要什么东西，只是来和母亲睡觉的。”“什么？你不跟女婿成亲，反而来和我一起睡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柳夫人有些吃惊地问。

淑娟略微皱起眉头说：“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他进房以后，身子也不动，口也不开，坐到近二更，竟然独自去睡了。我无法一人独坐，所以来和母亲一起睡。”说时，声音有些哽咽。

柳夫人听呆了，半天才说：“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事？我看他进门时就有满脸的怨气，后来拜堂喝酒，他一直是勉强支撑的。这样看来，一定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？孩子，你别急！暂且在这里坐一坐，我去问个明白，再来叫你。”说着，便唤来丫鬟，举着蜡烛走出门。

柳夫人来到新房门口，丫鬟梅香喊道：“韩老爷，请起来。夫人看你来了。韩老爷，快快请起。”

韩琦仲朦胧中听见喊声，起床打开门，问道：“夫人深夜到此，有什么事吗？”柳夫人走进门，拉长脸说：“贤婿请坐下，我有话要请教。”等韩琦仲坐下，她说道：“贤婿，我家虽然贫寒，小女即使丑陋，可既然贤婿你不嫌弃，缔结了婚姻，就应该成就婚姻的盟约。为什么刚进门就愁眉苦脸、怨气冲天，完全没有新婚的欢容？新婚之夜，独自成眠，还像什么新婚的体统？我想你自有你的理由，可我想知道为什么？请你明白告诉我！”

韩琦仲低着头说：“我不和你的女儿同床，当然有原因。明人不须细说，请岳母自己去了解清楚。”

柳夫人生气地问：“是不是因为我家贫寒，门不当、户不对？”韩生说：“都是仕宦之家，门户有什么不相对的呢？”柳夫人又问：“那是因为小女容貌不佳？”韩琦仲说：“容貌还是小事。”柳夫人恍然若悟道：“哦，我知道了。你是怪我家嫁妆不齐全？可我曾对戚年伯说过，如今家主不在，没人料理，等老爷回来，再置办齐全。难道你没有听到吗？”

韩琦仲微微笑着说：“嫁妆算什么大事，也值一提？即使是荆条髻钗粗布衣裙，只要品德相配，也能情投意合，更何况珠围翠绕，生活豪华，难道还有什么不

能度日的吗？”

柳夫人听了越发不清楚了，便问道：“那你究竟是为什么？”韩琦仲解释说：“都因为你家小姐有淫乱的名声！我笑你府上啊，嫁妆都样样齐备，只是少了一把扫除墙上蒺藜的好笤帚。我怕带刺的荆棘挂住衣，所以才时时刻刻提防着。”

柳夫人大吃一惊，说道：“照你所讲，我家有什么闺门不谨慎的事了？自古说：‘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。’你所听到的话，难道不会出自仇人的口吗？”

韩琦仲说：“别人讲的话，哪里能相信？这是我亲眼见到的。”柳夫人大惊失色，问道：“我家闺房之事，你怎么看见的？是哪一年哪一月？哪一件事？我倒要听你讲清楚！”

韩琦仲想了想说：“事到如今，我也不得不讲了。去年清明，戚公子拿风筝求我画画，我在上面题了一首诗。不料风筝放断了线，落在贵府的院里。”柳夫人点头说：“是真的。我和小女一起拾到的。”

韩琦仲又说：“后来戚公子派人去取回，你女儿和了一首诗在后面。”柳夫人又点点头说，“这也是真的。是我叫她 and 的。”

韩琦仲继续说：“后来我也到郊外放风筝，不料又落到贵府里。我派人去取，你女儿却叫了一个老婆子，约我去说话。”柳夫人惊讶地说：“这就是她躲着我做的事了。或许她有爱才之意，也说不定。那你来了没有？”

韩琦仲顿了顿，说道：“我当晚来了。我只说是当面订下婚姻，然后再明媒正娶。谁知我刚进门，口未开，手未动，就承蒙你女儿的盛情，不待高攀，便急着要低就。如今在夫人面前，我也不便说得太详细。我心里想，妇道人家所看重的是品德，所戒惧的是淫欲，何况还是处女，怎么连‘廉耻’二字都全然不管？那时，我挣脱了袖子，跑了出来，才算没有做出有失名节的事。”

柳夫人气得面色惨白，勉强问道：“既然是这样，那你就该另选好人家，配成美满夫妻，又为什么要聘这个不成器的东西呢？”

韩琦仲索性合盘托出，说道：“聘礼是戚老伯下的，我回到家中才知道，想悔约又不能悔，只好勉强答应。不敢瞒夫人，我这一生只能与你女儿做名义上的夫妻，如果想同床共枕，是不可能的。其实，我们名义上是夫妻，实际上却是仇敌，如果要做实实在在的夫妻，那只怕掘地到黄泉，见了面也会羞愧。”

柳夫人颓丧地道：“这么说来，是我家那孽障不对了，怪不得贤婿要拒绝。贤婿请自便，我去拷问她。”说着，转身出了洞房。

柳夫人一路走着，自感羞愧难当，想道：“他刚才讲的字字真实，看不出丝毫虚假。后面那一段事，一定是她瞒着我做下的，我哪里知道？千不是，万不是，都是我自己的不是！当初让她做什么诗，既做了诗，又怎能拿去给外人？我不但治

家不严，又诱人犯法。如果老爷回来知道了，怎么了得！”她越想越恨，越想越怨自己和女儿。

她走到自己的房前，气急败坏地喊道：“不争气的东西在哪里？”淑娟听到喊声，忙走上前来问：“母亲，你为什么这样生气？”柳夫人指着她的鼻子说：“都为你瞒着我做的好事！”淑娟惊讶地说：“孩子我没有瞒着母亲做什么呀！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柳夫人恨恨地问道：“去年风筝的事情，你忘记了？”淑娟想了想说：“我记得的。去年风筝上的诗，是母亲让我写的；后来戚家来拿，又是母亲还给他的，这与我有什么相干？”

柳夫人冷笑道：“我让他取走，难道是叫你约他来相会？”淑娟大惊说：“我什么时候约他来相会了？请母亲说个清楚。”

柳夫人生气地说：“你还要赖！当初戚家风筝上的诗是韩生做的，后来他自己也放了一个风筝进来，你就派人约他夜里相会，做出了许多丑态，被他看穿，到如今他怎么肯要你！”

淑娟大惊失色，喃喃自语：“这些话是从哪里说来？他是不是见鬼了？”接着，高声哭道：“天哪！我与他有什么冤仇，他居然凭空捏造这样的谣言来玷污我？他为什么要胡乱张口、含血喷人？……”

柳夫人急忙堵住她的嘴，严厉地说：“你还要大声哭，不怕隔壁娘儿俩听见？今天幸亏那老东西没有过来。如果过来看见了，我今晚只好吊死！现在的问题是仔细想办法，看怎样才能遮盖住这羞耻。”

此时五更的更声响起，柳夫人说：“看来今晚是无法成亲了。你先去睡觉，等明天再说。”淑娟硬咽着走向床边。

柳夫人站在那里，心中暗自纳闷：“这事真叫人弄不明白。照女婿说来，千真万确；可照她说来，又一点形迹也没有。不过，即使是真的，她怎样肯承认呢？看来我只有问她的贴身丫鬟是谁约他来的。”于是她将丫鬟叫来，问道：“是不是你领男人进来的？不是你，又是谁？”丫鬟说：“夫人！我绝对没有领人进来，别的人也没有。如有半点假话，任你处罚。”

柳夫人越想越觉得要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，家中的人都矢口否认，看来也不像撒谎，就决定再去问韩生，辨明真假。

柳夫人重又来到新房前，叫韩琦仲开了门。她走进去说：“刚才的事，据你所讲，确实不假；可据小女说，则形迹全无。我想这‘莫须有’三字很难定案。请问贤婿，你去年进来时可曾见过小女没有？”韩琦仲答：“当然见过。”柳夫人说：“那你还记得小女的容貌吗？”韩琦仲讥讽着说：“怎么不记得呢？人世间哪有第二个像

你女儿的那副尊容？”

柳夫人不理睬他的讥讽，继续问：“你刚才进房的时候，有没有看过小女一眼？”韩琦仲说：“不必看的，看了更难受。”

柳夫人作出决定说：“这样的话，我叫小女出来，请贤婿认一认。如果真的是她，不要说你不要她做妻子，我也不认她做女儿。如果不是，再另当别论。”说完，便有些为这个赌注担心，暗自祈求不能输。

韩琦仲也勉强同意说：“好吧。就叫她出来认一认。”可心里想：“只怕认和不认都是一个样。”

柳夫人叫丫鬟多点几支蜡烛，再去叫淑娟出来。不久，在烛光的环绕中，淑娟带着一丝泪痕，款款走来。

韩琦仲听说“小姐出来了”，便远远望去，心中陡然一惊：“唉呀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竟然变成了一个绝世佳人？难道是我眼睛花了吗？”他使劲揉擦着双眼。当淑娟走入新房，他又走上前去仔细地看，更惊奇了：“这确实是一个绝世佳人！哪里是虚假的影空幻的花？真让人眼花缭乱。没想到我踏破铁鞋寻找理想伴侣，今天竟能如愿以偿，醉倒在温柔乡！”

柳夫人见他愣愣地看着，有些紧张地问：“贤婿，是不是去年你见的？”韩琦仲摇摇手说：“不是，不是，一点也不是！”

柳夫人如释重负地说：“如此看来，与我女儿无关，是贤婿看错了人。”韩琦仲说：“岂只是看错了人，真是活见鬼了！小婿真该死，都是小婿的罪过！还请岳母和小姐原谅！”

柳夫人高兴地说：“事情既已大白，我就走了。你们也该安歇了。”说着，带着丫鬟走出去，将门关上。

新房中只剩下他们两人。韩琦仲走上前，温柔地说：“小姐，夜深了，请休息吧。”淑娟站在那里，扭头不理。

韩琦仲长长地一揖说：“小姐，今晚的事都怪我认错了人，冒犯了小姐，我向你请罪！我知道现在我怎么悔过，都难逃谴责，可你也该顾念我认罪羞愧的心意。我希望你舒展柳眉，擦去泪痕，做个快乐的新娘。”淑娟又转过身去，背对着韩生。

正当这时，雄鸡啼鸣。韩琦仲慌忙跪下，说道：“小姐，天已快亮了。你还不原谅我，我就跪在这里，不再起来。”

淑娟见他果然跪下，心中不忍，急忙去扶他起来。他说：“你不原谅我，我不会起来。”淑娟轻轻地点点头，韩琦仲高兴地站起身说：“谢谢上天！我终于有了意中人。”

此时，天边已微微露出曙光，微风轻吹，万籁寂静，正是良辰美景之际。

## 二十三、二媚心虚，疑团尽释清

淑娟与韩琦仲成婚不久，就传来詹武承告假回乡的消息，詹府上上下下都很高兴，准备迎接他的归来。

在詹武承将到家的那一天，梅夫人、柳夫人都带着自己的女儿、女婿来到大厅里，迎接詹武承。

柳夫人对梅夫人说：“自从我的女儿和女婿成亲以后，还没有见到你。现在请你接受他们的拜见吧。”

梅夫人说：“等老爷回来，再一起拜吧。现在各自都按照平常的礼节，互相见见面，省得东躲西躲的，不方便。”说着，便招呼众人互相见过，众人依言而行。

当韩琦仲与爱娟施礼相见时，都暗自有些吃惊。韩琦仲想道：“真奇怪呀！这位大姨，好象在哪里见过一次面？是在京城吗？不可能，没听说詹家有人去过京城，也没听说有人从京城里来。哦！我想起来了，在京城得报中状元的时候，我做了个恶梦，梦中之人就是这副嘴脸。对了，那梦中之人就是去年相会的詹小姐。这怎么可能，难道我真的见鬼了？”

他退到淑娟旁边，低声地问：“夫人，刚才和我相见的女子，是人还是鬼？”淑娟奇怪地答道：“那是我家姐姐，你怎么倒说起鬼话来了？”他轻声说：“这样看来，我没有见鬼，只是见了这个像鬼一样的人。去年就是她将我迷惑，自己冒充佳人。”淑娟看了看他，警告说：“你仔细看清楚，不要又认错了人。”韩生定睛凝视着说：“没错，丝毫也错不了！”

正说着，柳夫人对梅夫人说：“前几天小女成亲，没来得及送上喜酒，今天就暂借一杯清茶奉献。”话音刚落，奶妈就端着茶杯走进来，见了韩生略微一惊。

韩琦仲背转身对淑娟说：“夫人，现在不但认出了假莺莺，连假红娘也认出来了！”淑娟张望着问：“在哪里？”韩生说：“就是刚才那个捧茶进来的人！”

淑娟气愤地说：“原来是她们串通好了，耍阴谋诡计，冒充我的姓名，做出那些丑事，累我蒙受如此奇冤。我要去告诉母亲，当面与她理论。”说着就要走，韩琦仲拉住她的衣袖说：“夫人，不能这样！如果你与她争吵起来，戚公子听了，说我调戏她的妻子，这场怨恨怎么解决呢？”淑娟说：“这也顾不得了。”说着，挣脱衣袖，走过去与柳夫人窃窃私语。

这时，奶妈也凑到爱娟身旁说道：“小姐，那个状元就是去年进来的人。只是去年戴方巾，今年换成了乌纱帽，更加漂亮了。你难道没看出来吗？”

爱娟恨恨地说：“当然看出来了！他天生一副好面孔，本来就漂亮，现在戴上乌纱帽就更有风度了。去年如果不是你冲散了好事，今日这诰命夫人就一定是我做了。可如今我只有白白地妒嫉。”

此时，韩琦仲和戚友先也各怀鬼胎，见柳氏母女俩私语，都有些惊慌。韩琦仲想：“她母亲知道事情的原委，一定要闹起来。这可怎么办？”戚友先也暗猜：“她母女俩叽叽咕咕，又指我家娘子，一定是要揭发看荷花的事。如果双方对质起来，老韩听见，说我调戏他的妻子，这场怨恨怎么解决？”

柳夫人听完淑娟的话，提高嗓门说：“原来竟有这样的奇事，好没廉耻的女孩儿！”

这句话震撼着韩琦仲和戚友先的心，都惟恐事情泄露出来。韩生急中生智，想道：“事情就要暴露，我必须想办法把老戚骗出去，不让他听到。”便走过去，对戚友先说：“老襟丈，如今岳父快到家了，我们一处去郊外迎接他，你以为如何？”

戚友先正急得没法，听他一说，非常高兴地答道：“好！好！好！我正有这个打算。我们就走吧，不去管她们家的是非。”说着，便一前一后地离去。

家中柳氏等戚韩二婿走后，便指着梅氏说：“你真有本事，养出这样的好女儿！”

梅氏问道：“有话请明说，不要带刺。”

柳氏说：“我正要说明呢！”接着，便把一场“风筝误”的好戏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

这边梅氏、爱娟羞愧难当，连连说：“别讲了，别讲了。如今你们要我们娘儿俩怎么样？”

柳氏说：“老爷回来，我挡马就是一状，听家主发落。”

梅氏假装硬嘴说：“哼！真到老爷面前，我不赢，你也未必赢多少。我女儿名声不好，也是你女儿多才惹的事；我家闺范不严，你家门缝也太宽了。如果我女儿判个充军，你女儿也少不得来个徒刑呢！哎，三娘，不如我们私和了吧”。

柳氏那里肯依？梅氏便来到淑娟跟前说：“二小姐，你平日贤慧，劝声夫人，咱们私和吧，省却了老爷的一场没趣。”

淑娟开始不肯，但到底是菩萨心肠，经梅氏三哄四劝，便来到柳氏跟前，说：“母亲，我们到底还是一家人，和了吧。”

梅氏也走到柳氏跟前说：“柳夫人，都是我女儿不好，你若肯私和，我终身不忘你的大德”。说着，就要下拜。柳氏连忙扶起，缓缓地说：“好吧，我们和吧。”一家四口，互拜致谢。

这时，外面鼓乐喧天，世勋、友先陪着詹烈侯来到厅堂，一家人迎上前去，欢

天喜地，合家团圆。正是：

好事从来多盘旋，风筝误作鸳鸯戏。

偷梁换柱巧成拙，笠翁又把新词传。

## 剧作者小传

李渔，字笠翁，又字笠鸿、谪凡，别署笠道人、随庵主人、新亭樵客等。生于 1611 年，卒于 1679 年。兰溪（今属浙江）人。明亡前数度应试不第。中年后浪游四方。曾自办家庭戏班。晚年复迁杭州，死后葬于西湖畔。剧作有《风筝误》等十种，合称《笠翁十种曲》。戏曲理论则见于他的《闲情偶寄》一书。另有诗文、小说传世。

# 戏剧原文

## 第一出 巔末

【蝶恋花】〔末上〕好事从来由错误，刘、阮非差，怎入天台路？若要认真才下步，反因稳极成颠仆。更是婚姻拿不住，欲得娇娃，偏娶媿颜妇。横竖总来由定数，迷人何用求全悟。

【汉宫春】才士韩生，偶向风筝题句，线断飘零。巧被佳人拾着，彤管相赓；重题再放，落墙东，别惹风情。私会处，忽逢奇丑，抽身跳出淫坑。赴试高登榜首，统王师靖蜀，一战功成。闻说前姻缔就，悔恨难胜。良宵独宿，弃新人，坐守长更。相劝处：银灯高照，方才喜得娉婷。

放风筝，放出一本簇新的奇传，  
相佳人，相着一副绝精的花面，  
赘快婿，赘着一个使性的冤家，  
照丑妻，照出一位倾城的娇艳。

## 第二出 贺岁

【鹊桥仙】〔生巾服上〕乾坤寂寞，藐怀焉寄？自负情钟我辈。良缘未许便相遭，知造物定非无意。

乌帽鹑衣犊鼻褌，风流犹自傲王孙。三都赋后才名重，百尺楼头气岸尊。手不太真休捧砚，眉非虢国敢承恩？佳人端的书中有，老大梁鸿且莫婚。小生韩世勋，字琦仲，茂陵人

也。囊饥学饱，体瘦才肥。人推今世安仁，自拟当年张绪。虽然好色，心还耻作登徒，亦自多情，缘独慳于宋玉。不幸二亲早背，家道凌夷，四壁萧然，未图婚媾。赖有乡达戚补臣，系先君同盟好友，自幼抚养成人，与他令郎戚友先同窗肄业。今乃元旦之日，须要整肃衣冠，候他出来贺岁。

【小蓬莱】〔小生三髻、冠带，末随上〕最喜门清似水，谱东山几局闲棋。〔副净巾服上〕家声尽旧，桥名朱雀，巷是乌衣。

〔见介〕〔生〕老伯请台坐，容小侄拜贺新正！〔小生〕贤侄是客，老夫是主，怎敢受礼？同拜就是。〔同拜介〕〔生〕改岁之余，愿老伯蒲征早就，霖雨苍生。〔小生〕交春以后，望贤侄联掇科名，早谐花烛！〔生、副净揖毕，同坐介〕〔生〕老伯，小侄异姓孤儿，蒙老伯扶持、教诲，胜似天伦，感激之私，一言难尽！

【宜春令】蒙垂念，辱俯携，恨不得挽青云，扶人上梯。近世的交情，生前尚且翻云覆雨，何况朋友死后，还肯念及子孙？叹人亡交废，路逢羊舌谁弹泪？老伯真古人也。此德此恩，不知何年何报？愧无能报德衔环，只有个感恩流涕。莫说老伯，就是世兄与小侄呵，一样的埙篪奏雅，与同胞何异？

〔小生〕老夫与令先尊，有车笠之盟，又受妻孥之托，怎敢以生死变交？

【前腔】承交子，受托妻，顾黄泉，常愁负伊。你只管用心读书，莫说纸笔之资，灯火之费，老夫不惜，就是婚姻一事，少不得也在老夫身上。你休忧聘礼，难道我向平只为婚男计？

令先尊易箴之时，以此事谆谆见托，老夫也曾力任不辞。防备他死者重生，须使我前言无愧。〔副净〕老世兄，自古道：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”何况我和你两世通家，说什么同胞异姓，都是一般昆季。

〔末持帖上〕禀老爷：方才詹老爷来拜年，说新正事冗，不敢请见，留下帖子去了。〔小生看帖介〕原来是詹烈侯，是老夫极相好的同年。他既来了，老夫就要去答拜。分付打轿，暂别了。人情重来往，友谊愧先施。〔末随下〕〔副净〕老世兄，我和你终日闭在书馆，成年不见妇人，这些时睡卧不安，未免有些亢阳之意。如今解馆过年，正好及时寻乐，和你到姊妹人家去走走何如？〔生〕闻得近来名妓甚少，只怕也不消去得。〔末上〕禀相公：外面有许多妓女上门来拜年。〔副净大笑介〕“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”妙！妙！妙！快唤进来！〔末唤介〕〔老旦、小旦、净、丑扮妓上〕居邻桃叶渡，簪效芟萝村，莺语同招客，梅花伴倚门。二位相公在上，贱妾们拜年！〔副净〕不消，来到就是了。〔生背面远立介〕〔众〕那一位是戚大爷？〔副净〕小子。〔众〕那边一位呢？〔副净〕是敝友韩琦仲。〔众〕好两位风流相公！

【玉抱莺】【玉抱肚】堪称双美，乍相逢、教人目迷。〔指生介〕那壁厢，器宇春容。〔指副净介〕这壁厢，裘马轻肥。二位相公不弃，几时到敝寓来，光顾一光顾，何如？〔副净〕明日就来相访。【黄莺儿】〔众〕望栽培，倘文车见枉，便不宿也增辉！

今日各位老爷家，都要走一走，不得久陪，告别了！〔副净〕怎么忍得就去？〔拉住诨介〕〔众〕已登七宝府，再过五侯家。〔齐下〕〔副净〕老世兄，你为何这等道学？那些女客

们来，也和他说说笑笑，才像个风流子弟。为何手也不动，口也不开，反背面立着，却像怕羞的一般？你也忒煞老实了。〔生〕小弟平日也不十分老实，只是见了这些丑妇，不由你不老实起来。〔副净〕怎么？方才这几个，妖妖娆娆，也尽看得过了？〔生微笑介〕

【解三醒】嗅着他脂腥粉气，怎教人翠倚红偎。〔副净〕毕竟怎么样的，方才中得你的意？〔生〕但凡妇人家，天姿与风韵两件都少不得：有天姿没风韵，却像个泥塑美人；有风韵没天姿，又像个花面女旦。须是天姿风韵都相配，才值得稍低徊。就是天姿、风韵都有了，也只算得半个，那半个还要看他的内才。倘若是蓬心不称如花貌，也教我金屋难藏没字碑。〔副净笑介〕你也忒煞迂阔，世上那有这样妇人？方才家父说，要替你定亲，这等看起来，你的头巾，是极难浆洗的了。〔生〕若要议亲，须待小弟亲自试过他的才，相过他的貌，才可下聘。不然，宁可迟些，决不肯草草定配。甘淹滞，怎肯把山精野怪，引入房帏？

〔副净〕一发说得好笑，只有扬州人家养的瘦马，肯与人相；那有宦家儿女，容易使人见面的？

【前腔】何曾见侯门娇丽，肯容人较瘦量肥？就作外貌见了，那内才怎么知道？难道好出个题目，考他不成？就是朝廷也不开女科第，几曾见穷措大考娥眉？老世兄，我劝你将就些也罢了，须知道河清难俟韶光迅，只怕你觅得娇娃日已西。休拘泥，只要门当户对，早效于飞！

〔末上〕老爷回来了！年酒摆在中堂，请相公上席。

【尾声】〔合〕我和你意空驰，神虚费，婚姻自有个暗中媒，倒不如现在的屠苏且去饮数杯！

瑞靄环凝绿野堂，岁朝风景异寻常。

尊前有酒春方好，眉上无愁日自长。

## 第三出 闺哄

【海棠春】〔外苍髯、冠带，未随上〕林居偏系苍生望，丝鬓老，丹心犹壮。术只愧齐家，阃内多强项。

雄心勃勃髯髯萧，功在边陲望在朝，尚有倒悬民未解，难将生计学渔樵。下官詹武承，字烈侯，进士出身，官拜西川招讨使。只因朝中宦寺专权，怪下官不肯依附，唆人弹劾，罢职家居。近日闻得川、广之间，蛮兵作乱，势甚披猖，朝议纷纷，要起下官复还原职，未知确否？这倒不在话下。只是下官之命，易在功名，难在子息；下官之才，长于治国，短于齐家。正夫人早丧，子嗣杳然，只留二妾，各生一女。他们一岁之内，倒有三百个日子相争。下官一日之中，吃得八九个时辰和事。亏了一双顽皮的耳朵，炼出一副忍耐的心胸，习得吵

闹为常，反觉平安可诧。二夫人梅氏，生女爱娟；三夫人柳氏，生女淑娟。爱娟居长，淑娟居次，年俱二八，未定朱陈。昨日是元旦之期，下官在梅夫人房里度岁。今日轮该柳夫人当夕了，且喜应酬已毕，不免早些过去，同他吃几杯岁酒，不要去迟了，又道我冷落他。〔叹介〕这叫做：阴气费和阳易变，盐梅好剂醋难调。〔暂下〕

【前腔】〔小旦扮夫人上〕衾裯同抱甘谁让？宠盛处，后来居上。〔旦扮小姐，副净扮梅香随上〕二母费调停，敢为慈亲党。

〔小旦〕妾身柳氏，招讨公第三房夫人。女儿淑娟，招讨公第二位小姐。二娘梅氏，嫉妒成风，咆哮作性。妾身初来，也曾让他几次，怎奈越高越上，势不相容，如今只得与他旗鼓相当，才能够画疆自守。〔对旦介〕我儿，你爹爹昨日在那边过年，今日这样时候，还不见过来，想是又被那老妖精缠住了。〔旦〕新正为一岁之首，决不使我母子向隅，想必也就来了。〔外便服上〕老梅虽占春光早，嫩柳还承雨露多。〔见介〕夫人，下官昨日拘于次序，只得勉强住在那边。你母子二人度岁，未免冷静了。〔小旦〕也不十分热闹。〔旦〕孩儿备有春酒，替爹爹母亲介眉。〔外〕如此甚好。〔旦送酒介〕

【惜奴娇】〔合〕琥珀浮光，喜红颜华发，共映霞觞。一样的辛盘菜果，今夜倍觉生香。徜徉，对景开怀增欢畅，案齐眉，珠擎掌。〔合〕祝寿康，但愿年年今日，共醉千场。

〔老旦扮夫人，丑扮小姐上〕女子心肠曲，男儿宠爱偏，只愁情意假，空占元宵先。妾身梅氏，詹家署事的正夫人是也。老爷在柳氏房中饮酒，不免同着女儿，潜步走去，听他说些什么。〔行介〕正是：但听私下语，便识枕边言。〔丑〕来此已是三娘门首了。母亲，我和你躲在一边，好听他们说话。〔老旦〕正是。〔共躲听介〕〔外〕夫人，我年逼桑榆，只生二女，你生的这一个，聪慧端庄，还替下官争气。只是二娘生的那一个，貌既不扬，性又顽劣，我终日替他担忧，怎么样到人家去做媳妇？〔小旦〕有那样的娘，自有那样的女儿。莫怪女儿不成器，只怪那老东西的教法不好。〔旦〕爹爹、母亲，且自饮酒，不要多话。万一下人听见，传与二娘知道，又是一番嫌隙了。〔外〕我儿说得是。

【前腔】〔合〕须防耳属于墙，休向新年佳节，又起争场。且把金樽倾倒，休负眼底春光。芬芳，几树梅花相依傍，暗香来，神增爽。〔合前〕

〔老旦、丑闯入介〕〔老旦〕小妖精，你同家主公吃酒，把我娘儿两个当小菜，怎见得我的教法，不如你的教法？怎见得你的女儿，强似我的女儿？〔指小旦介〕

【锦衣香】骂你那淫妇腔，妖精样，逞自强，将人谤。不分个后到先来，恁般无状。〔小旦〕我倒不是小妖精，你是个老妖精。为什么别人在房里吃酒，要你沿墙摸壁来听？〔指老旦介〕笑你那狐狸越老越猖狂，迷人技痒，到处寻郎。〔老旦〕好骂！好骂！〔欲打介〕〔小旦〕你来！你来！〔外各劝介〕劝娘行息忿，甚冤仇，动辄相伤？〔对老旦介〕夫人，你比他年长，怎与他一般较量？〔老旦〕是他的年纪小，我的年纪老，你到年纪小的身边去！〔推外介〕〔外对小旦介〕夫人，若论于归次第，你也略该相让。

〔小旦〕是他比我先来，我比他后到，你到先来的身边去！〔推外介〕〔外笑介〕他又推

来，你又推去，我只当在这里打秋千。〔丑对小旦介〕三娘，我的母亲教法不好，你的教法好，以后劳你教教罢了。〔对旦介〕妹子，你聪明似我；我丑陋似你，你明日做了夫人、皇后，带挈我些就是了。

【浆水令】你这俏仪容，是夫人娇样，好规模，是皇后尊腔。我呵，只好做农家媳妇、贩家娘。全仗你提携带挈，做个贵戚椒房。〔旦背对老旦介〕二娘，是我母亲不是了，看孩儿面上，不要气罢。劝你千金体莫气伤，且看儿面恢宏量。〔对丑介〕姐姐，你与妹子原是和气的，不要为这几句闲话，就成了嫌疑。好姊妹，好姊妹，影形相傍。休因这小嫌隙，小嫌隙，中道参商。

〔老旦指小旦介〕若不看你女儿面上，今日和你不得开交！我儿去罢！不意顽嚚辈，翻生贤慧儿。〔丑同下〕〔外指内介〕老泼妇，老无耻！新年新岁，就来寻是非！〔小旦〕起先为什么不骂？如今见他去了，弄这假威风与那个看？〔外〕当面不骂，是替你省气；背后骂他，是替你出气，总是爱惜你的意思。〔笑介〕〔净扮报人上〕三边传檄至，九阙赐环来。报！报！报！〔末传介〕〔小旦、旦避下〕〔外〕唤他进来！〔净见介〕恭喜老爷！起复原官。圣旨已下，道地方多事，就要催老爷上任。〔外〕知道了，外面领赏。〔净下〕〔外〕既然起官，就要上任，那干戈扰攘的地方，不好带得家小。我如今在家，他们还终日吵闹，明日出去之后，没有个和事老人，他两下的冤家，做到何年是了？〔想介〕我有道理。叫院子！〔末应介〕趁我在家，叫几个泥水匠来，将这宅子中间，筑起一座高墙，把一宅分为两院。梅夫人住在东边，柳夫人住在西边，他两个成年不见，自然没气淘了。〔末〕老爷说得是。

【尾声】〔外〕把长城筑起三千丈，省得干戈扰攘。〔叹介〕我还怕他攻倒堤防。

不会齐家会做官，只因情法有严宽。

劝君莫笑乌纱弱，十个公卿九这般。

## 第四出 郊饯

【菊花新】〔小生带末上〕衰年情愈笃嚬鸣，闻道良朋赋远征。恰遇柳条青，好折取一枝相赠。

下官戚天袞，字补臣，与詹烈侯是同榜弟兄，最相契厚。闻得他有赐环之诏，今日起身，因此备下祖饯的筵席，来在邮亭相等，想此时已出门了。叫家僮拿了帖子，立在道旁伺候。〔末应介〕

【望吾乡】〔外冠带，引众上〕衔命长征，风霜久惯经。残躯一向离鞭镫，不生腓肉真天幸，余力犹堪骋。君恩重，家室轻，成败由天命。

〔末跪迎介〕戚老爷有酒，摆在驿亭，候老爷饯别。〔投帖介〕〔外〕快住轿！〔进见介〕钦限甚严，匆匆就道，小弟未曾拜别，反辱年翁郊祖。〔小生〕鲁酒一卮，不敢称饯，为年翁壮行色耳。看酒来！〔送酒介〕

【倾杯玉芙蓉】〔合〕载酒携觞祖驿亭，暂息旌旗影。俺两人意气相投，科第同登，休戚相关，车笠同盟。风云泉石非殊命，只为朝市山林各有情。杯须罄，休教唱渭城，怕唱来时曲，声凄楚，不堪听。

〔外〕老年翁，小弟正有一事奉托，今日若不相遇，竟自忘了。小弟衰年乏嗣，只得两个小女，如今都已长成。小弟此行，归期未卜，求老年翁念同谱之情，替小弟择两个佳婿。若路远期促，不及相闻，就便宜行事也罢了。〔小生〕领命。

【玉芙蓉】〔外〕辞家老向平，婚嫁将谁倩？幸良朋可代，然诺无轻。只要择婿得人，聘礼分毫受，订盟不受千金聘，择吉何须百两迎。〔小生〕承台命，我中心敬领，定搜寻一双润玉配清冰。

〔外〕告别了！〔起介〕〔外〕束发投交鬓已丝，那堪踪迹又参差。〔小生〕若逢驿使南来便，好寄梅花第一枝。〔带末先下〕〔外〕分付各役，及早趲行。〔众应，行介〕

【朱奴儿犯】一来为生灵待拯，二来为天语催征，因此上沐雨梳风晓夜行，原不为利名争竞。既许为苍生干城，早到疮痍早住疼，因此上任不得宽闲性。此时呵，有多少难民屈指算来程。

【尾声】三军共诧鞭梢影，为甚的平白地指挥号令？谁知俺是操演胸中的旧甲兵。

## 第五出 习战

【北粉蝶儿】〔净蛮装，引众上〕七尺昂藏，不枉了七尺昂藏。盖乾坤，气雄心壮。天铸就，铁胆铜肠。眼重瞳，眉八彩，帝王奇相。割中原，几处强梁，都随咱一声雄唱。

据地称雄积有年，那堪久戴洞中天？时人莫笑蛮靴弱，一踢能教万国穿。自家洞蛮雄长，掀天大王的便是。

咱们各踞洞天，自成部落，就是朝廷有道，不过暂受羁縻；若还国势陵夷，岂肯自为囚虏？孤家生来相貌雄奇，性格骁勇，素有席卷中原之志。只因海宇承平，难于窃发。如今闻得朝中群小肆奸，各处贪官布虐，人民嗟怨，国势倾危。若不乘此兴兵，可不自贻后悔！只是一件，我闻得官兵所用的器械，件件犀利，俺这里刀枪虽快，弓弩虽多，只可为应敌之资，不可为制胜之具。我想中国所少的，只有一个象战。孤家已曾蓄有猛象数百，铁骑三千。象阵前驱，骑兵继进，以此制敌，何愁不坐取中原。已曾着人训练多时，只不曾亲自检阅。今日天气晴明，不免登坛演习一番。〔登坛介〕传谕人、象两营，各自披坚执锐，听候操演！〔众〕禀问大王，还是先演象战，先演人战？〔净〕先人，后象。〔众应，传令介〕〔众持军器，各舞一回下〕

【石榴花】〔净〕一件件绕身随手现锋铤，俺只见电色闪毫光。可喜的是弓弯夜月，剑倚秋霜；枪能贯甲，箭拟穿杨。又只见那猛蛟蛟，又只见那猛蛟蛟，马蹄儿踏破了桃花浪。一道红尘，人间天上，气昂昂的猛貔貅，气昂昂的猛貔貅，好似天神样。舞罢了，各返彩云乡。

〔扮象上，舞一回下〕

【扑灯蛾犯】〔净〕蠢生生，如犀增跳跟；威凛凛，如虎增肥胖。脊巍巍，如山复如堵；鼻层层，如风卷浪。雄纠纠，千夫失勇；木蚩蚩，万弩不能伤。泼凶凶，长驱直拥；伏贴贴，敌骑百万一齐僵。

分付人、像合战一回。〔众应，传令介〕〔人、像同上，合战毕，摆齐，听令介〕〔净〕人有人威，像有像勇。好战法，好战法！

【上小楼犯】凭着你烈轰轰人马强，矫腾腾牙爪张，扶佐俺掠了金珠，踞了城池，做了君王。那时节封你做食禄千锺、封侯万户的功人功象，须记咱纶言非诳！摆队回营！〔众应，行介〕

【叠字儿犯】对对旌旗明亮，个个戎装鲜朗；更有那煌煌的司命幡，离离的护纛幢，五彩飘扬，助的军容壮。喜孜孜归来帐房，笑吟吟自捧霞觞；歌舞徜徉，洞中蛮都增欢畅。伫看把锦江山打叠实空囊。

分付大小蛮军，点齐人马，就是明日起兵。〔众应介〕

【尾声】取中原，如反掌；看长驱，谁能拦挡？一任那不知命的螳螂将臂攘。

计就何难拉朽枯， 狰狞一兽抵千夫；

荡平拟建功臣阁， 不画麒麟画像图。

## 第六出 糊鹑

【吴小四】〔副净带末上〕跨金鞍，佩玉环，豪华第一班。掷色斗牌赢不惯，每日输钱常论万，当家后、一总还。

小子名唤戚施，家君原在藩司，做官不清不浊，挣个本等家私，只养区区一个，并无同气连枝。没撻煞受人妻子之托，甚来由养个赵氏孤儿，与我同眠同坐，称他半友半师，谁知是个四方鸭蛋，老大有些不合时宜。有趣的事，不见他做；没兴的事，偏强人为。良民犯何罪孽？动不动要捉我会文做诗；清客有何受用？是不是便教人烧香着棋。好衣袖被香炉擦破，破物事当古董收回；好髭须被吟诗拈断，断纸筋当秘笈携归。更有一般可笑，命中该受孤凄。说起女色，也自垂涎咽唾；见了妇人，偏要做势装威。学生连日去嫖姊妹，把他做个俊友相携，又不要他花钱费钞，他偏会得拣精择肥。难道为你那没口福的要持斋把素，教我这有食禄的也忍饿熬饥？我从今誓不与他同游妓馆，犯戒的是个万世乌龟。自家戚公子，字友先的

便是。一向坐在书房，被老韩磨灭不过。连日同几个帮闲，在外面赌钱、嫖妓、打双陆、蹴气球，何等快乐！如今清明近了，那些富家子弟，个个在城上放风筝，使我看了，一发技痒不过。叫家僮也去糊一个风筝来，我就要上城去放！〔末应下〕〔副净〕我想古来制作的圣人，最是有趣，到一个时节，就制一件东西，与人顽耍。不像文、周、孔、孟那一班道学先生，做这几部经书下来，把人活活的磨死。

【大趸鼓】聪明让鲁班，随时逐节把巧制新翻；不像那诗书庸腐文章板，平铺直叙没波澜。照我看来，那十分之中，竟有九分该删。

〔末持风筝上〕大爷，风筝有了！〔副净看介〕糊便糊得好，只是忒素净些。〔末〕大爷自己画一画就是了。

〔副净〕那个耐烦画他？也罢，我先到郊外去，等你拿到书房里，央韩相公画一画了来。

杨柳风高春已分， 纸鸢头上乱纷纷。

赛人全仗丹青力， 放作天边五色云。

## 第七出 题鹞

【翠华引】〔生上〕拾翠佳人遍野，王孙尽束雕鞍；只为倾城色少，潘车懒出柴关。

小生韩琦仲，与戚友先同学攻书。怎奈他是个膏粱子弟，只喜斗鸡走狗、蹴鞠呼卢，不但文章一道绝不留心，就是那焚香挥麈、种竹栽花之事，也非其所好。可惜他令尊造下这座园亭，何等幽雅，他也不会领略。你看花瘦草肥、蛛多蝶少，也不叫园丁葺理葺理。今日闲暇无事，不免叫抱琴出来，替他收拾一会，有何不可。抱琴那里？〔丑上〕已落地花犹慢扫，未经霜草莫教锄。相公叫抱琴何用？〔生〕替他把园中花竹，葺理一番！〔丑应，葺理介〕

【太师引】〔生〕洗药栏，将蓬蒿剗，饲红鱼开笼放鹞。把蛛网卷，虑妨蝴蝶；雀罗收，好听绵蛮。你看，略修葺修葺，眼前就清楚了许多。如今添些香在炉里，再去烹一壶茶来。〔丑应，取到介〕〔生〕清香一炷，茶一盏，代地主享用清闲。且待我抽几种书来看一看。〔翻书介〕凭书案，把牙签细翻。〔叹介〕这样异书，贫士们不得见面，如今却堆在这边饱蠹鱼，岂不可惜！堪叹息，人饥蠹饱书遭难。

我这几日，同戚公子在郊外闲游，也看过许多仕女，并不见有一个佳人。又不知是我的眼睛忒高？又不知是世上的绝色原少？

【前腔】似这等国色难，天香罕，难道教我渴相如把情思遽删？我也晓得那倾国佳人，原不易得，只是要个将就看得的也没有，如之奈何？我只要个不妆点的真姿本色，无脂粉的绿鬓红颜。就是那胸中的才思，也不必太高，又不要他文章应举诗刻板，只求他免贻笑与那郑氏丫鬟。天那！若是我命里有这等一个，就婚姻迟几年也不妨。只要

有红丝绊，我甘心守鰥，终不然竟使我终身做了孤汉。

独坐无聊，忽生愁闷，不免信手拈个韵来，做首诗儿遣兴便了。〔拈韵介〕原来是“一先”韵。〔研墨做介〕谩道风流拟谪仙，伤心徒赋四愁篇。未经春色过眉际，但觉秋声到耳边。好梦阿谁堪入梦，欲眠竟夕又忘眠。〔末持风筝，冲上〕未到中秋休咏月，正逢寒食且吟风。韩相公，大爷有个风筝，求你画一画。

〔生怒介〕别人好好在这边做诗，被你打断了我的吟兴！

【三学士】好一似雄唱忽然逢截板，顿教字咽喉间。就是要画也没有颜料，难道好用黑墨涂写不成？我尚没个朱研露水点周易，那得个钱买胭脂画牡丹！你去对大爷说，裱风筝既有裱匠，画风筝自有画师；我韩相公画不惯，就是会画也须存气岸，怎肯将如椽笔做了绕指环。

〔末〕韩相公，屈你画一画罢！大爷在城上等，若去迟了，又要难为小人。他不曾买得颜料，教你也没奈何，就是黑墨涂几笔也罢了。只求快些，小人去吃碗饭了来取。〔下〕〔生〕这也是活磨了，谁耐烦去画他？也罢，就将方才的诗续上两句，写在上面，与他拿去便了。〔写介〕人间无复埋忧地，题向风筝寄与夫。

【前腔】幸有风筝为折柬，寄愁天上何难，但看我忧贫虑贱的心如捣；试问你造物生才的意可安？便道是大器从来成就晚，难道婚姻事也教人须鬓斑！

〔末上〕相公风筝画完了？〔看介〕原来是首诗，一字千金。更好！更好！

〔生〕书成莫怪景萧条，摩诘诗中画自饶；

〔末〕一字千金知太重，只愁放不上青霄。

## 第八出 和鹞

【青哥儿】〔副净上〕清明近，游人闹，好风光，大家欢笑。风筝糊就到春郊，高高放去，又有一场脾燥。

我戚友先，到郊外游春，教家人拿风筝去画，此时还不见来。你看放风筝的好不多！万一来迟，天上放满了，挨挤不上，却怎么处？〔末持风筝上〕催急既愁尊客恼，来迟又怕主人嗔。大爷！风筝来了。〔副净看见，怒介〕我教你拿去画的，为什么教他写起字来？〔末〕小人央韩相公画，他说没有颜料，故此题了一首诗。〔副净〕他做出来的事，就是惹厌的。横也是一首诗，竖也是一首诗；他就打死了人，少不得也把诗来偿命！没奈何，只得将就放放罢了。〔放介〕妙！妙！妙！你看，一放就放上去。如今着实放线，比别人家的，分外高些才妙。〔倒行放线介〕

【剔银灯】纸鸢儿、又轻又巧，才放手，上天去了！只怕臭诗熏得天公恼，遣天兵，把诗人尽剿。我将那代笔的名儿直报，念区区生平不作孽，望乞恕饶。

〔末随下〕

【一剪梅】〔小旦上〕最是春光易得消，才过元宵，又过花朝。〔旦上〕芳菲时至不相饶，才放山桃，又放庭蕉。

〔小旦〕妾身自从老爷去后，与二娘分作两院而居，虽然眼界略窄了些，倒喜得耳根清净。〔对旦介〕我想春天日子最易得过，记得新年和你爹爹饮酒，被那老东西闯来，厮闹一场，如今又不觉清明到了。你不可虚负时光，勤勤做些针指，就是笔砚也不可荒疏。如今春光明媚，你可随意做首诗来我看。〔旦〕这等求母亲命一个题，限一个韵。〔小旦想介〕〔内扯风筝，落下介〕〔小旦、旦惊介〕呀！什么东西，从天上掉下来？

【啄木儿】〔合〕如星陨，似雪飘，百尺游丝旋又绕。〔拾看介〕却原来是半空中，线断风筝，为甚的数行皂墨染云涛？莫不是玉楼坠下修文的草，莫不是楚歌吹散军人的稿，为甚的郢曲传来万丈高？

〔共读前诗介〕〔小旦〕我儿，这是才人忧愤之词，偶然题在风筝上的。你方才问我索题、索韵，不如就将这拾得的风筝为题，和他一首，写在后面与我看。〔旦〕别人家的诗，和他做什么？〔小旦〕会做诗的，随眼看见都是题，随手拈来便是韵，你不见常有和“壁间韵”、“扇头韵”的？不过是借他题目，写我襟怀，又不与那做诗的人看见，这有何妨？只是如今人和诗，板板的依那几个字，没有一毫生趣。我如今另创一种和法，要从尾韵和起，和到首韵止，倒将转来，叫做“回文韵”，你就照式和来。〔旦背手闲步，寻诗介〕

【前腔】睛斜盼，手背抄，绕径寻诗莲步小。只因这拾风筝题目偏新，好教我和《阳春》想路难超。不知母亲为什么缘故，见了风筝上的诗句，就生出这种和法来。他不过龙蛇几笔真连草，又不是“鸳鸯”两字颠还倒，为甚的把织锦回文和法教？

〔净冲上〕南阮无心邀北阮，东施有意拉西施。二小姐，大小姐说：“多时不相见，请你过去谈一谈。”〔旦〕这等你立一立，待我做完了诗，就同你去。〔捏笔写介〕〔净向小旦介〕这是那里来的风筝？写他做什么？〔小旦〕不知是那家的，放断了线，落将下来。上面有一首诗，我教他和韵。〔净〕原来如此。〔旦写完，付小旦介〕，诗已和完，求母亲改削，孩儿去一去就来。才和飞来句，旋为拉去人。〔同净下〕〔小旦念诗介〕“何处金声掷自天？投阶作意醒幽眠。纸鸢只合飞云外，彩线何缘断日边？未必有心传雁字，可能无尾续貂篇。愁多莫向穹隆诉，只为愁多谪却仙。”好诗！好诗！我想人家女子，有才的，未必有貌；有貌的，未必有才，就当才貌都有了，那举止未必端庄，德性未必贞静。我的女儿件件俱全，真个难得。

【三段子】他情娇态娇，笔姿儿比容更娇；识高智高，德性儿比才更高。老成不觉年轻小，端庄增却容颜好。不枉了人唤“千金”，我掌擎珠宝！

〔末冲上〕纸鸢不是衔泥燕，何事飞来王谢家。门上有人么？〔丑上〕是那个？〔末〕我是戚衙的管家。方才我家公子放风筝，偶然断了线，落在你府上，烦你寻一寻。〔丑〕千家万家，知他落在谁家？怎么偏到我家来取！〔末〕城上有人看见，说落在西角高墙里面。西角只有你家的墙高，故此来问。〔丑〕这等待我进去查来。〔行介〕不知在梅夫人墙里，柳夫人墙里？我且从二房问起。〔问内介〕你们可曾收着一个风筝？

〔内〕我这边没有。柳夫人家倒拾着一个。〔丑〕这等一定是了！〔见小旦介〕禀夫人，戚老爷的公子，有一个风筝落在我家，着人来取。〔小旦〕既是戚老爷家的，把他拿去。〔丑取出，付末介〕〔末〕多承了！完全归赵璧，功不愧相如。〔下〕〔小旦〕原来戚公子有这样高才，不愧是将门之子！〔旦急上〕拂衣归去疾，因有事关心。母亲，方才的风筝，可曾与他取去？〔小旦〕是戚年伯家的，怎好不付还他。〔旦〕孩儿有诗在上面，闺中的笔迹，怎好付与外人？〔小旦惊介〕呀！倒是我失检点了。叫家僮！〔丑应介〕〔小旦〕方才的风筝，若去不远，快替我赶转来！〔丑〕不知走到那一方去了，怎么赶得着？〔小旦〕我儿，有心赶去取讨，反觉得着迹，由他拿去罢了！

【前腔】〔旦〕母亲，你年高识高，为甚的偶遗忘，差池这遭？非是我撒痴撒娇，做孩儿敢把慈亲絮叨。一来呵，荒疏恐被男儿笑；二来呵，短长怕有旁人道，做不得个内外森严不通飞鸟。

〔小旦〕又不是淫词邪句，外人见了也不妨。

【归朝欢】又非是，又非是琴挑句挑，怕什么旁人耻笑！〔旦〕非真有，非真有旁人见嘲，这都是孩儿逆料。〔小旦〕我儿，我和你在此闲谈，你爹爹此时不知可曾到任？风霜刺骨，烽火惊心，老人家怎么经受得起？〔合〕征鼙聒耳乡音杳，疮痍满目亲人少。不似我和你母子相依伴寂寥。

和诗非显内家才， 寄与旁人莫浪猜；  
线断风筝寻复去， 藁亡诗句忆还来。

## 第九出 嘱鹄

【步蟾宫】〔生带丑上〕日长似岁休闲过，劝好友、将勤补惰。〔副净上〕春郊游客乱如梭，这屋里针毡怎坐？

〔生〕老世兄，你今日去放风筝，为何这等回来得早？〔副净〕来得早，来得早！都是你一首歪诗将兴扫！不曾放得几多高，线断风筝吹去了。〔生〕原来如此。〔副净〕城上有人看见，说落在詹年伯家，我教人去寻了。〔生〕这也不必。老世兄，你连日在外面闲游，不曾亲近笔砚，万一老伯来查功课，只说小弟不效切磋，如今屈在这边陪小弟看几篇文字，再不要出去了。〔扯副净同坐，看书介〕

【黄莺儿】〔生〕开卷益偏多，古和今，任搜罗，消磨岁月惟书可。〔副净睡着介〕〔生〕你看，才开得卷，就睡着了。抱琴，摇他醒来！〔丑摇介〕戚相公，戚相公！一任你横推竖挪，轻呼重聒，怎奈他睡乡城垒坚难破。不要怪戚相公一个，近来的人都有这桩毛病，见了书本，就要睡觉。只怕书里的蠹鱼，就是瞌睡虫变的，也不可。〔生笑介〕书既做了睡虫窠，难道先贤古圣、也做了睡中魔？

〔末持风筝上〕芒线无筋联复断，风筝有脚去还来。呀，大爷睡着了。韩相公，这风筝替大爷收着，小人要去服事老爷。〔下〕〔生看介〕呀！是那个续一首在后面？〔念旦诗介〕好诗！好诗！居然强似我的。〔想介〕那詹老先生又不在家，这诗是何人所作？〔丑〕外面人说，他家有二小姐，诗才最高，只怕是他做的。〔生又看介〕是。口气也像女人口气，笔迹也像女人笔迹，不消说是他做的了。既然如此，不可与戚大爷看见，趁他睡着，揭将下来，另把一张白纸补上，待他醒来好看。〔丑〕说得是。〔揭，补介〕〔副净醒介〕〔生〕老世兄，醒了。〔副净〕妙！妙！妙！这一觉，倒睡得安稳。

【前腔】昼寝乐偏多，孔先师教法苛，宰予得趣真知我。〔生〕老世兄，可曾听见小弟说些什么？〔副净〕你低吟似歌，狂吟似呵，不过是“诗云”、“子曰”声烦琐。〔生背介〕还喜得不曾听见。〔转介〕老世兄，你的风筝取回来了。〔副净喜介〕风筝既取回来，小弟就不得奉陪了。如今天色尚早，还有半日好放，且去尽尽余兴了来。莫蹉跎，寸阴尚在，游子肯闲过。且离苦海，适彼乐郊。〔持风筝下〕〔生〕如今待我取出诗来，细细的玩味一番。〔出诗看介〕

【簇御林】焚香看，漱齿哦！这是佛名经，出普陀，能开一切眉间锁。他诗中只赞我才高，不露一些情意，但将他细味起来，那“未必有心，可能无尾”这八个虚字眼呵，有无限情包裹。就是这韵也和得异样，又不从头和起，倒从后面和将转来，或者寓个“颠倒鸾凤”的意想在里面也不可。分明是有意掷情梭，好像把“鸳鸯”两字，颠倒示谐和。

〔丑〕人又说，他不但才高，容貌也十分标致。〔生〕这样的诗，料想不是丑妇做得出的。

【前腔】我把他容思想，貌揣摩，毕竟少铅华，本色多。〔丑〕这等说，是个不喜装扮的了。相公不曾看见，怎么知道？〔生〕但看他毫端不受纤尘呵，怎肯把脂共粉将容污。我若得与他结丝萝，便朝同枕簟，夕死待如何！

前日那首诗，是无心做的，并没有挑情的意思。如今怎么再做一首，竟说婚姻之事，央人寄去，看他怎生发付我？只是没有这样一个人。〔丑〕相公，抱琴倒有个计较。〔生〕你有什么计较？〔丑〕他家侯门似海，飞鸟不通，料想没有人寄得诗去。只除非也学戚大爷，去放风筝。〔生〕那风筝怎么放得进去？〔丑〕他家的宅子，极是宽大，又靠在城边。你如今做一首诗，写在风筝上。我和你到城上去放，不要太放高了，只要放进他的墙头，就把线一丢，你说不落在他家，落在那里？〔生大喜介〕妙！妙！妙！妙得极！只是那回音怎得出来？〔丑〕这个一发不难，待我依旧去讨，讨得风筝出来，回音一定在上面了。只是一件，切不可说出你的名字，只说是戚大爷做的，直待事成之后，才可露出真情。〔生〕怎么？我做了诗，倒假他的名字？〔丑〕一来如今的人情，只喜势利，不重孤寒。说戚大爷的名字，还掀动得他；说是相公，他若访问你的家私，连诗的成色都要看低了。二来风筝放进去，万一惹出事来，他还碍着戚大爷的体面，不敢放肆。若晓得是你，行起乡宦势来，就要吃他的亏了。〔生〕有理！有理！不但聪明，又且周匝。这等我做诗，你去糊风筝，预备停当了，明日绝早去放！〔丑应下〕〔生〕我想这一首诗，比前日那一首更有关系，不是草草下笔的。

【琥珀猫儿坠】我凝神静想，逐字苦吟哦。这一次是有意班门弄斧柯，不比那弹琴偶遇子期过。敲磨，休教他绽破樱桃，笑我才少情多。

〔丑持风筝上〕不贪醉饱为顽仆，愿效昆仑作侠奴。相公，风筝有了！〔生题介〕“飞去残诗不值钱，索来锦句太垂怜；若非彩线风前落，那得红丝月下牵。”〔搁笔介〕诗做完了，待我叮嘱他一番。风筝，风筝！我这桩好事，全仗你扶持；若得成交，你就是我的月老了！

【前腔】我把风神絮祷，却便似合掌念弥陀。休教那妒雨愁云把我字句磨，好待他清清楚楚入秋波。休讹，须认取我那嫡嫡亲亲、和韵的娇娥。

【尾声】你从前既把媒人做，还仗你把姻亲订妥，切莫要有始无终把我的好事磨。

新诗为我逗琴心，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更仗新诗索好音；  
无意栽花犹发蕊，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难道有心插柳倒不成阴？

## 第十出 请兵

【夜行船引】〔外冠带，小生扮中军，各役引上〕昔日甘棠今在否？再来人惭愧并州。皂盖犹新，乌纱尚好，只有白发数茎异旧。

五彩前旌八座车，重来犹佩旧金鱼。爱棠父老衰同我，骑竹儿童大似初。下官受命以来，兼程到任，闻得蛮兵甚是猖獗，已曾差人侦探去了，还不曾回报。今日先把将士检阅一番，好待临时调发。分付中军官，传谕各营将领，听候过堂！〔小生传介〕〔末、丑、净、老旦扮衰老将官上〕戏箱盔甲偏场戈，取笑行头奈战何？力少按鞍难顾盼，只因饭不善廉颇。〔进见介〕各营将官参见！〔小生唱名，外执笔点介〕水营总兵钱有用。〔末应，过堂介〕〔小生〕陆营总兵武不消。〔老旦过堂介〕〔小生〕左营副将闻风怕。〔丑过堂介〕〔小生〕右营副将俞敌跑。〔副净过堂介〕〔外〕你们这些将官，都不是我的旧人了。〔众〕将官们都是京营小校，因为助饷有功，不次升来的。〔外〕你们这样衰老，又且都是病躯，将来怎么样去杀贼？〔众〕不敢瞒老爷，将官们原是不曾杀过贼的。闻得人说，这边地方承平，武官好做，故此在兵部乞恩，补了这边的缺，原只说来坐镇雅俗的，不想一到地方，就多事起来。年纪原大了几岁，近来为忧国忧民，不觉愈加老迈了。如今求老爷题疏，请朝廷另选精壮的来代职，将官们情愿降级调用。〔外怒介〕你们既受朝廷爵禄，就该不辞衰老，捐躯报国才是，怎么说这等委靡的话？速速去料理器械，抖擞精神，伺候征剿！若误事机，军法未便！〔众应介〕只知钱有用，都言武不消，今日闻风怕，明朝俞敌跑。〔下〕〔外叹介〕你说这样的武备，这样的将材，怎么教洞蛮不思作反！

【驻马听】军气休囚，武备多年偃不修。怎禁那祸生仓卒，变起萧墙，利失遐陬。似这般人人告老把生偷，教我单骑遇敌凭谁救？〔叹介〕拼一个马革尸收，还只怕乱军中，狐死难丘首。

再传谕各营兵士，听候唱名！〔小生传介〕〔生、小旦、净、丑，扮老弱兵丁破衣旧帽上〕三餐冷粥菜全无，庚癸于今倦不呼。年少金疮老来发，不堪秋气入肌肤。〔小生唱名介〕赵龙。〔生应介〕〔小生〕钱虎。〔小旦应介〕〔小生〕孙彪。〔净应介〕〔小生〕李豹。〔丑应介〕〔外〕叫那些兵丁上来！〔众上，跪介〕〔外〕你们这些兵丁，我老爷都还认得，只是为何这等黄瘦了？〔众〕当初老爷在这边，号令严明，纪纲整肃，军粮按时给发，将领不敢扣除。自从老爷去后，纪律不严，钱粮缺少，卯年支不着寅年的粮，一钱受不得五分的惠，个个都饥饿坏了么，老爷！〔哭介〕〔外〕你们放心，我老爷一到，决不使你们再受饥寒，快去调养精神，听候征剿，不可有误军机！〔众应下〕〔外叹介〕

【前腔】一样貔貅，今日鸡皮昔虎头。可怜他金风刺骨，全没个玉粒充肠，只有些珠泪凝眸。〔叹介〕地方的事，被前人坏到这个地步，教我怎么补救得来？他人决海我防沟，将来淹没谁之咎？蒿目空忧。只好烧一炷志诚香，袖手祈天祐。

【不是路】〔丑扮探子上〕侦探回头，蠢动情形一望收。〔见介〕〔外〕贼情虚实何如？〔丑〕禀老爷，他是真蛮寇，不比寻常蜂蚕小罗喽。〔外〕有多少人马？〔丑〕人马虽多，还不足虑，只怕他一件，最堪忧。他冲锋不用人如蚁，挡众全凭象似彪。〔外〕原来用的象战，这等他攻城用什么器械？可曾破了几处城池？〔丑〕他用的是云梯、大炮与掘地的器械。那沿山一带城池都已失守了。只为无兵救，沿山几处城如斗，尽行失守，尽行失守。

〔外〕知道了！你再去打探。〔丑应下〕〔外叹介〕贼强我弱，战守两难，如何是好？

【解三醒】雨下处，正当屋漏；半江中，怎把船修？俺待要战啊，残兵羸将谁堪斗？分明是驱众孳赴长沟。俺待要守啊，这饥民不火难增灶，赤地无沙怎唱筹？说便是这等说，难道就束手待毙不成？休偃傲，少不得要运筹借箸，勉护神州。

叫中军官，一面写下出师牌面，一面刻下招安榜文，候我相机遣用。这不过是虚示军威，使贼难料我的虚实，若要灭贼，须是请兵会剿。我连夜修下告急的表章，差你星驰进京，求朝廷速发大兵，遣重臣监督前来，不可羁误时刻。〔小生〕得令！

羽书飞上九重天， 伫望旌旗自日边；  
扫荡蛮氛靖蛮穴， 不留蛮种肆遗膻！

## 第十一出 鹞误

【出队滴溜子】【出队子】〔生带丑，携风筝上〕风筝偷放，也学顽皮戚大郎，从今不敢笑伊行。【滴溜子】还虑他将言啊让，虽然别有情，都是一般呆况；他为游痴，我为色狂。

来此已是城头了。抱琴，那里是他家的宅子？〔丑指介〕从这座高墙起，直到那座高墙

止，方围一二里都是他家院落。〔生〕这等是丢得进的。趁没人在此，快些放上去！〔放介〕〔副净内云〕城上有人放风筝，我们也到城上去放。〔生望内，惊介〕呀！那是戚大爷。他也上来了，怎么处？〔丑〕相公，你在这里放线，我飞跑下城，引他到郊外去。〔急下〕〔生〕有这等凑巧的事，他若毕竟要来，怎么得了？〔望内喜介〕好了！出城去了！如今宽心放线。〔放线介〕

【降黄龙】休短休长，酌量高低，莫差寻丈。线啊，你是条牵情血缕，系足红丝，不但把风筝收放、过墙，待我新诗落地，你先做游丝萦绕纱窗。好待他举纤指轻收慢曳，抽出我的情肠。

如今放到宅子中间了，丢了线罢！〔丢介〕原来今日是西风，吹落在东首了！

【前腔】东墙鸟语花香，你看那屏掩帘垂，分明是深闺模样。我想那风筝此时啊，虽未经他秋波凝注，纤指轻拈，也早与温柔相傍。就是他丫鬟、保母拾到了，少不得要送与小姐看的，只怕被管家拾着，拿去送与夫人，就有些不妥了。堤防，不怕他通文保母，与那识字梅香，怕只怕捕巡狠仆，献与高堂！

我如今也愁不得许多，且回到书房静听消息。魂逐风飘今日下，线牵情去几时来？〔下〕〔丑带净上〕才起牙床宝髻偏，恼人春色困人天。梧桐不落春间叶，何为秋声到枕边？奶娘，方才窗子外面，是什么东西响了一下？〔净〕待我看来。〔寻看风筝，看介〕呀！原来也是一个风筝，也有一首诗在上面。〔丑〕风筝便是风筝，诗便是诗，为何加上两个“也”字？你莫非学二小姐通文么？〔净〕不是。我前日过去请二小姐，他正拾到一个风筝，上面有诗，他和了一首。今日我们又拾到一个，又有一首诗，故此下两个“也”字。〔丑〕原来如此。这等他的风筝还在么？〔净〕闻得是戚公子的，当日就讨去了。〔丑〕他那一个是七公子的，我这一个自然是八公子的了。〔净〕不是那个“七”字，是老爷的同年戚布政的公子。〔丑〕这等说起来，那公子又会做诗，又喜放风筝，一定是个妙人了！

【黄龙衮】风流知趣郎，风流知趣郎，诗逐风筝放。可惜落在他那里，他不过回你一首吃不得用不得的歪诗，若还落在我这边，定要陪几件东西答你，少不得把玉扣金簪，酬你多情况。〔看风筝介〕这个放风筝的人儿也不差，我虽然不识字，不晓得诗的好坏，只是写得这几行字出的，也不是个村夫俗子了。怎能够出张招榜，教他亲投认状，你若要寻诗句，赎风筝，先还了我房租帐。

〔净〕小姐，你这等说起来，心上想着男子了。〔丑〕奶娘，怎么瞒得你？自古道：“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”我今年齐头十八岁了。你不见东边的张小姐，小我一岁，前日做了亲；西边的李小姐，与我同年，昨日生了子。如今老爷才去上任，不知那一年才得回来。等他回来许人家，我的脸皮熬得金黄色了。如今莫说见了书生的面孔，听了男子的声音，心上难过，就是闻见些方巾香、护领气，这浑身也象跣蚤叮的一般……〔净笑介〕小姐，你也忒煞性急了！我如今和你商议，二小姐收着的，既有人来讨去，难道我们收着的，就没有人来讨？待他来讨的时节，我替你做个媒人何如？

【前腔】见了那寻诗觅句郎，寻诗觅句郎，我把他引到蓝桥上。你两个先效于

飞，后把朱陈讲。只是你怎么样谢媒？先要与我断过媒钱几两，媒红几丈，这叫做后君子，先小人，也须明讲。

〔丑〕奶娘，你若有这样的盛情，我一见面就是两套衣服、一对金簪谢你。〔净〕我想今日这个风筝，不是没缘故的。前日一个落在那边，今日一个落在这边，恰好都有诗在上面，难道天下事有这等巧合的？这一定就是戚公子见了二小姐的诗，只说有心到他，故此又放这一个进来讨回话的。我如今立在门首去等，他若来讨，我只说二小姐为他害了相思，约他来会，不要说出你来。〔丑〕怎么不要说我？〔净〕一来二小姐的诗名，人人晓得，若说大小姐，他就不信了；二来恐怕事做不成，露出些风声，内外的人，只谈论二小姐，再不谈论你。直待有了瓜葛，然后说出真情，教他央人来说亲，成了百年夫妇，岂不是万全之计！〔丑喜介〕有理！这等你快些去等，不要又被二小姐兜了过去。

【尾声】就是麻姑也挠不着我心头痒，全仗你一手招来魂荡！〔净〕我自有海上传来的救急方。

小姐你如今还是花间蕊，    只怕顷刻翻为叶底花；

〔丑〕蜂蝶莫教过墙去，    又疑春色在邻家。

## 第十二出  冒美

〔末上〕祖父当年不积德，投靠宦家充使役，只因一代做功臣，子子孙孙成世袭。自家詹府管家的便是。自从老爷出门，将我派做司阍人役，不论有事无事，要在门前伺候。今日等了许久，不见有什么差使出来，且在懒凳上睡他一觉，再做道理。〔睡介〕〔净上〕良媒不怕姻缘少，私语还防耳目多。自家只为奉承小姐，出来等那讨风筝的情郎。只是门上有管家，不好说话，须要生个法子，打发他开去才好。原来睡在这里，不免摇他醒来。〔摇介〕〔末惊醒介〕原来是老阿妈，出来做什么？〔净〕大小姐有事差你。〔末〕差我做什么？〔净〕叫你去买一袋京香、两柄宫扇、三朵珠花、四枝翠燕、五两绵绳、六钱丝线、七寸花绫、八寸光绢、九幅裙拖、十尺鞋面，样样要拣十全，不可少了一件！去到管帐手里支银，都在买办簿上消算。〔末〕这许多东西，一日也买不完！这门上叫那个看守？〔净〕你自去买，我替你看门就是。〔末〕这等难为你了。苍头充办吏，老妇代司阍。〔净笑介〕好了，被我遣去了。远远望见一个小厮走来，或者就是讨风筝的，也不可不知！〔丑上〕不怕侯门深似海，能令消息快如风。门上有人么？〔净〕你是那家的大叔？到这里做什么？〔丑〕我是戚衙的管家，奉公子之命，特来拜领风筝。〔净〕前日来取风筝，今日又来取风筝，难道我家是个风箱，凭你扯进扯出的么？〔丑〕不知为什么，那风筝就象有脚的一般，偏要钻在你家来。〔净〕我且问你，你家公子见了小姐的诗，可说好么？〔丑〕不要说起，我家公子啊——

【四边静】他朝咀暮嚼多滋味，焚香日相对。废寝又忘餐，如痴复如醉。我笑他忧煎没济，精神枉费，只怕才子害相思，才女少情意。

你家小姐见了公子的诗，可也略有些意思么？〔净〕我家小姐的相思，比你家公子还害得凶哩！〔丑〕怎见得？

【前腔】〔净〕他停针罢线长吁气，梳头忘珠翠，口里念新诗，眼中吊珠泪。他两个的才思啊，分开两位，合来一对。恨只恨彼此隔人天，咫尺阻佳会。

〔丑〕原来你家小姐，也想着我家相公！既然如此，何不把后来的诗，再和一首，露些情意在上面？待我家公子央人来说亲就是了！〔净〕诗倒和了。我家小姐要亲手交付与他，还有许多心腹话要讲，故此叫我出来相等。〔丑〕这等极好。只是你家屋宇深沉，我家公子的胆小，怎么走得进来？〔净〕不妨，教他今晚一更之后大胆走来，我在这里等他就是。〔丑〕这等我就去讲，只是要做得好，不可弄出事来。高才成好事，捷足报佳音。〔先下〕〔净〕约便约停当了，只是门上有人守宿，怎么处？〔想介〕我有道理。他如今去买办了，少刻待他买来，好的只嫌不好，说小姐立等要用，叫他连夜去换；怕他不去！正是：

风流别有钻心计，不在陈平六出中！

## 第十三出 惊丑

〔末持香扇等物上〕满手持来满袖装，清晨买到日昏黄；手中只少播鼗鼓，竟是街头卖货郎！自家奉小姐之命，去买办东西，整整走了一日。且喜得件件俱全，样样都好，不免叫奶娘交付进去。〔向内唤介〕老阿妈！〔净上〕阿妈、阿妈，计较堪夸，簸弄老子，只当娃娃。东西买来了，待我交进去。〔持各物，向鬼门立介〕〔末〕小姐看见这些东西买得好，或者赏我一壶酒吃也不可知！且在此间候一候。〔净转身唤介〕门公在那里？小姐说：“这香珠不清，扇骨不密，珠不圆，翠不碧，纱又粗，线又啬，绫上起毛，绢上有迹，裙拖不时兴，鞋面无足尺，空费细丝银，一件用不得。快去换将来，省得讨棒吃！”〔丢还介〕〔末〕怎么？这样东西还嫌不好？就是要换，也吃得明日了。今晚要守宿，烦你回复一声。〔净内云〕小姐说：“心上似油煎，下身熬出汁，若等到明朝，爬床搔破席。门上不须愁，奶娘代承值，只要换得好，来迟些也不妨得。”〔末〕有这样淘气的事！没奈何，只得连夜去换。〔叹介〕养成娇小姐，磨杀老苍头！〔下〕〔内发擂介〕

【渔家傲】〔生潜步上〕俯首潜将鹤步移，心上蹊跷，常愁路低。小生蒙詹家二小姐，多情眷恋，约我一更之后，潜入香闺，面订百年之约。如今谯楼上已发过擂了，只得悄步行来，躲在他门首伺候。我藏形不惜身如鬼，端的是邪人多畏。为甚的保母还不出来？万一巡更的走过，把我当做犯夜的拿住，怎么了得？他若问夤夜何为？把什么言词答对？我若认做贼盗，还只累得自己；若还认做奸情，可不玷了小姐的名节。小姐，小姐！我宁可认做穿窬也不累伊。

〔净上〕月当七夕偏迟上，牛女多从暗里逢。如今已是一更之后，戚公子必定来了，不免到门外引他进来。〔做出门望介〕偏是今夜又没有月色，黑魇魇的不知他立在那里？不免

待我咳嗽一声。〔嗽介〕〔生惊倒退介〕不好了！有人来了。〔躲介〕〔净〕难道还不曾来？不免低低叫他几声：戚公子！戚相公！〔生喜介〕那边分明叫我，不免摸将前去。〔一面摸，一面行，与净撞头，各叫“阿呀！”介〕〔净〕你可是戚公子？〔生〕正是。〔净〕这等随我进去。〔牵生手下〕

【剔银灯】〔丑上〕慌慌的，梳头画眉；早早的，铺床叠被。只有天公不体人心意，系红轮，不教西坠。恼既恼那斜曦，当疾不疾；怕又怕这忙更漏，当迟不迟。

奴家约定戚公子，在此时相会。奶娘到门首接他去了，又没人点个灯来，独自一个坐在房中，好不怕鬼。〔净牵生手上〕〔生〕身随月老空中度。〔净〕手作红丝暗里牵。小姐，放风筝的人来了！〔丑〕在那里？〔净〕在这里。〔将生手付丑介〕你两个在这里坐着，待我去点灯来。反将娇媚纤纤手，付与村姬捏捏看。〔下〕〔丑扯生同坐介〕戚郎，戚郎！这两日几乎想杀我也！〔搂生介〕〔生〕小姐，小生一介书生，得近千金之体，喜出望外。只是我两人原以文字缔交，不从色欲起见，望小姐略从容些，恐伤雅道。〔丑〕宁可以后从容些，这一次倒从容不得。〔生〕小姐，小生后来一首拙作，可曾赐和么？〔丑〕你那首拙作，我已赐和过了。〔生惊介〕这等小姐的佳篇，请念一念。〔丑〕我的佳篇一时忘了。〔生又惊介〕自己做的诗，只隔得半日，怎么就忘了？还求记一记。〔丑〕一心想着你，把诗都忘了。待我想来……〔想介〕记着了！〔生〕请教。〔丑〕“云淡风轻近午天，傍花随柳过前川；时人不识予心乐，将谓偷闲学少年。〔生大惊介〕这是一首《千家诗》，怎么说是小姐做的？〔丑慌介〕这、这、这果然是《千家诗》。我故意念来试你学问的，你毕竟记得。这等是个真才子了！〔生〕小姐的真本，毕竟要领教。〔丑〕这是一刻千金的时节，那有工夫念诗？我和你且把正经事做完了，再念也未迟。〔扯生上床，生立住不走介〕〔净持灯上〕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烧高烛照红妆。〔丑放生手介〕〔净〕灯来了，你们大家脱略些，不要装模作样，耽搁工夫。我到门前去立一立，就来接你。闭门不管窗前月，分付梅花自主张。〔下〕〔生看丑大惊，背介〕呀！怎么是这样一个人！难道我见了鬼怪不成？方才那些说话一毫文理不通，前日的诗，那里是他做的？

【摊破锦地花】惊疑，多应是丑魑魅，将咱魔迷。凭何计，赚出重围？〔丑背，指生介〕觑着他俊脸娇容，顿使我兴儿加倍！不知他为什么缘故，再不肯近身？……是了，他从来不曾见过妇人，故此这般腼腆。头一次见蛾眉，难怪他忒腼腆，把头低。

〔生〕小姐，小生闻命而来，忘了舍下一桩大事。方才忽然想起，如坐针毡。今晚且告别，改日再来领教。

【麻婆子】劝娘行且放，且放刘郎去，重来尚有期。〔丑〕来不来由你，放不放由我。除了这一桩，还有什么大事？我笑你未识，未识琼浆味。若还尝着啊，愁伊不肯归！〔扯生介〕夜深了，请安置罢。〔生变色介〕小姐，婚姻乃人道之始，若无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就是苟合了，这个怎么使得？主婚作伐两凭谁？如何擅把凤鸾缔？〔丑〕我今晚难道请你来讲道学么？你既是个道学先生，就不该到这个所在来了！你说要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如今都有了。〔生〕在那里？〔丑〕人有三父八母，那乳母难道不是八母里算的？如

今有乳母主婚，就是父母之命了。〔生〕这等媒人呢？〔丑取出风筝介〕这不是个媒人？若不是他，我和你怎得见面？我自育乳母司婚礼，风筝当老媒。

如今没得说了，请睡。〔扯生介〕〔净冲上〕千金一刻春将半，九转三回乐未央。如今已是三更时分，料想他们的事一定做完了。早些打发他去，不可弄出事来。〔生望见净，故作慌介〕不好了！夫人来了！〔丑放生介〕〔生急走，撞着净介〕〔净〕你们的事，做完了么？〔生〕做完了。〔净〕这等待我送你出去。〔复牵生手行介〕公子，我家小姐，是个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。〔生〕你这保母，是个急急如律令的太上老君！〔急下〕〔净〕如今进去讨他的谢礼。小姐，如今好谢媒人了么？〔丑怒介〕呸！你不是媒人，是个冤魂！〔净〕怎么倒骂起我来？〔丑〕刚刚有些意思，还不曾上床，被你走来，他只说是夫人，洒脱袖子，跑出去了。〔净惊介〕这等你们在这里半夜，做些什么？〔丑〕不要说起！外貌却像风流，肚里一发老实不过。说了一更天的诗，讲了一更天的道学。不但风流事不会做，连风情话也说不出一句来。如今倒弄得我上不上，下不下，看你怎么处？〔净〕不妨，我另有个救急之法，权且歇过一宵，再做道理。

做媒须带本钱行，    莫待无聊听怨声；  
佳婿脱逃谁代职？    床头别有一先生。

## 第十四出  遣试

【忆秦娥】〔小生便服上〕槐黄了，纷纷举子忙时到。忙时到，祖生休怠，着鞭须早！

下官替韩盟兄抚养孤子成人，且喜得他天姿英迈，品格离奇，定不是个池中之物。今当大比之年，要打发他上京取应。衣囊资斧俱已齐备，不免亲到书房，送他去来。老年最忌名心热，壮岁还愁宦念疏〔下〕

【前腔】〔换头〕〔生带丑上〕一朝被鬼迷心窍，神情三日犹昏眊。犹昏眊，合睛便见，夜叉奇貌！

小生为詹家女子，误起情肠。听了外面人的讹传，只说有其名者，必有其实；看了风筝上的贗笔，又道有斯貌者，方有斯才。谁知耳内千闻，不如眼中一见。被他乳母作祟，黑夜引入房中，全无半点娇羞，备极千般丑态。佳篇误称拙作，通文处满口胡柴；旧句冒作新篇，识破时通身马脚。小生方在惊疑之际，彼妇正在饥渴之时。千亏万亏，亏那一盏银灯，做了照妖神镜；难逢难遇，遇着一尊保母，做了辟鬼钟馗。方才得脱网罗，庶免一宵缠缚。不然，竟似苏合遇了蜚螳，虽使濯魄冰壶，洗不尽通身秽气；又如荀令嫖了俗妓，纵不留情枕席，也辜负三日余香。〔笑介〕这样诧异的事，教我也解说不能，只好付之一笑而已！

【金梧桐】且把相思孽帐销，悔极翻成笑。我想他那样的丑貌，那样的蠢才，也勾得紧了，那里再经得那样一副厚脸，凑成三绝。也亏他才貌风情，件件都奇到。毕竟

是伊家地气灵，产出惊人宝。我想那个乳母，竟是我的恩人，若不是他引我进去相见啊，万一谬采虚声聘定了，把鸾凰效，兀的不是神仙魑魅同偕老。

我吃过这一次虚惊，以后的婚姻，切记要仔细：一不可听风闻的言语，二不可信流传的笔札，三不可拘泥要娶阀阅名门。从来绝代佳人，都出在荒村小户，总之要以目击为主。古人三十而娶，不是故意要迟，想来也是不肯草草的缘故。

【浣溪沙】经这遭才知觉，休信那毛延寿画里的妖娆，苕萝不掩西施貌，阀阅难增嫫姆娇。休草草，便等到鬓婆娑，遇佳人，也做个有福温峤。

今乃大比之年，戚仁伯催我入京赴试，此去若得侥幸，大小登科都在一处，也不可。等他出来，拜别前行便了。

【东瓯令】〔小生、副净带末，携酒上〕烧尾宴，祖儿曹，催送蛟龙上碧霄。〔见介〕贤侄，你春风得意须乘早，我专听取泥金报。〔副净〕老世兄，你身荣须念旧同袍，体得要富贵把人骄。

〔小生送银介〕朱提百两，备舟车薪水之资，贤侄请收了！〔生收介〕〔小生〕看酒过来！立饮三杯，然后上马。〔立饮介〕

【金莲子】〔小生〕我自斟醪，须恕我杖履不出郊。〔净〕小弟也奉一杯！〔斟介〕三杯少，还有一杯奉饒。〔合〕风霜须爱护，冷暖自均调。

〔生〕老伯之恩，天高地厚，就是衔环结草，也难效区区，就此拜别！〔同拜介〕

【尾声】〔小生〕你也莫衔环，休结草，那有个饭韩漂母望酬劳。只求你勉慰黄泉，不使我愧久要。

王光剑气久沉埋，    好把文星耀上台；  
老耳十年无世事，    龙钟洗却待春雷。

## 第十五出    坚垒

【北醉太平】〔净骑象，引众上〕刀锋剑铓，盔甲煌煌，浑如秋水接天光。笑官兵战几场，马如齑粉人如酱，使俺象蹄血溅桃花浪。且先凭一箭定西方，取中原似探囊！

自家掀天大王是也。自从起兵出洞以来，攻州州破，过县县残。虽有几个官兵，莫说不够俺斧砍刀割，还经不得象鼻一卷。如今已到西川地方，闻得新来的招讨，就是当初詹烈侯。这厮年纪虽老，倒还有些智略，不可轻觑了他。分付大小蛮军，须要用心攻打！将我新制的云梯、大炮，与那掘地道的家伙，都载在军前，听候取用。〔众应介〕〔同唱“先凭一箭”二句下〕〔外戎装，末扮中军，引众上〕掘鼠罗禽作糗粮，张巡今日守睢阳，只愁无妾堪充饷，难结军中死士肠。下官詹武承，到任未几，时事多艰。前日上疏请兵，今日贼临城下，急病

难仗缓医，远水不浇近火。如今只得坚城固垒，以老贼军，待天兵到日，好议征剿。叫中军官！〔未应介〕贼兵破竹而来，机锋正锐，我军不可轻战，只可固守，不可斗力，只可用谋。你与我到营中，选三个壮士，一个画了红脸，扮做关圣帝君，一个披了火焰，扮做火德星君，一个凑了三头六臂，扮做太岁星君，前来听用！〔末〕禀问老爷：那一处用着他？〔外〕你不要管，装扮完了，听我调度。〔未应下〕

【前腔】〔外〕说什么晁生智囊，陈平计良，耿恭神箭不穿杨，射胡人起异疮。且看俺师心别把阴符创，管教那五行列宿天神将，不须符水绍阴阳，一齐来，助守疆！

〔副净扮关圣、丑扮太岁、小生扮火德，随末上〕装就奇形怪状，且看妙算神机。禀老爷，装扮齐备了。〔外对副净介〕我闻得贼兵惯用云梯，窥视城中虚实。我这东角近山，易于登眺，料他必先窥视东门。我今日东门城上，不用一人防守。只差你一个藏在城垛之下，贼见没人守城，毕竟用软梯爬上，你伺候先上来的一个，拿住他砍了首级，提在手中，直在城上，现一现形，就来领赏。〔副净应介〕〔外对丑介〕我闻得贼兵惯掘地道，我这西门地虚，他毕竟从西门掘进。你到西门城里先掘一个地洞，伏在洞中，等他掘穿的时节，你将前面一个砍了首级，提在手中，走出洞外，现一现形，就来领赏。〔丑应下〕〔外对小生介〕贼攻东西不利，毕竟从南北二门，用炮攻打，北门近水，难用火攻，他必定只攻南门。我城唯南角最坚，料打不破。你先到南门，支下一个小炮等他。他炮不响，我炮莫动，待他用炮之时，一齐点火，铅弹打去，他不疑我用炮，只说自家弹子激转去打自家，你立在城上，现一现形，就来领赏。〔小生应下〕〔外〕旗鼓司！传谕守城兵士，俱要寂然无声，如有说话一句，咳嗽一声者，立刻梟首！〔未应介〕〔众同唱“不须符水”二句下〕〔净、众唱“先凭一箭”二句上〕叫蛮军，这东门近山，好看虚实，你与我搭起云梯，待我亲自看来！〔众搭云梯，净登望介〕

【南普天乐】〔净〕驾云梯，高千丈。炯双眸，遥瞻望。虚和实，虚和实，何计遮藏？管靴尖踢倒金汤！〔下介〕〔众〕大王，城中虚实何如？〔净大笑介〕城上半个人也没有！这等看起来，不消攻打，只须搭了软梯，爬将上去就是。〔众搭软梯，一人先爬入介〕〔副净提人头立城上，众见惊倒介〕不好了！不好了？关爷显圣了！〔净〕大家跪了磕头！〔同拜介〕呀！把尊神拜仰，威灵庇远方，恕蛮人愚蠢，免降灾殃。

〔副净下〕〔净〕这一门有关爷把守，不要惹他，到西门去罢！东门攻不进，且去打西门。〔同下〕〔外众唱“不须符水”二句上〕〔副净提人头上，见介〕禀老爷，献首级。〔外〕赏银牌一面！〔副净谢介〕

【北朝天子】〔众〕笑痴蛮蠢羌，羨灵心巧肠，寿亭侯那里从天降？都只为神威镇远，赫名儿久扬。因此上不问假和真，魂都丧。貌虽然假装，神多应真降。渺茫、渺茫、渺渺茫，附人身非同影响，非同影响。备牲醪、酬天将，备牲醪，酬天将。

〔俱下〕〔净、众唱“先凭一箭”二句上〕〔净〕叫蛮军！这西门地虚，好掘地道，快与

我掘进去！〔众〕禀大王，不知今日可动得土？〔净〕胡说，那有攻城掘地，拣日子动土的？〔众掘介〕

【南普天乐】〔净〕荷锹锄，开虚壤，阔如沟，深如港；兵鱼贯，兵鱼贯，直抵中央，看他们何计支当？〔一人先掘进城介〕〔丑提人头，出洞现形介〕〔众〕不好了！撞着太岁了。我说今日动不得土！〔净〕大家再跪了磕头！〔同拜介〕呀！把尊神拜仰，威灵庇远方，恕蛮人愚蠢，免降灾殃。

〔俱下〕〔净〕这西门太岁星利害，不要惹他，且到北门去用炮！〔众〕禀大王，北门近水，不好用炮！〔净〕这等往南门去罢！西门攻不进，又去打南门。〔俱下〕〔外众唱“不须符水”二句上〕〔丑提人头上，见介〕禀老爷，献首级。〔外〕赏银牌一面！〔丑谢介〕

【北朝天子】〔众〕笑痴蛮蠢羌，羨灵心巧肠。太岁星那里真相撞，想不曾选期动土，自疑心有妨。因此上不问假和真，魂都丧。这是圣朝的土疆，皇家的寸壤，彼苍、彼苍、彼彼苍，隐相扶，谁能据攘，谁能据攘？守疆臣，还依仗，守疆臣，还依仗。

〔俱下〕〔净、众唱“先凭一箭”二句上〕叫蛮军！快支起大炮来打！〔众支炮介〕

【南普天乐】〔净〕“大将军”，威名壮，佛郎机，功难量；全凭你，全凭你辟土开疆，待功成衅汝牛羊。〔众放炮介〕〔城上放炮，众打倒介〕〔小生立城上介〕〔众〕不好了！火德星君又出现了！〔净〕快些磕头！快些磕头！〔众乱磕头介〕呀！把尊神拜仰，威灵庇远方，恕蛮人愚蠢，免降灾殃。

〔净〕罢，罢，罢！有这许多神兵助他，料想攻他不破，收兵去攻别处地方。只道象兵无敌，谁知又有神兵！若遇文殊菩萨，连象也要吃惊。〔俱下〕〔外、众唱“不须符水”二句上〕〔小生上〕禀老爷，贼兵放炮攻城，城攻不破，反被我炮打死许多，如今撤营走了。〔外〕赏银牌一面！〔小生谢介〕〔外对末介〕你如今领一队人马，沿路鸣金擂鼓，赶将前去，假作追兵，只可吓他走，不可与他战，约去三十里，即便收兵。〔末应下〕

【北朝天子】〔众〕笑痴蛮蠢羌，羨灵心巧肠。火德星那里从空降？都只为兵多戟少，自焚来可伤。因此上受虚惊，魂增丧。俺这木牛儿有光，火牛儿无像，怎当、怎当、怎怎当？休杀那蠢堆堆无功战象，无功战象。请回家，休痴想，请回家，休痴想。

戏场不比战场真，耳目何妨暂一新；  
自古奇兵难再试，虑将险法误他人。

## 第十六出 梦駭

【香柳娘】〔生衣巾，末持笔砚随上〕对天人策来，对天人策来，十年摩揣，今

朝呕出心头块。小生来京赴试，叨捷礼闹，今日圣主临轩策士，出的题目是问洞蛮犯顺，该抚该剿的机宜。小生痛述养痍之患，备陈靖乱之方，议论倒有些实际。但不知皇上注意在那一边，且回到寓中，静听消息便了。任苍天措排，任苍天措排，只怕命好不须才，数奇志空大？〔末〕来此已是寓所了。相公还是要用酒，要用饭？待长班去取来。〔生〕酒、饭都不用。我身子倦了，快收拾床铺，待我睡罢。〔末〕床铺是收拾好的。这等相公请安置，长班也去歇息了。〔下〕〔生叹介〕想我韩琦仲一生，莫说眼睛不曾看见佳人，就是梦也不曾梦见一个，难道于“女色”二字，就这等无缘？叹红鸾命乖，叹红鸾命乖，老天，老天！你便舍我个梦里阳台，也暂把相如渴解。〔睡介〕〔内发擂介〕

【前腔】〔丑扮詹小姐，净扮乳母随上〕看书生去来，看书生去来，这是他家门外，为甚的闭关不把人相待？奴家詹小姐。前日戚公子到我家来，被奶娘冲散，不曾成就姻缘；今晚夜深人静，同着奶娘来看他。此间已是他书房了，快敲门。〔净敲门介〕〔生起介〕是谁人扣斋？是谁人扣斋？欲待把门开，夜深虑逢歹。〔净〕相公，快开门！你心上的人来了。〔生想介〕我心上没有什么人，且把门开了，看是那一个？〔开门见丑，惊背介〕呀！这是詹家丑妇。他为什么到这里来？〔对丑介〕请问小姐，到此何干？〔丑〕你那一晚吃了虚惊，不曾成得好事，我今夜特来就你。

〔净〕戚相公！今日这就口馒头，也吃得过了。你心中快哉，你心中快哉！肆意和谐，不担惊骇。

〔生〕这等说起来，前日是苟合，今日又是私奔了！怎么使得？〔净〕戚相公，请老实些，上门的生意，不要错过！〔生〕我姓韩，不姓戚！戚相公在那边房里，你自去寻他！〔净〕我们与开典铺的一样，是认票不认人的。前日风筝上是你的笔迹，我只来寻你，不管你姓戚姓韩。〔生背介〕前日还有奶娘救我，今日连他也助纣为虐了，这怎么好？〔丑〕前日我一个人，扯你不过；今日有了帮手，就抬也抬你上床！〔丑、净同扯，生喊介〕妇人强奸男子，千古奇变。地方邻里，大家来救一救！〔副净、小生扮更夫，巡更唱歌上〕里面有人叫喊，我们进去看来。〔进见介〕你们夜半三更，在这里做得好事！〔生〕妇人强奸男子！〔丑〕男子强奸妇人！〔副净、小生〕只有男子奸妇人，那有妇人奸男子？锁去见老爷！〔对锁、带出，生一路叫冤枉介〕〔副净〕来此已是衙门了，待我击鼓。〔击鼓介〕〔内敲云板，开门介〕

【前腔】〔末冠带，引众上〕甚生涯到来？甚生涯到来？忙加冠带，金收暮夜无妨碍。什么人击鼓？〔副净、小生带见介〕巡夜的更夫，捉到一起奸情，请老爷发落！〔末〕是强奸，是和奸？〔丑〕是强奸，老爷。〔末〕他怎么样奸你？照直讲来！〔丑〕把裈裆扯开，把裈裆扯开，我奇创苦难挨，喊声似雷大！〔生〕好冤枉的事！是他淫奔到书馆中来，强奸生员，怎么反说生员奸他？夜奔来敝斋，夜奔来敝斋，硬坐中怀，破我鲁男淫戒。

〔末〕世上那有这样歹事？既是他来奸你，可有什么人见证么？〔生〕黑夜之中，那有见证。〔末〕这等何所凭据？

【前腔】有谁人见来？有谁人见来？你无凭难赖，倒推逆说多尴尬。〔对丑

介〕你黑夜到他书房，还是自己去私奔他的？还是他引诱你去的？〔丑〕是他引诱小妇人去的。〔末〕有什么凭据？〔丑〕有风筝为证。上面的诗句是他亲笔写的。〔取出风筝，末看，对生介〕你如今还有什么赖得？好风流秀才，好风流秀才！是你引妇人中怀，还说鲁男破淫戒！叫左右，扯下去打！把裈裆扯开，把裈裆扯开！〔生叫冤枉介〕〔末〕也教你奇创难挨，不怕你喊声雷大。

〔众扯生欲打，外、老旦扮报人，敲锣冲上〕报！报！报！〔末、丑、净、众俱下；生仍睡介〕〔外、老旦喧闹，敲门介〕〔末急上〕夜深闻剥啄，知是好音来。〔开门介〕〔外、老旦〕韩相公中了！特来报喜！〔末〕中在第几甲？〔外、老旦〕第一甲，第一名！〔末〕这等是状元了！待我唤他醒来。相公，相公！〔生朦胧，叫冤枉介〕〔末摇生介〕相公，快醒来！你中了状元了！〔生拭目介〕〔外、老旦〕报老爷！高中状元！〔生〕只怕还是做梦。〔外、老旦〕是真的，不是做梦，快请老爷去赴御宴！

【尾声】〔生〕无端恶梦将人骇，亏得捷音惊败，这又是第二个乳母无心巧撞来。

详梦从来贵反详， 梦凶得吉理之常；

奇冤既得闻奇捷， 丑妇还应得丽娘。

## 第十七出 媒争

【字字双】〔净扮媒婆上〕要做媒婆莫说真，欺隐。说真十处九关门，难进。东施形丑冒西村，骗允。若要亲眼相佳人，搽粉。

自家京师第一个出名的媒婆，绰号“张铁脚”的便是。新科状元不曾娶亲。今早有人来呼唤，要我做媒，特地走来伺候。门上有人么？〔内〕是那一个？〔净〕当值的媒婆，蒙老爷呼唤，特来服事的。〔内〕门外侯着！

【前腔】〔老旦扮媒婆，持书上〕个个媒婆卖脚跟，空奔。也难单靠嘴皮唇，谁信。做媒须学做山人，书引。大胆来说状元亲，把稳。

自家京师第一个会钻刺的媒婆，绰号“李钻天”的便是。闻得新科状元不曾娶亲，一定要用着我们的。只是同行的多，恐怕轮我不着，故此到他座师处，讨了一封荐书。如今放心去做，难道还怕那个抢去不成？来此已是，门上有人么？〔净见惊介〕〔内〕什么人？〔老旦〕在下是官媒，一向服事老爷座师的。今早叫我去分付，说老爷不曾娶夫人，教我来服事。有封书在这里，烦大叔传一传。〔末上，接书下〕〔净〕李钻天，你好没意思！状元老爷闻我的名，亲自差人请我来做媒，谁要你东钻西刺来抢人的生意？〔老旦〕张铁脚，你好没廉耻！状元的座师，平日见我老实，特地写书送我来做媒，谁要你捕风捉影，夺人的主顾？〔净〕老骚货！不知搭着那一个管家，骗个没图书的名帖，在这里吓鬼。你前日替王翰林的夫人兑金，七成当了十成；替朱锦衣的奶奶兑珍珠，十换算了十五换。他如今查问出来，正要和你讲话，还亏你自家说个老实，惶恐，惶恐！

【扑灯蛾】你骗财真绝伦，有胸没方寸，只图第一遭，不顾后来对问也。言而寡信，还亏你夜郎动辄自称尊，面皮不厚才三寸，只怕你名轻难说状元亲。

〔老旦〕老娼根！你不知同那个孤老吃了几杯脓血，在这里发骚风！你前日替吴总兵娶小，把寡妇当了女儿，被他叫兵丁掙去了两边的鬓发；又替孙百户续弦，把梅香当了小姐，被他叫军牢拔去了下面的胡须。那一个不知？那一处不晓？还说状元老爷闻你的名，羞死，羞死！

【前腔】你把贱奴弃作尊，破罐冒为整。惯做脱空媒，更有一遭奇诧也。新人带孕，到如今二毛拔去两头髻。还亏你自称名下无谦逊，只怕你力绵难说状元亲。

〔互嚷介〕〔末上〕两口不须闲聒絮，一心自有妙安排。老爷说，你们两个，不消在此争闹闹。我家老爷的媒，不是容易做的，要亲眼相过，十分中意，才肯下聘。你们说的亲事，若肯容相的，便来讲；不肯容相的，竟不消说得。〔净、老旦〕都是千金小姐，怎么肯把人相？〔各想介〕有了，不妨，可以相得。老爷明日游街，我们与小姐立在一处观看。大叔，你如今认得我们了，只看见与我们同立的，就是小姐。若老爷中意，你把头点一点；不中意，你把手摇一摇，待我们又好赶到别家去看。〔末〕也说得是，待我去禀老爷。

〔末〕力大名高总不收，主司法眼异时流。

〔老旦、净〕我文章自有趋时法，不怕你朱衣不点头。

## 第十八出 艰配

【北新水令】〔生簪花、冠带，末执鞭，众鼓吹引上〕天街徐着看花鞭，马蹄儿休教逐电。婣娟争觑我，我也觑婣娟；把帝里名媛，赶一日批评遍。

【南步步娇】〔副净扮丑女，净扮媒婆随上〕铅精铸就芙蓉面，血点脂唇艳。金盆捣凤仙，染成这玉甲如花，好持纨扇。行到镜台边，几回自讶观音现。

〔净〕小姐！状元好来了。我和你先到楼上去等。〔同上楼介〕〔净〕小姐！我替你烧些香在炉里，待状元来闻见，就知道你是喜清趣的了！〔烧香介〕

【北折桂令】〔生、众上〕才离了凤阙龙轩，早来到燕子楼头，朱雀桥边。〔末〕是那里这等香？〔生〕可惜了香气氤氲，篆烟缥缈，只多些膏沐腥膻。〔末指楼上介〕老爷，那楼上与张媒婆同立的，想必是小姐了。〔生看介〕试看那假西施，卖弄他香温玉软；尽有那蠢登徒，为着他意惹情牵。怎当俺冰镜双悬，能别婣妍。多谢你转秋波临别多情，休怪俺懒回头似弩箭离弦。

〔末向净摇手，随生、众下〕〔净〕这等是不中意了。东家相不中，快去赶西家！〔同副净下〕

【南江儿水】〔老旦扮老女上〕鼓吹声难近，旌旗眼望穿。为甚的绿衣郎不许红裙见？紫金鞍骑到谁家院？画栏杆倚得纤腰倦。想象仙郎不远，更上层楼，把十里杏花瞻遍。

〔内鼓吹介〕〔净急上〕小姐，状元来了，快些上楼去看。〔同上楼介〕

【北雁儿落带得胜令】〔生、众上〕〔末指楼上介〕老爷，这位小姐生得好！〔生看介〕觑看他瘦腰肢，似可怜；好容貌，如堪羡。为甚的两桃腮，褪却鲜，双柳黛，堆着怨？多管是待庶士把韶光变，咏漂梅的期久愆。休怪俺轻薄子无情面，辜负你老嫦娥爱少年。传言，贤孟光休得要嗟偃蹇；你且归也么眠，少不得有个老梁鸿来缔好缘。

〔末向净摇手，随生、众下〕〔净〕这等说起来，又不中意了。扫兴，扫兴！〔老旦〕落花空有意，流水太无情。〔同净下〕

【南侥侥令】〔丑扮丑女，泡头阔鬓上〕旋卖街头髭，妆成额上髻；时兴宝髻人人羡，预梳个凤冠头，好嫁状元。

〔老旦上〕媒妁赶来身似箭，状元骑出马如飞。小姐梳妆完了。这是近来新兴的牡丹头，好看，好看！一定相得中了，快上楼去等。〔同上楼介〕

【北收江南】〔生、众上〕〔末指楼上介〕老爷，这个小姐，面貌虽然有限，头却梳得时兴。〔生〕呀！都似这般样的时兴宝髻啊，倒不如那鬍鬚头短发如毡！似这等愈奇愈出不如前，哪些个食蔗后来鲜？好教人呕涎。马蹄儿怎前？只得把绒缰带急狠加鞭。

〔加鞭，急下〕〔末向老旦摇手，同众下〕〔老旦〕北家相不中，快去赶南家！〔同丑急下〕

【南园林好】〔小旦扮小姐上〕满皇都娥眉几千，少什么胡然帝天，空教人卖些腼腆，怎乞得那人怜？

〔内鼓吹介〕〔老旦急上〕小姐，状元来了，快些上楼！〔同上楼介〕

【北沽美酒带太平令】〔生、众上〕〔末指楼上介〕老爷，这一位小姐，果然标致，再没得嫌了。〔生〕相了一日，只有这个还上得眼。这是俺解忧愁的草似萱，醒瞌睡的艳异编，地少朱砂赤土先。〔末〕老爷！既然中意，待小人点头许了他罢。〔生摇手介〕他只好抱衾裯备妾员，怎好正阍位，把中宫权擅？七分妆三分颜面；四分真六分强勉。覆霓裳银红虽浅，衬罗衫榴裙太艳。小姐，你望得俺心穿眼穿，休得要怨天恨天。你若是三生少缘，怎受得俺猛停骖一回缱绻？

〔末向老旦摇手下〕〔老旦〕怎么这样的佳人，还相不中？小姐，你也无缘做他的眷属，我也没福趁他的媒钱，回去罢。〔小旦〕承恩不在貌，教妾若为容。〔同老旦下〕〔生〕叫左右，带马回去！

【北清江引】上林春色看将遍，仍似河阳县。天香并未闻，国色何曾见？或

者那御沟内的人儿，还有几个上得选。

看花自古说长安，谁料花多不耐看。

金榜已登金屋缺，色难更不比才难。

## 第十九出 议婚

【玉女步瑞云】【传言玉女】〔小生带末上〕底事萦怀？未了向平婚债。【瑞云浓】怎禁不肖子，胡行乱踹。

下官戚补臣。夫人早丧，只生一子。当初只因后嗣艰难，未免失之骄纵。怎奈他不思上进，只习下流，不但不能承绍箕裘，将来还恐玷辱门户。当初还有韩家侄儿，同窗砥砺，虽然心如野马，也还身似羁猿。自从韩生赴试之后，日间在赌博场上输钱；夜间在妓妇人家输髓。输钱还是家产之累；输髓将有性命之忧。我如今没奈何，只得娶房媳妇与他。他纵然不怕堂上的威严，或者还受些枕边的教训。向日詹年兄上任之时，曾将两个女儿托我择婿，不如将一个聘与自家儿子，一个聘与韩家侄儿，何等不妙。只有一件，我闻得他大令爱是个寻常女子，第二个令爱才貌俱全。若把别个，一定将好的尽了自己，剩下的才与别人，下官一来有些克己的功夫，二来也知儿子的分量。如今定下主意，将大的配与儿子，小的配与韩生。本待一齐下聘，只因他在京中赴试，万一得中，受了别人家的丝鞭，恐怕两相耽误。我如今先说就了儿子的亲事，那一个待他回来下聘未迟。叫院子，唤媒婆伺候！〔末应下〕

【赏宫花】〔小生〕婚姻要谐，须凭貌与才。强把姿容慕，反是厉之阶。此日先偕鸛鹒侣，他时另配凤鸾俦。

〔丑扮媒婆，随末上〕朱、陈有约还须我，孔、李成亲也要媒。戚老爷，唤媒婆来，有何分付？〔小生〕当初詹老爷上任之时，托我替他小姐择婿。我一向留心体访，再没有个门当户对的人家。我家大爷与他大小姐，年齿相当，要你去说亲，故此差人唤你。〔丑〕这等说起来，是顺风吹火，下水行船，极省力的事了！媒婆就去讲来。现成媒易做，安乐福难当。〔下〕

【不是路】〔净扮报人上〕千里驰来，渡却黄河又渡淮。〔向内介〕借问一声，这边有个韩世勋相公，家住那里？〔内〕他是没有家的，一向住在戚布政衙里。〔净〕真奇怪！芝兰玉树，反生在别人阶。〔敲锣，进介〕报！报！报！韩相公中了状元。他步天垓，状头身占人间福，榜首名魁天下才。〔小生〕只怕是假的。〔净〕休疑怪，逼真喜信无尴尬，纸条现在，纸条现在。

〔付纸条，小生看介〕先取花红送他，改日再来领赏！〔净谢下〕〔小生〕谢天谢地！

【大胜乐】苍天不负奇才，拔英雄，自草莱。我当初受朋友托孤之命，到如今这个日子，也将就可以塞责了。亡朋责备求宽贷，难道你九泉下眼还开？我自幼抚养他，

原为故友交情，不图后来报效。他如今富贵了，我的儿子虽然不才，他难道日后不把一双眼睛看顾我儿子不成？希图结章酬难必，不望衔环报自来。可见人生在世，好事也该做几桩。这“仁义”二字啊，原非有害，为甚的认做了非常厌物，举世相戒？

〔丑上〕无福千谋不遂，有缘一说便成。戚老爷，詹夫人见说老爷求亲，不胜之喜，满口应承。只有一件，他说詹老爷不在家，不曾办得嫁妆，先在他府上成亲，直待詹老爷回来，备下妆奁，然后遣嫁。〔小生〕这等更妙，待我拣选吉日，一面下聘，一面送去成亲便了。

〔净〕 年家正好结婚家， 门户相当自不差。

〔小生〕 先把荆钗定阿姊， 且迟妹聘待宫花。

## 第二十出 蛮征

【卡算子】〔生冠带，引众上〕俗煞上林春，欲闭看花眼。如玉人儿毕竟难，谁道书中产？

下官来京赴试，只道洞房与金榜相邻。昨日钦赐游街，曾将选艳与看花并举。谁知令人掩鼻而过的，十中倒有八九；经得下官垂青一盼的，百里还无二三。我闻得人说，扬州是出琼花的地土，女色颇佳。正要告假还乡，到扬州择配，不料蜀中告急，大座师荐我督师征剿，好立边功，以为不次登庸之地。〔叹介〕虽然早我十年宰相，却又迟我一岁婚姻，如何是好？

【八声甘州】功名早晚，这都是身外事，于我有甚相干？不似婚姻迟暮，便愁苍却朱颜。新郎怎教豪兴删，宰相何妨鬓削斑？等得我师还，便是未雕零也春意阑珊。

〔末冠带捧诏，引众上〕口衔天宪出，身带御香来。〔生跪接介〕〔末〕圣旨下，跪听宣读！诏曰：“请纓系虏，昔年曾有终军；投笔封侯，今日詎无定远。纬武即经文之验，出将乃入相之基。兹者蜀警频闻，朕心赫怒，用修天讨，爰整王师。惟长子之得人，斯肤功之克奏。今据阁臣所荐，翰林院修撰韩世勋，韬铃素谙，才略兼优，是用委尔督师，星驰会剿。尚方有赐，误闕令者，不妨先斩后闻；军政所关，利国家者，任尔便宜行事。捷音一至，显级三加，速展奇猷，以需大召。”谢恩！〔生呼嵩毕，与末相见介〕〔末〕老先生既膺天简，荣发定在几时？〔生〕蜀报既急，钦限又严，小弟即日就道。〔末〕这等不及奉送，告别了！情恕免歌三叠曲，诏宣归覆九重天。〔下〕〔生〕分付大小三军，摆齐队伍就此起行！〔众应行介〕

【大环着】〔合〕把盘根寇铲，把盘根寇铲。念国步艰难，当宁殷忧，生灵涂炭，鞍马辛勤敢惮？虽然是初出茅庐，这戎事与军机，似曾经惯，想夙世军中韩范，重现出前生公案。鼙声肃，剑气寒，是四国金汤，万邦屏翰。

【尾声】旌旗动处龙蛇幻，剑戟光电辉星灿。见了我这赫濯濯的军容也魂魄散

(上声)!

三春花柳拂旌旗， 万里风烟待鼓鼙。  
临去谩夸新皂盖， 重来不踏旧沙堤。

## 第二十一出 婚闹

【女冠子前】〔老旦上〕一官匏系人难到，儿未嫁，婿先招。

老身梅氏。自从老爷上任，已经一载，烽烟阻隔，音信杳然。女儿年已十八，正当婚嫁之时。前日戚家来议婚，老身已经许诺，今乃成亲吉日，花烛酒筵俱已齐备，戚家女婿也该到门了。

【临江仙尾】〔副净带末上〕嫖经收拾赋“桃夭”，且尝新淡菜，莫厌旧蛭条。

〔净扮掌礼请介〕〔丑纱巾罩面上，行礼照常介〕

【山花子】〔合〕双双拜罢笙歌闹，满堂贺客如螯。两亲翁金榜共标，戴乌纱旧日同僚。女和男青春并韶，衡才洁貌差不遥。苍天配就鸡鹜交，八两半斤，不错分毫。

〔老旦〕你们移灯送入洞房，早些回避。养儿方识为娘苦，嫁女翻增阿母羞。〔先下〕

【大和佛】〔合〕撒帐繁言休絮叨，听鼓谯，移灯送鹊入鸠巢。好良宵，闰年闰月更难闰，饶云饶雨漏难饶。你每人人尽识新婚好，当初也曾年少。不听见夫人语，他也曾做过新人，因此上厌烦嚣。

【隔尾】行行不觉珠围到，绕室多将宝炬烧。〔进房介〕〔副净〕你们都回避，好待我揭去纱笼看阿娇。

〔众〕双双入室调新瑟，各各归家理旧弦。〔下〕〔副净揭纱巾看丑，惊背介〕呀！我只道詹家小姐，不知怎么样一位佳人，原来是这样一个丑货！

【粉孩儿】相逢处，顿将人佳兴扫。甚新婚燕尔，恼人怀抱。怎教我翩翩公子裘马豪，配伊行野鬼山魈！我戚友先一向嫖妇人，美恶兼收，精粗不择，丑的也曾看见几个，不曾象他丑得这样绝顶。你看那鼻凸睛凹，说不尽他颜面的奇巧。

〔闷坐介〕〔丑〕戚郎，我只得一年不见你，你怎么就这等老苍了？〔副净惊介〕

【福马郎】〔丑〕为甚的一载分离人便老，全不似旧日的莲花貌？莫不是担愁闷，害相思，因此上把容焦？那一夜啊，我们好好的说话，被奶娘撞将来，你只说是夫人，跑了出去。我自那一夜直想到如今，好不苦也！〔副净大惊介〕〔丑〕我终日把伊瞧，流尽了千行泪，才等得到今朝。

〔副净拍案，大怒介〕哇！丑淫妇！你难道瞎了眼，人也不认得！我何曾到你家来？我何曾见你的面？我何曾撞着什么奶娘？你不知被那个奸夫淫欲了去，如今天网不漏，在我面

前败露出来！

【红芍药】听说罢，怒气冲霄；斩伊头，恨无佩刀！我只道玄霜未经捣，又谁知被他人掘开情窍！到如今，错认新郎作旧交，刚抬头，便把玉郎频叫。这供词是你贼口亲招，难道说我玷清名，把奇谤私造？

【耍孩儿】〔老旦持灯上〕为甚洞房频厮闹？莫不是儿女娇羞甚，激起那卤莽儿曹？女儿女婿成亲，为什么争闹起来？我想没有别事，一定是为女儿装模作样，不肯解带宽衣。做公子的粗豪心性，不会温存，故此撒起性来。如今教我做娘的，又不好去劝得，怎么办？推敲，怎教我羞答答阿母把温柔教？〔副净〕叫家人，快些打轿，我要回去。〔老旦〕呀！为甚的学杜宇声声叫，便是要定省也天还早。

〔进见介〕贤婿，为何这等焦躁？〔副净〕我不是你女婿，你的女婿，去年就有人做去了！〔老旦惊背介〕这话说得奇怪，难道我女儿有了破绽不成？〔想介〕就是有什么破绽，也到上床睡了才验得出，如今怎么晓得？待我问来。〔对副净介〕女婿，方才的话，老身不懂，还求明白赐教。〔副净〕赐教，赐教，还是不说的妙！若还要我说来，只愁你要上吊！都是你治家不严，黑夜里开门揖盗，预先被别人梳拢了宅上的粉头，如今教我来承受这乌龟的名号！〔老旦大惊介〕怎么？我家门禁森严，三尺之童不得擅入，那有这等的事？请问贤婿，这话是那个讲的？焉知那说话的人，不是诽谤小女的么？〔副净〕请问：别人诽谤令爱，令爱可肯自家诽谤自家么？〔老旦〕他怎么肯诽谤自家？〔副净〕这等不消辩了。

【会河阳】供状分明，不须驳招。〔指丑介〕是从奸妇女亲来告。道是去年某夜三更，有人赴招，被乳母亲撞着，分鸳好。那人曾把我尊名冒，那人更比我尊容好。

〔老旦大惊，对丑介〕怎么？你既做了不肖的事，为什么又对他讲？好，好，从直说来，省得我做娘的发恼！被隔壁娘儿两个听见，笑也被他笑死！〔丑〕去年清明时节，有个戚公子的风筝，落在我家。他黑夜进来取讨，我与他说了几句闲话，其实不曾有什么相干。我那一晚在灯下，不曾看得明白，如今只道是他，说起去年的旧话来，那晓得不是那个戚公子。〔老旦捶胸，气介〕生出你这样东西，坏爹娘的体面，如今怎么办？

【缕缕金】真冤孽，怎开交，难怪新郎怒发咆哮！教我有口难相劝，理穷词拗。丑名儿终被外人嘲，先愁隔墙笑，先愁隔墙笑。

〔对副净介〕贤婿，是我女儿不争气，怪不得你发恼。只是你今晚若不成亲，走了回去，寒家的体面固然坏了，就是府上的名声也有些不雅。待老身替小女陪罪，求贤婿包涵，暂为夫妇。小女若不中意，三妻四妾，任凭你娶就是了。

【越恁好】我劝你暂时欢好，暂时欢好，再觅凤鸾交。我小女啊，只图个中宫假号，那专房宠，任你去别涂椒。我只要这名儿不向金榜标，便是你封妻的荫诰。不瞒贤婿说，你丈人第三个小，与老身最不相投，就在隔墙居住，若还与他知道，老身这一世，怎么被他批评得了？外人笑，还在那背后把便宜讨；内人笑，怎经他对面的讥弹巧？

〔副净〕这等与他说过，我成亲之后，就要娶小的。世上的妇人，偏是丑而且淫的，分

外会吃醋。不要等我娶小的时节，他又放肆起来。〔老旦〕有老身在这里，贤婿不要多虑。女儿过来！〔扯丑近副净介〕〔副净〕说便是这等说，我只好饶你个初犯，以后若再如此，我要连前件一齐发落的！

【红绣鞋】〔合〕蒙胧且暂成交，成交，休教辜负良宵，良宵。看月影上花梢，谯鼓歇，鸟声嘈，急乘鸾，休待明朝，明朝。

〔老旦〕老身去了。你两个好好的成亲，再不要多话。养女不争气，累娘陪小心。〔先下〕

【尾声】〔丑〕戚郎！戚郎！我原封不动还伊好。你不信只验取葳蕤锁匙牢。〔副净〕便做道危城尚保，你这召寇的官评，也难书考上考。

〔丑〕前度刘郎不再来，教人错对阮郎猜。

〔副净〕我已知误入天台路，且看你玉洞桃花开未开。

## 第二十二出 运筹

【风入松慢】〔外冠带，引众上〕孤城虽得保无虞，属境丘墟。妖氛未靖劳宸虑，一年守土功虚。

下官受事之日，已曾上疏请兵，至今一载，王师未下。前日蛮寇薄城，亏我用奇兵退去；如今蒙圣上调京营铁骑，命新科状元监督前来，与下官协同征剿。我闻得韩状元是个弱冠书生，他那里谙练兵事？且待他来拜谒之时，试他经济若何，再作道理。叫左右，状元到门，即便通报！〔众应介〕

【前腔】〔生冠带，引众上〕休将民命试军谋，肝脑空涂。谁能一战功成处，不令万骨同枯？

〔见毕，坐介〕〔外〕老先生才观上苑之花，便司北门之钥，真是九重重任，千古奇荣。〔生〕晚生观场学步，滥占鳌头，受命观兵，得叨驥尾。还求老先生开愚振懦，才能共济时艰。〔外〕如今寇势披猖，人民骚动。老先生受命而来，毕竟有奇谋秘策。请问何计足以靖之？〔生〕晚生初到地方，不知蛮人作何蠢动，先求老先生开示情形，好待晚生略陈葑菲。

【惜奴娇】〔外〕贼势堪虞，肆蛮军野战，不用兵书。冲锋辟路，惟仗那猛象前驱。披靡，就是那桡机、貔貅也难相御，使不着马如龙，人如虎。〔合〕倚壮图，幸得同舟共济，智力相扶。

〔生〕原来用的象战，窃闻象不可以人敌，唯狮子足以拒之。速令军中，做几个假狮子伺候。待与贼兵对垒之时，不意中推将出去，那象见了，自然丧魄。待他反奔之际，乘胜赶杀，可以一鼓就擒。

【前腔】贼势休虞，既蛮军野战，不用兵书。俺这里冲锋辟路，也用个狮子前

驱。披靡，管教他猛象、貔貅难相御，使不着马如龙，人如虎。〔合〕倚壮图，幸得同舟共济，智力相扶。

〔外〕此计甚妙！明日会剿，就当依此而行。

制狮拒象莫称奇，宗憲当年已用之；

欲向戏场娱耳目，何妨暂效古人为。

## 第二十三出 败象

【水底鱼】〔净引众上〕象猛人豪，机锋阵上交。他来寻咱，教咱怎相饶。

俺掀天大王，自从起兵以来，杀人如割草，攻城似破竹，不曾有一处官兵，敢与咱们打仗。只有西川地方，是詹烈侯那厮镇守。虽然将老兵残，还亏几个神兵相助，故此饶他那条性命，再过几年，谁料他倒上疏请兵，如今差了新科状元，督兵前来，与他会剿。我想詹烈侯是个龙钟老汉，新状元是个乳臭孩儿，料他有什么本事，敢来与咱交锋。难道那几个神兵，还跟来替你厮杀不成？分付大小蛮军，喂饱了象，备好了马，迎上前去，和他厮杀！〔众应毕，同唱前曲下〕〔外、生戎装；副净、末扮将官，引众上〕同舟共济矢澄清，戮力捐躯奏荡平；特使中军陪尚父，老成英锐互相成。〔外〕下官西川招讨詹武承是也。〔生〕下官督师翰林韩世勋是也。老先生一路行来，此处山高地广，好做战场。不如就在此处扎营，待探子回来，看贼兵远近何如，再议迁徙。〔外〕正合愚意。叫左右！岭上搭起将台，待我与韩老爷看山川形势，好伏奇兵。〔众〕搭齐备了，请两位老爷登台。〔生、外登台，望介〕

【醉花阴】〔生、外合〕俯水凭山共登眺，黑沉沉，峰峦窈窕。满山木叶未经烧，迷进路，似远非遥。猛可的人声低叫，怪空谷应偏高；分明是回复军中，此处藏兵好。

〔丑急上〕报！报！报！〔生、外〕贼兵远近何如？〔丑〕起先还在十里之外扎营，闻得官兵到了，倒反赶来迎战，如今只差一二里了。〔生、外〕这等更好。〔生〕京营将官，听俺分付！〔众应介〕

【喜迁莺】〔生〕等待那贼兵来到，乍交锋，且将锐气潜韬。假败佯逃，一任他喜扬扬争先鼓噪。猛忽地现出神狮，将象势挠。他那里戈争倒，你听俺鞞鼓震，炮声高，一个个奋全威，追斩鲸妖。

〔副净应介〕〔领兵下〕〔外〕本营将官，听俺分付！〔众应介〕

【出队子】〔外〕你与俺带领着精兵几哨，伏山隈，语莫高。只待那假狮王驱象过山腰，你与俺齐拥出，截咽喉，休放逃。鼓噪，合天兵，争戮力，长驱直捣。

〔末应介，领兵下〕〔净、众引象，唱前曲上〕〔净〕前面就是官兵了。把象做了先锋，人马紧随着象，一齐杀上前去！〔副净领众上，战败介〕〔净、众赶杀介〕〔内扮狮子舞出；象见，惊退介〕〔内击鼓、放炮〕〔副净领众，赶杀下〕

【刮地风】〔生〕制就狮王势转骁，张默口，风助咆哮。说什么矫腾腾赤虎斑文豹，跼踖跳将来，猛象魂消。堪笑那蠢蛮子，腹内诗书少，旧兵法，不晓分毫。〔内呐喊，作战声介〕这壁厢，那壁厢，声沸如涛；山如动，地欲摇，斩鲸鲵血染林皋。中军帐号令忒奇妙，不枉掌三军展六韬。

【水底鱼】〔净、众败走上〕狮子咆哮，象如鼠见猫，人慌马乱，有命也难逃！了不得！了不得！他那狮子跳将出来，我这象的威风竟不知那里去了！如今被他赶得人疲马倦，歇又歇不得，那大路怕有伏兵，打从小路快走！〔末领众喊杀上，战介〕〔净、众败走；末、众赶下〕

【四门子】〔外〕伏奇兵拥出如山倒，马腾舞，人欢噪。猿啸声低，虎啸声高，都与俺天兵下处增声号。这的是风鹤皆兵，草木皆刀，把蛮军魂收魄扫。

〔副净、末领众，驱象，持首级上〕禀老爷，贼兵大败，杀了数千，走去的，不上三分之一，象都夺过来了。〔生、外〕出征过的，听候赏犒；不曾出征的，速速领兵追剿！

【古水仙子】出征的，解战袍；出征的，解战袍。坐营的，领兵须及早。去，去，去，入深山，搜僻寨，诛剩贼，扫荡尘嚣。赶，赶，赶，赶渠魁，莫放逃。赦，赦，赦，赦无辜，归种归樵。惜，惜，惜，惜民房休得肆焚烧。戒，戒，戒，戒掳掠一寸民间草。犯，犯，犯，犯军令，有明条！

【尾声】俺把那十载妖氛如电扫，你们一个个都有汗马功劳。休妒俺两文臣搦三寸管，坐军中把名标！

侥幸成功觉厚颜，制狮攻象等儿顽；  
书生莫恃韬铃富，古法难欺识字蛮。

## 第二十四出 导淫

【普贤歌】〔丑上〕新婚弄出丑名声，悔煞当初没正经。羊肉吃不成，惹得一身腥，几时洗得余膻尽。

奴家自与戚郎成亲，露出风筝马脚，淘了半夜臭气，坏了一世清名。如今还不曾满月，那个天杀的就要思量娶小。我若有一字不肯，他就要喊出前件来。我想世上的小，可是娶得的东西。娶进门来，若还三夜临着他一夜，我半年要守两个月空房；若还两宵轮着我一宵，就百岁也守五十年活寡，想到这个地步，教人毛骨悚然！我仔细思量起来，自家既有了那些小过，这一世要他循规蹈矩，替我守节，料想是不能够的了。若是容他娶小，不如许他嫖妓；许他嫖妓，又不如容他偷情。怎见得娶小不如嫖妓，妓妇迎新送旧，不靠一人终身，少不得有个开交的日子，不像小老婆是个贴骨疗疮。怎见得嫖妓不如偷情，娼妇人家要去就去，要来就来，容得他放肆。若偷良家女子，有信没人传，有话没处说。他心上想着佳人，或者还

借丑妻来发泄。所以宁可开这条门路，还不十分亏本。戚郎前日，撞着我家妹子，见他生得标致，睡里梦里想着他。我不如将计就计，使他两个勾搭上手，也等戚郎做桩亏心事儿，省得他喊我的前件。况且二娘平日惯要夸嘴，说他的教法，强似我家母亲；也等他女儿弄些把戏出来，待我拿住筋节，省得他欺负别人。我把一桩事箝了三个人的口，又免了娶妾的后患，何等不妙。戚郎这半日不见，一定又往墙洞边张他去了，且待我去撞一撞。吃醋先为酿醋计，卖奸且做捉奸人！〔下〕

【前腔】〔副净上〕杨家妹子貌倾城，虢国蛾眉画得精，襟丈目睁睁。姨娘眼不青，相思害杀谁偿命？

我戚友先娶了詹家丑妇，弄得情兴索然。谁料他的妹子，倒生得十分标致，前日偶然遇见，真是仙子临凡，嫦娥出月。可惜他住在隔墙，不能够日亲月近，勾搭上手。如今被我把那墙上，钻了一个小洞，只容得一只眼睛，且待张些意思出来，渐渐扩充大了，也未为迟。如今喜得无人在此，待我仔细看来。〔张介〕〔丑潜上，躲副净背后介〕〔副净〕你看他倚栏而坐，若有所思，不免待我叫他几声，低低唤起，渐渐高来，且看他应不应。〔连叫二小姐介〕〔丑高应介〕大姨夫！〔副净回看惊介〕〔丑〕你这样叫得亲热，我若不替他应一声，可不辜负了你。〔副净笑介〕娘子，你怎么这样知趣？我正好话和你商量，请到房中去细说。〔携手行介〕

【水红花】伊家妹子太娉婷，我也太多情，欲把二乔相并。〔丑〕花街柳巷，少什么标致娼家，去选几个嫖嫖就是。章台杨柳尽轻盈，为甚的惜花心，偏想着隔墙红杏？〔副净〕采尽墙花路草，都是泛萼常英，争如这琼蕊擅奇馨也啰！

娘子若肯做媒，我终身感激你不尽！〔丑〕你今日也要娶小，明白也要娶小，去娶个标致的小来，受用就是了。我詹家只有这样风水，生不出什么好妇人来。

【前腔】苕萝风水只平平，料我这丑东村，有什么佳人同姓？〔副净〕重华倘得并皇英，我情愿守坚贞，不收他媵。〔丑〕你如今花言巧语，骗我做牵头，只怕牵上了手，又不是这等说了。〔副净〕待我对天发下誓来。老天！戚友先与詹家二小姐有了私情，若再思量娶小，教我生个碗大的疮疤，烂去了娶小的物件！〔丑慌介〕这怎么使得？别样灾祸易受，这段奇祸难经。但愿他比你更长生也啰！

这等我有法子，明日叫奶娘去请他来看花。你预先躲在房里，我假意寻些事故，走将出去，将门反带上了。你然后走将出来，任凭下手就是。只有一件，他的性子，比不得我，你须要软款些。那晚与我做亲的气质，一毫也使不着的！〔副净〕不消分付，你若不放心，今晚权当了他，待我操演一操演就是了。

柔枝嫩蕊未经伤，    蝶采蜂偷忌太狂；  
暂借深房为浅蒂，    今宵预试采花方。

## 第二十五出    凯宴

【菊花新】〔外冠带，引众上〕雁书来自故乡天，闻道娇雏尚待年。同事有高贤，

恰好是雀屏佳选。

下官得胜班师，正接着平安家报。大的女儿已许了戚家，二女尚无着落。我想韩状元年方弱冠，闻得他未有姻亲，舍了此人，那里去寻快婿？今日同赴太平公宴，按君也在席中。下官先来相等，待他来时，央烦作伐，此时也该到了。

【前腔】〔末冠带，引众上〕橈枪扫尽睹尧天，文治于今始得宣。鞍马未相联，惭愧赴太平公宴。

〔见介〕老先生为何来得恁早？〔外〕学生有一事相烦，故此先来拱候。〔末〕有何见委？〔外〕学生年老无儿，止得两个小女，大的已曾赘有门婿，第二个小女，尚在闺中待字。闻得韩状元青春未娶，窃思赘作东床，借重老先生作伐，未知可否？〔末〕佳人才子，正该作合。待他到来，学生就讲。〔外〕这等小弟在此，倒不好面谈，且在后厅少坐，拱候回音。暂从闲处立，静听好音来。〔下〕

【前腔】〔生冠带，引众上〕功成休使勒燕然，不败还因仰恃天。鞍马浴腥膻，好归去木天清院。

〔见介〕〔末〕学生先来拱候，有一桩喜事奉闻。〔生〕有甚佳音？敢烦赐教。〔末〕闻得老先生金榜虽登，洞房有待，学生不揣，敢以执柯自荐，不知可肯相容？〔生〕既蒙垂念，请问是那一家？〔末〕就是詹老先生第二位令爱，闻得他有倾城之貌，咏雪之才，正是老先生的佳偶。〔生冷笑介〕

【榴花泣】【石榴花】〔末〕琼花玉笋两嫣然，前身同是玉京仙。况有那清才艳思两无前，正好歌春咏雪把句相联。詹老先生正在此间踌躇择婿，老先生恰好奉诏而来，岂非是天作之合？〔泣颜回〕三生有缘，喜同舟共济成姻眷。那一封请兵书，先做了万里丝鞭；这一封叙功书，又做了百年婚券。

〔生〕蒙台翁高谊，辱詹公错爱，自当依命，只是一件，学生因先君早丧，蒙戚补臣老伯抚养成人，如今婚姻一事，不能自主。现有戚老伯在家择配，一来不敢不告而娶；二来恐怕事有两歧，如此未敢轻诺。〔末〕原来如此。这等学生暂别，即刻就来奉陪。只道媒堪做，谁知事不谐。〔下〕〔生大笑介〕好笑这位按君，不知听了那个的谎言，在这边道听涂说。那里知道他倾城之貌，咏雪之才，下官已都领教过了。

【驻马泣】【驻马听】花面嫣然，“云淡风轻”是他咏雪篇。若不是我亲覩奇貌，面试真才，又几乎耳信讹传。似这等乌纱作伐少真言，怎怪那媒婆巧语将人骗。【注颜回】从今后愈教人虑诈防欺，见了那做媒的也脑闷头悬。

〔外、末上，相见毕，各坐饮酒介〕

【古轮台】〔合〕靖烽烟，今朝撑住杞人天，荆棘铜驼免。想前日东征西怨，都道是奚后奚先。到今朝四境讴歌声遍，簞食迎来，壶浆送转，家家奠酒祭豚肩。从今后愿一人垂冕，万姓高眠。乐丰年，田无水旱，民无夭札，境无烽燹，臣等乐无边。遂却良臣愿，胸中韬略不须展。

【余文】歌频度，酒浪传，拚酩酊交酬互劝。这叫做痛饮黄龙的得意筵。

干戈动处扰生民，    莫谓功高罪亦均；  
曲突徙新无上策，    焦头烂额愧嘉宾。

【外吊场】方才按君回复，说韩状元幼年丧父，亏戚补臣抚养成人，所以婚姻不能自主。我想戚补臣是我极相好的同年，我去年赴任之时，曾将女儿托他择婿。这等看起来，两家的权柄，都在他一人手里了。何须央别个做媒，我如今修书一封，连夜差人赶去，不要说韩状元不曾应允，竟说与我面订过了，只因不曾禀命于他，不好行聘，教他在家成了这桩好事，何等不妙。

若用奇谋招快婿，    先凭巧语赚良媒。

## 第二十六出    拒奸

【捣练子】〔旦上〕长夏静，小庭空，扇小罗轻却受风。一枕早凉初睡起，簪痕犹印海棠红。

淑娟与母亲同居西院，虽然冷静，到喜清闲。奴家心存贞淑，读诗尝废淫风；性善娇羞，掩耳怕闻情事。但想妇人一世，既靠男子为天，得失所关，莫把婚姻作戏。好笑我家姐姐新赘的丈夫，就是那放风筝的戚公子。我当初见了那首诗句，不知是怎么样一个俊雅才人。前日在二娘房中，偶然撞见，相貌甚是不扬。又见他替二娘写信，寄与爹爹，十个字中倒有两三个别字。这等看起来，风筝上的诗，那里是他所作？不知何处袭来一张残稿，偶然糊在上面的。还亏得他求亲求着姐姐，万一求着别个，岂不误尽终身。〔笑介〕奴家因早凉好睡，起迟了些，如今盥栉完了，不免做些针指则个。〔做针指介〕〔净上〕做定风流计，来迎窈窕娘。二小姐，大小姐说，花缸里开了一朵并头莲，请你去一同赏玩。〔旦〕他如今不比当初了，有姐夫在家，混杂不雅，我不好去得。〔净〕戚公子回去看父亲，有好两日不来了，故此请你去消闲做伴。〔旦〕既然如此，待我收拾了针线，同你去来。既少嫌疑迹，难孤姊妹情。〔同下〕〔副净、丑携手上〕阿妹娉婷阿姐贤，姨夫兴趣更翩翩；拟将铜雀深深锁，不怕东风吹上天。〔副净〕娘子，奶娘去请小姨，如今将要来了，我和你商议，还是躲在那一处好？〔丑〕那马桶旁边，衣架背后，黑魃魃的最好藏身。〔副净〕马桶旁边，虽然有些秽气，要做风流事，也顾不得许多，只得要躲进去。要同香作伴，先与臭为邻。〔下〕〔净随旦上〕未见芙蓉色，先闻菡萏香。〔丑〕妹子来了！我一向因姐夫在家，不好来请你，心上好不记挂。〔旦〕多蒙垂念，姐姐，你这床头边，为何挂着一口宝剑？〔丑〕我自小儿有些怕鬼。母亲说宝剑可以辟邪，故此叫我挂在床头，好辟邪气。〔旦〕原来如此！为人不作亏心事，鬼神何足惧哉！〔丑〕奶娘，我们在此看花，你快去取茶来吃。〔净应下〕〔丑〕妹子，你看这两朵荷花，开在一枝梗上，好看不好看？〔旦〕果然有趣。

【风入松】逼真开出并头芳，不似那枕上绣来的花样。〔丑〕妹子，我年年种荷花，再不见开朵并头的，今年有了你的姐夫，他就装妖作怪，学人做起风流事来。〔旦微笑

介〕姐姐，你休将褻语将花谤，可怜他不解语难伸奇枉。不过是根蒂好生来偶双，那里是因所见故联房。

〔丑连叫“茶来！”内不应介〕〔丑〕怎么，奶娘和这些丫鬟，都到哪里去了？妹子，你坐一坐，待我去看来。〔出介〕无心伴笑谈，有意相回避；立在戏台边，看做《西厢记》。〔虚下〕〔副净潜上〕法聪头擦裤，莺莺手托腮，红娘走开去，张生爬出来。娘子去了，小姨坐在那边，若论正理，该走过去温存一番，然后下手才是。只怕他见了我，定要惊慌做作，不若攻其不意，打从后面走去，一把搂住，使他脱不得身，才是个万全之计。〔潜走近旦，欲搂；旦回顾惊避介〕呀！你从那里走将出来？为何这等放肆！姐姐快来！〔副净〕小姐不须叫喊，这是令姐的美情，要我两个成就姻缘，他故此出去回避的。

【急三枪】只为要成就我风流愿，因此上安排着牢笼计，赚鸳鸯。

小姐若不信，只看这房门，都是扣上的，如今没得说，只求你大舍慈悲。〔旦背介〕你今日堕了奸人之计，急切不能脱身，难得他有宝剑挂在床头，且待我拿来捏在手里，做一个护身符。〔取剑介〕你好好放我出去就罢，若不放我出去啊——

【风入松】借伊宝剑斩伊行，也只当辟除魍魉。〔副净背介〕他是吓我的意思，我不如将机就计，也去吓他。〔转介〕小姐，我为你害不尽的相思，你若不肯搭救，我少不得要死，倒求你断送了罢。〔跪介〕请杀！〔旦〕你休得要假拚一死将人诳，欺负我螳臂软，料难终攘。要晓得贞烈性不嫌太刚，便把伊头断，有何妨。

〔挥剑欲杀介〕〔副净惊避介〕

【急三枪】我只为求好事，故意把头来换。谁知他真动手，拚得把命来偿。

〔旦赶杀介〕〔副净喊介〕娘子快来救命！〔丑上〕想因女子贪无厌，惹得男儿叫有声。呀！妹子为何动起粗来？〔旦〕我和你嫡亲姊妹，有什么冤仇？你做成这样圈套来捉弄我，同你到母亲面前去说个明白！〔扯丑欲行介〕〔丑〕妹子，自古道：“将酒劝人，终无恶意。”你不从就罢了，何须告诉母亲？待我陪个不是，求你宽容了罢。〔跪介〕

【尾声】〔旦〕纵然不向慈亲控，姊妹情今朝断送。交还你辟鬼驱邪的三尺铜。

〔掷剑下〕〔丑〕他便不从，我的情却尽了，“娶小”二字，以后休提。你这样才子，只好配我这样佳人，劝你断了想罢。〔副净〕都是这把宝剑误事，终日挂在床头，辟什么邪？邪倒不曾辟得，几乎劈碎了我的天灵盖。我如今恨他不过，有个法子处他。〔丑〕什么法子？

〔副净〕宝剑不该误事，  
将来铸作尿壶；  
夜夜拿他出气，  
〔丑〕只愁妨却工夫。

## 第二十七出 闻捷

【生查子】〔小生便服，带末上〕儿媳已成双，犹子迟鸳侣。闻道远从征，添却兵凶虑。

下官自与孩儿毕姻之后，终日望韩家侄儿到来，好定那头亲事。不想他又有西蜀之行，一向音信杳然。这些报人，晓得下官厌闻时事，不送邸抄来看，未知他胜负若何，好生放心不下。〔丑持书上〕千里赍书来此地，百年订好在今朝。门上有人么？西川招讨詹老爷差人下书。〔末传介〕〔小生喜介〕詹年兄与韩家侄儿同事。他有书到，就晓得韩生的消息了，快叫进来。〔末引丑见介〕家老爷拜上，戚老爷有书呈上。〔小生看书，喜介〕好了，蛮寇剿平，韩生复命去了。〔又看书，大笑介〕你说有这等同心的事，我正要把詹家小姐，配与韩家侄儿，不想他翁婿二人，已订了婚姻之约。只因不曾禀命于我，不敢下聘。如今倒托詹年兄写书回来，教我替他行礼，岂不是天从人愿。〔叹介〕他如今中了状元，还是这等小心，把我做了父亲看待，不枉我当初抚养他一场。

【三学士】不枉呱呱从幼抚，也同孝顺慈乌。你便做了重华不告婚尧女，我岂学那瞽叟无情怪舜徒？到如今奠雁通名，还要我亲做主，不枉了知书辈，学道儒。

〔对丑介〕既然如此，待我遣媒婆过来，知会你家夫人，拣个好日子行礼就是。〔丑〕夫人那边，家老爷另有家书，已曾知会过了，只求早些下聘，待小人去回复老爷。〔小生〕这等就是明日行聘，待状元一到，即便成亲。我先写回书打发你去。

故人千里有同心，    迢递驰书订好音；  
师捷婚成都足喜，    岂徒安乐值千金？

## 第二十八出    逼婚

【天下乐】〔生冠带，引众上〕乘传归来万马迎，漫夸前是一书生。纱笼不自人间定，多少鸿儒到未能。

下官班师复命，蒙圣主不次加升，又见下官未曾婚娶，要把当朝宰相之女，钦赐完姻。下官因为不曾看见，恐怕做了詹家小姐的故事，所以只说家中已定了婚姻，连上三疏，才辞得脱。如今告假还乡，要往扬州择配。来此已是戚府门首了。左右快通报！〔小生冠带上〕景升后裔真豚犬，养子当如孙仲谋。〔见介〕〔生〕老伯请上，容小侄拜谢教养之恩。〔小生〕贤侄荣归，老夫也该拜贺。〔同拜介〕〔生〕小侄茕茕弱息，委弃尘埃。蒙老伯鞠养扶持，得有今日，恩同覆载，德配君亲。〔小生〕贤侄芝兰玉树，分种移根；老夫偶尔栽培，即成伟器，清光幸庇，末路增荣。〔坐介〕〔小生〕贤侄，老夫起先得你的大魁之信，不胜狂喜；后来又闻得你督师征剿，心上未免担忧。不想你去到那里，立了奇功，又且成了好事，可称双喜。〔生惊听介〕

【桂枝香】功成婚定，皆堪称庆。婚定处，天遂人谋；功成处，人饶天幸。把“关雎”笑咏，“关雎”笑咏。贤侄与令岳啊，才名相称，家声相并，互相成，婿润虽如玉，翁清也似冰。

〔生背介〕他说来的话，好生奇怪！教人摸不着头脑。我何曾定什么婚姻？何曾做什么

好事？

【前腔】我低头延颈，将他倾听，先当个哑谜相猜，后认做微言思省。莫不是南柯未醒，南柯未醒？试问他良媒谁倩？良缘谁聘？是了，我猜着他的意思了。从来督师征剿的人，再没有不掳掠民间妇女的。他疑我在西川带什么女子回来做了宅眷，故此把这巧话试我。他话分明，虑我强娶民间妇，行师欠老成。

〔转介〕老伯，小侄行兵之际，纪律森严，不掳民间一妇，并不曾有什么婚姻之事，老伯休要见疑。〔小生〕那个说你掳掠民间妇女？我讲的是詹家那头亲事，你怎么自己多心起来？〔生〕小侄也不曾与什么詹家做什么亲事。〔小生〕怎么？你与詹烈侯面订过了，要娶他第二位令爱，说不曾禀命于我，不好下聘，央他写书回来，教我行聘。你难道忘了不成？〔生大惊介〕小侄并不曾有这句话！〔小生〕你若不曾有这句话，他为什么写书回来？〔生〕只有那一日与詹老先生同赴太平公宴，他央按院做媒，说起这头亲事。小侄回道：“自幼蒙戚老伯抚养成人，婚姻不能自主。”这是辞婚的话，怎么认做许亲的话来？〔小生大笑介〕何如？我说詹年兄是何等之人，肯写假书来骗我？据你自己说来的话，与他书上的话一字也不差，况且这桩亲事也不曾待他书来，我一向原有此意。只因你在京中，恐怕别有所聘，故此迟迟待你回来。〔生〕这等还好，既不曾下聘，且再商量。〔小生〕怎么不曾下聘？他书到之后，我随即行礼过了。〔生大惊，呆视介〕〔小生〕贤侄，你为何这等张惶？这头亲事也聘得不差。他第二位令爱才貌俱全，正该做你的配偶。

【赚】他体态轻盈，姑射仙姿画不成。况与你才相称，正好把彩毫彤笔互相赅。

〔生〕请问老伯，这“才貌俱全”四个字，还是老伯眼见的？耳闻的？〔小生〕耳闻的。〔生〕自古道：“耳闻是虚，眼见是实。”小侄闻得此女竟是奇丑难堪，一字不识的。貌堪惊，生平不晓题红字，日后还须嫁白丁。〔小生〕自古道：“娶妻娶德，娶妾娶色。”娶进门来，若果然容貌不济，你做状元的人，三妻四妾，任凭再娶，谁人敢来阻挡？〔生〕就依老伯讲罢，色可以不要，德可是要的么？〔小生〕妇人以德为主，怎么好不要？〔生〕这等小侄又闻得此女不但恶状可憎，更有丑声难听。他风如郑，墙头有茨多邪行，不堪尊听，不堪尊听！

〔小生〕我且问你，他家就有隐事，你怎么知道？还是眼见的、耳闻的呢？〔生〕眼……〔急住，思量介〕是……是耳闻的。〔小生大笑介〕你方才说我“耳闻是虚，眼见是实”；难道我耳闻的就是虚，你耳闻的就是实？做状元的人，耳朵也比别人异样些。〔生〕小侄是个多疑的人，无论虚实，总来不要此女。

【前腔】便做道既美还贞，我与他夙世无缘，也强作成！〔小生〕我的聘又下过了，回书又写去了，他是何等样的人家，难道好悔亲不成？〔生〕小侄宁可终身不娶，断不要他过门，便做道难重聘，我情愿无妻、白发守伶仃。〔小生大怒介〕哇！小畜生！你自幼丧了父母，若不是我戚补臣，你莫说妻子，连身子也不知在何处了！如今养你成人，侥幸得中，就这等放肆起来！婚姻都不容我做主！哦！你说我不是你的父母，不该越职管事么？问狂生，你婚姻不许旁观主，为甚的不襁褓无人自去行？我明日竟备了花烛酒筵，送你

到詹家入赘，且看你去不去！你若当真不去，待下官上个小疏，同你到圣上面前去讲一讲！我一面把佳期定，一面把封章写就和衣等。请试我桂姜心性，桂姜心性！

〔径下〕〔生呆介〕你说世间有这等的冤孽！先人既曾托孤与他，他的言语就是我的父命了。况且我前日上表辞婚，又说家中已曾定了原配，他万一果然动起疏来，我不但犯了抗父之条，又且冒了欺君之罪，这怎么了？

【长拍】孽障相遭，孽障相遭，冤魂缠缚，这奇难倩谁援拯？我前世与詹家有什么冤仇，他今生只管死缠着我！有什么冤深难洗，仇深难解，故变个女妖魔，苦缠我今生？想我游街那一日，不知相过多少女子，内中也有看得中的，便将就娶一个也罢了。只管求全责备，要想什么绝世佳人，谁想依旧弄着这个怪物！都是我把刻眼相娉婷，致红颜诅咒，上千天听。因此上故把丑妻来塞口，问可敢再嫌憎？老天，我如今悔过了！再不敢求全责备，只求饶了这场奇难，将就些的，任凭打发一个罢了！须念反躬罪己，望穹苍大赦，改祸为祯。

就是当朝宰相之女，纵然丑陋，也料想丑不至此。圣上赐婚的时节，我为什么不依？

【短拍】辞却甜桃，辞却甜桃，来寻苦李。教我这哑黄连向何处开声？我待要了了啊，鬼魅伴今生，眼见得断送了这条性命；我待要不从啊，怕犯了欺君逆父，不忠孝的万世不祥名。

也罢！我有个两全的法子：他明日送我去入赘，我就依他去；虽然做亲，只不与他同床共枕。成亲之后，即往扬州娶几个美妾，带至京中，一世不回来与他相见便了。

【尾声】准备着独眠衾，孤栖枕，听他啾啾唧唧数长更。丑妇！丑妇！我教你做个卧看牵牛的织女星！

## 第二十九出 论美

【传言玉女前】〔小旦带副净上〕儿女温柔，佳婿少年衣绣，问邻家娘儿妒否？

妾身柳氏。前日老爷寄书回来，教我赘韩状元为婿。我想梅夫人与我各生一女，他的女婿是个白衣白丁，我的女婿是个状元才子；我往常不理他，今日成亲，偏要请过来同拜，活活气死那个老东西！叫梅香去请二夫人过来，好等状元拜见。〔副净应下〕

【传言玉女后】〔生冠带，末随上〕姻缘强就，这恶况怎生经受？冤家未见，已先眉皱！

〔见介〕〔副净上〕夫人，二夫人说，他晓得你的女婿是个状元，他命轻福薄，受不得起拜，他不过来。〔生〕既是二夫人不来，今日免了拜堂罢。〔小旦〕说的什么话？小女原不是他所生，尽他一声不来就罢。叫俚相赞礼。〔净扮掌礼上，请介〕〔副净、老旦扶旦上，照常行礼毕，共坐饮酒介〕

【画眉序】〔生闷坐不开口，众唱〕配鸾俦，新妇新郎共含羞，喜两心相照，各自低头。合卺酒未易沾唇，合卺杯常思放手。状元相度，该如此端庄，不轻开口。

【滴溜子】笙歌沸，笙歌沸欢情似酒。看银烛，看银烛花开似斗。冬冬鼓声传漏，早些撤华筵，停玉盏，好待他一双双归房聚首。

〔小旦〕掌灯送入洞房。〔行介〕

【双声子】新人幼，新人幼，看一捻腰肢瘦。才郎秀，才郎秀，看雅称宫袍绣。神祐祐，神祐祐；天辐辏，天辐辏。问仙郎仙女，几世同修？

【隔尾】这夫妻岂是人间偶？是一对蓬莱小友，谪向人间作好逑。

〔众下〕〔生、旦对坐，旦用扇遮面介〕〔内发擂毕，打一更介〕〔生背介〕他今日一般也良心发动，无颜见我，把扇子遮住了脸。〔叹介〕你这把小小扇子，怎遮得那许多恶状来！

【园林好】〔生〕我笑你背银灯，难遮昨羞，隔纨扇，怎藏旧丑？他当初露出那些轻狂举止，见我厌恶他，故此今日假装这个端庄模样。〔叹介〕你就端庄起来也迟了！任你把娇涩态，千般装扭，怎当我愁见怪，闭双眸！愁见怪，闭双眸！

我若再一会不动，他就要手舞足蹈起来了，趁此时拿灯去睡。双炬台留孤烛影，合欢人睡独眠床。〔持灯下〕〔旦静坐介〕〔内打三更介〕〔旦觑生不见介〕呸！我只说他坐在那边，只管遮住了脸，方才打从扇骨里面张了一张，才晓得是空空的一把椅子！〔向内偷觑，大惊介〕呀！他独自一个竟去睡了，这是什么缘故？

【喜庆子】莫不是醉似泥，多饮了几杯堂上酒？莫不是善病的相如体态柔？莫不是昨夜酣眠花柳，因此上神倦怠，气休囚；神倦怠，气休囚？

他如今把我丢在这边，不俦不保，难道我好自己去睡不成？独自个冷冷清清，又坐不过这一夜，不免拿灯到母亲房里去睡。檀郎不屑松金钏，阿母还堪卸翠翘。〔敲门介〕母亲开门。〔小旦持灯上〕眼前增快婿，脚后失娇儿。〔开门见旦，惊介〕呀！我儿，你们良时吉日，正好成亲，要什么东西，只该叫丫鬟来取，为什么自己走出来？〔旦〕孩儿不要什么东西，来与母亲同睡。〔小旦大惊介〕怎么不与女婿成亲，反来与我同睡？

【尹令】你缘何黛痕浅皱？缘何擅离佳偶？缘何把母闱重叩？莫不是娇痴怕羞，因此上抱泣含愁把阿母投？

〔旦〕他不知为什么缘故，进房之后，身也不动，口也不开，独自一个竟去睡了。孩儿独坐不过，故此来与母亲同睡。〔小旦呆介〕怎么有这等诧异的事？我看他一进门来，满脸都是怨气，后来拜堂饮酒，总是勉强支持。这等看起来，毕竟有什么不惬意处？我儿，你且坐一坐，待我去问个明白，再来唤你。叫梅香掌灯。〔旦下〕〔副净上，持灯行介〕〔小旦〕只道欢娱嫌夜短，谁知寂寞恨更长。来此已是。梅香，请他起来。〔副净向内介〕韩老爷，请起来，夫人在这里看你。〔生上〕令爱不堪偕伉俪，老堂空自费调停。夫人到此何干？〔小旦〕贤婿请坐了，有话要求教。〔坐介〕贤婿，舍下虽则贫寒，小女纵然丑陋，既蒙贤婿不弃，结了朱陈之好，就该俯就姻盟。为甚的愁眉怨气，全没些燕尔之容？独宿孤眠，成什么

新婚之体？贤婿自有缘故，毕竟为着何来？〔生〕下官不与令爱同床，自然有些缘故。明人不须细说，岳母请自参详。〔小旦〕莫非为寒家门户不对么？〔生〕都是仕宦人家，门户有什么不对？〔小旦〕这等，为小女容貌不佳？〔生〕容貌还是小事。〔小旦〕哦，我知道了。是怪舍下妆奁不齐整？老身曾与戚年伯说过，家主不在家，无人料理，待老爷回来，从头办起未迟。难道这句话，贤婿不曾听见？〔生微笑介〕妆奁什么大事，也拿来讲起？

【品令】便是荆钗布裙，只要德配也相投。况如今珠围翠绕，还堪度春秋。〔小旦〕这等为什么？〔生〕只为伊家令爱有声扬中冓。我笑你府上啊，妆奁都备，只少个扫茨除墙的佳帚。我只怕荆棘牵衣，因此上刻刻堤防不举头。

〔小旦大惊介〕照贤婿这等说起来，我家有什么闺门不谨的事了？自古道：“眼见是实，耳闻是虚。”贤婿所闻的话，焉知不出于仇口？〔生〕别人的话，那里信得？是我亲眼见的。〔小旦大惊介〕我家闺阁的事，贤婿怎么看见？是何年、何月？那一桩事？快请讲来。〔生〕事到如今，我也不得不说了。去年清明，戚公子拿个风筝，来央我画，我题一首诗在上面，不想他放断了线，落在贵府之中。〔小旦〕这是真的，老身与小女同拾到的。〔生〕后来着人来取去，令爱和一首诗在后面。〔小旦〕这也是真的，是老身教他和的。〔生〕后来我自家也放风筝，不想也落在府上，及至着小价来取，谁知令爱教个老姬，约我说起话来。〔小旦惊介〕这就是他瞒我做的事了。或者是他怜才的意思，也不可知。这等贤婿来了不曾？〔生〕我当晚进来，只说面订婚姻之约，待央媒说合过了，然后明婚正娶的。不想走进来的时节，我手还不曾动，口还不曾开，多蒙令爱的盛情，不待仰攀，竟来俯就。如今在夫人面前，不便细述，只好言其大概而已。我心上思量，妇人家所重在德，所戒在淫；况且是个处子，怎么“廉耻”二字全然不顾？彼时被我洒脱袖子，跑了出去，方才保得自己的名节，不曾敢污令爱的尊躯。

【豆叶黄】亏得我把衣衫洒脱，才得干休。险些做了个轻薄儿郎，险些做了个轻薄儿郎，到如今这个清规也难守。〔小旦〕既然如此，贤婿就该别选高门，另偕伉俪了，为什么又来聘这个不肖的东西？〔生〕我在京中那里知道，是戚老伯背后聘的。如今悔又悔不得，只得勉强应承。不敢瞒夫人说，这一世与令爱只好做个名色夫妻；若要同床共枕，只怕不能够了。名为夫妇，实为寇仇，若要做实在夫妻，若要做实在夫妻，纵掘到黄泉，也相见还羞。

〔小旦〕这等说起来，是我家的孽障不是了，怪不得贤婿见绝。贤婿请便，待老身去拷问他。〔生〕慈母尚难含忍，怎教夫婿相容？〔下〕〔小旦〕他方才说来的话，字字顶真，一毫不假。后面那一段事，他瞒了我做，我那里知道？千不是、万不是，是我自家的不是！当初教他做什么诗，既做了诗，怎么该把外人拿去？我不但治家不严，又且诱人犯法了。日后老爷回来知道，怎么了得！〔行到介〕不争气的东西在那里？〔闷坐气介〕〔内打四更介〕

【玉交枝】〔旦上〕呼声何骤？好教人惊疑费筹。〔见小旦介〕母亲为何这等恼？〔小旦〕你瞒了我做得好事！〔旦惊介〕孩儿不曾瞒母亲做什么事。〔小旦〕去年风筝的事，你忘了？〔旦背想介〕是了，去年风筝上的诗，拿了出去，或者韩郎看见，说我与戚公子唱和，

疑我有什么私情，方才对母亲说了。〔对小旦介〕去年风筝上的诗，是母亲教孩儿做的；后来戚家来取，又是母亲把还他的，干孩儿什么事？〔小旦〕我把他拿去，难道教你约他来相会的？〔旦大惊介〕怎么，我几时把人约黄昏后？向母亲求个分割。〔小旦〕你还要赖！起先戚家风筝上的诗是韩郎做的；后来韩郎也放一个风筝进来，你教人约他相会，做出许多丑态，被他看破，他如今怎么肯要你！〔旦大惊，呆视介〕这些话是那里来的？莫非是他见了鬼！〔高声哭介〕天那！我和他有什么冤仇，平空造这样的谤言来玷污我！今生与伊无甚仇，为甚的擅开含血喷人口！〔小旦掩旦口介〕你还要高声，不怕隔壁娘儿两个听见？今日喜得那老东西不曾过来，若过来看见，我今晚就要吊死！我细思量，如何盖羞？细思量，如何盖羞？

〔内打五更介〕料想今晚做不成亲了，你且去睡，待明日再做道理。粪缸越搂越臭。〔旦〕奇冤不雪不明。〔下〕〔小旦〕这桩事好不明白。照女婿说来，千真万真；照他说来，一些影响也没有。就是真的，他自己怎么肯承认？我有道理，只拷问是那个丫鬟约他进来的就是了。〔对副净介〕是你引进来的么？〔副净〕阿弥陀佛！我若引他进来，教我明日嫁个男子，也像这样不肯成亲。〔小旦〕掌灯！我再去问。〔行介〕〔副净请介〕〔生上〕说明分散去，何事又来缠？〔小旦〕方才的事，据贤婿说，确然不假；据小女说，影响全无。这“莫须有”三字也难定案。请问贤婿，去年进来可曾看见小女么？〔生〕怎么不曾见？〔小旦〕这等还记得小女的面貌么？〔生〕怎么不记得？世上那里还有第二个象令爱的尊容？〔小旦〕这方才进房的时节，可曾看看小女不曾？〔生〕也不消看得，看了倒要难过起来。〔小旦〕这等待我教小女出来，请贤婿认一认；若果然是他，莫说贤婿不要他为妻，连老身也不要他为女了。恐怕事有差讹，也不见得。〔生〕这等就教出来认一认。〔小旦〕叫丫鬟，多点几枝蜡烛，去照小姐出来。〔丑应下〕〔生〕只怕认也是这样，不认也是这样。〔小旦背介〕天那！保佑他眼睛花一花，认不出也好。〔老旦、副净持灯，照旦上〕请将见鬼疑神眼，来认冰清玉洁人。〔小旦〕小女出来了，贤婿请认。〔老旦、副净擎灯高照；生遥认，惊背介〕呀！怎么竟变做一个绝世佳人？难道是我眼睛花了？〔拭目介〕

【六么令】把双睛重揉，〔近身细认，又惊，背介〕逼真是一个绝世佳人！那里是幻影空花，眩我昏眸？谁知今日醉温柔，真娇艳，果风流！不枉我铁鞋踏破寻佳偶，铁鞋踏破寻佳偶！

〔小旦〕贤婿，可是去年那一个么？〔生摇手介〕不是，不是，一些也不是！〔小旦〕这等看起来，与我小女无干，是贤婿认错了人了。〔生〕岂但认错了人，竟是活见了鬼！小婿该死一千年了！〔小旦〕这等老身且去，你们成了亲罢。〔生〕岳母快请回。小婿暂且告罪，明日还要负荆。〔小旦笑介〕不是一番疑彻骨，怎得千重喜上眉？〔老旦、副净随下〕〔生急闭门，向旦温存介〕小姐，夜深了，请安置罢。〔旦不理介〕〔生〕是下官认错了人，冒犯小姐，告罪了。〔长揖介〕〔旦背立，不理介〕

【江儿水】〔生〕虽则是长揖难辞谴，须念我低头便识羞。我劝你层层展却眉间皱，盈盈拭却腮边溜，纤纤松却胸前扣。请听耳边更漏，已是丑末寅初，休猜做半

夜三更时候。〔内作鸡鸣介〕〔生慌介〕小姐，鸡都鸣了，还不快睡！下官没奈何，只得下全礼了。〔跪介〕〔旦扶起介〕

【川拨棹】〔生〕蒙慈宥，把前情一笔勾。霁红颜，渐展眉头，霁红颜，渐展眉头；也亏我屈黄金，先陪膝头。请宽衣，莫怕羞，急吹灯，休逗留。

【尾声】良宵空把长更守，那晓得佳人非旧，被一个作孽的风筝误到头！

鸳鸯对面不相亲，好事从来磨杀人；

临到手时犹费口，最伤情处忽迷神。

## 第三十出 释疑

【忆莺儿】〔外冠带，引众行，唱上〕兵燹稀，甘雨肥，未及瓜期诏已催，带便还乡昼锦衣。新花拂旗，新沙筑堤，宦囊不重肩夫喜。鹤相随，破琴犹在，依旧载将归。

下官詹烈侯，复任西川，未及一载，蒙圣上俯鉴微劳，加升大司马之职，钦召回京，带便从故乡一过。左右的，此处到家，还有多少路？〔众〕只得一站了。〔外〕这等快些趲行，今日定要赶到！〔齐唱“宦囊”二句下〕

【燕归梁】〔老旦上〕先到华堂等客归，羞老鬓更蓬飞。〔副净衣巾，同丑上〕阿姨新做状元妻，重见面，愧前非。

〔老旦〕老爷今日回来，老身一家先到公厅等候，柳夫人与他女儿女婿想必也就来了。

【前腔】〔小旦上〕膏沐新添媚远归，重学画少年眉。〔生冠带，同旦上〕逼成婚媾转相宜，亏阿丈赚良媒。

〔老旦、小旦先见介〕〔小旦〕女儿女婿成亲之后，还不曾见你，如今请坐了，待他们拜见。〔老旦〕等老爷回来，一齐拜罢。〔生〕这等先见常礼。〔生、旦见老旦介〕〔副净、丑见小旦介〕〔生、副净相见介〕〔旦、丑相见介〕〔老旦〕你们今日顺便相见，只当会亲。大小姨夫、大小姨娘，都见一见，省得东躲西躲。〔副净见旦，旦作恼容，回礼介〕〔生见丑，丑作笑容，回礼毕。各惊介〕〔生背介〕这位大姨，好象在那里会过一次的？待我想来……〔想介〕〔丑背介〕小姨夫的面貌，与去年进来的人，生得一模一样，这一回更觉得标致些。〔生〕好奇怪！我恍恍惚惚记得在京中那个所在，相会一次，为什么再想不起来？

【渔灯儿】真怪异，既是上林花，为甚的向此处栽移？是了，我记得初报状元的那一晚，曾做个恶梦，梦中的人就是这副嘴脸。记在恶梦里，受伊行无限凌亏。且住，梦中的人就是去年相会的詹小姐了，难道去年见鬼，如今又见鬼不成？待我问夫人。〔对旦指丑介〕夫人，那边立的，还是人，还是鬼？〔旦〕是我家姐姐，你怎么说起鬼话来？〔生〕这等我去年不曾见鬼，就是见了这个像鬼的人，分明是这个似鬼人儿把我迷，冒神女

把夜叉相替，到今日鬼和神相对难欺。

〔旦〕你仔细看一看，又不要认错了人。〔生〕一毫也不错。〔老旦对小旦介〕前日女儿女婿成亲，不曾送得喜酒，今日有一杯清茶奉献。叫丫鬟拿茶来！〔净捧茶上〕和气人家无大小，不妨乳母代梅香。〔见生，各惊介〕〔对丑介〕小姐！那分明是去年进来的人，你可认得？〔丑〕面貌虽是一般，觉得去年的还没有这等标致。〔净〕去年是戴方巾，今年换了纱帽，自然一发标致了！〔丑〕有理。

【锦鱼灯】天生就他娇面孔，原先美丽，况戴着俏乌纱，更长风姿。去年若不是你冲散了好事，今日这个诰命夫人，一定是我做了。都是你夺去花封送阿姨，致今日教我睁白眼，妒人妻。

〔生背对旦介〕夫人，如今不但假莺莺认出来，连假红娘都认出来了！〔旦〕在那里？〔生〕方才捧茶的那一个就是。〔旦〕原来是他们串通诡计，冒我名头，做出这般丑事，累我受此奇冤。我如今说与母亲知道，当面对他讲个明白，肉也咬他几口下来！〔欲行，生扯住衣袖介〕夫人，这个断使不得。你若与他争论起来，戚公子听见，说我调戏他的妻子，这场怨恨怎得开交？〔旦〕这也顾他不得。〔捋脱衣袖，对小旦介〕母亲，有一句新闻，说与你知。〔扯小旦，附耳说话；生慌介〕他母亲知道，一定要做出来了。这桩事怎么样处？〔副净背介〕你看他娘儿两个，唧唧啾啾，把手指着我家娘子，只怕是看荷花的事情发作了。他若与我娘子面质起来，老韩听见，说我调戏他妻子，这场怨恨怎得开交？〔小旦听毕，高声介〕原来有这等奇事，好没廉耻的女儿！〔生、副净各慌介〕〔副净背介〕我说不停当，如今怎么了？须要生个法子，骗老韩出去，不等他听见才好。〔生背介〕我说不停当，如今怎么了？须要生个法子，骗老戚出去，不等他听见才好。我有道理，〔对副净介〕老襟丈，如今岳父快到了，我们同到郊外去接他一接，何如？〔副净大喜介〕妙！妙！妙！小弟正有此意，我们两位新娇客，莫管他家闲是非。〔同下〕〔小旦对老旦介〕亏你有本事，养得这样好令爱出来！〔老旦惊听介〕

【锦上花】〔小旦〕一美你的肚皮，二美你教法奇，生这风流令爱倒会讨便宜。〔老旦〕我晓得，你的女婿是个状元，如今要压制我么！〔小旦〕一愧我命运低，二愧我福分微，招得个状元女婿，又有了前妻，把封诰送还伊。

〔老旦〕有话明讲，不要语中带刺，讨人的便宜！〔小旦〕我正要和你明讲，去年清明时节，你家女婿，拿一个风筝，央我家女婿画。我家女婿懒得画，题了一首诗在上面。你家女婿放断了线，落在我家。我见上面有诗，教女儿和了一首，不想被你家女婿讨了出去。后来我家女婿也放风筝，也断了线，又落在你家，你的好令爱，就想做起风流事来。你做风流事也罢了，为什么假冒我家女儿的名头，约他进来相会？我家女婿，想是见他忒标致了些，吓得不敢动手。谁想你家令爱，做湖州船倒撑起来，做出许多怕人的光景，弄得我家女婿，抱头鼠窜。今年他在京中，戚公替他聘了我女儿。他前日回来做亲，只说还是那一个，怒气冲冲，不肯与女儿同睡。及至我去细问缘由，把女儿与他细认，知道不是，才肯成亲。虽成了亲，究竟不得明白，方才在这边三头六面认将出来，方才晓得是这本新戏。〔老旦呆介〕〔旦对丑介〕你当初说我做了夫人，须要带挈你带挈。谁想我还不曾做夫人，你倒先做了夫

人；我还不曾带挈你，你倒带挈我淘了那一夜好气！

【锦中拍】多谢你，椒房宠，把内家荫庇。这封诰忒离奇，我如今情愿把夫人让你，只要陪还我那一场呕气。为甚的你图欢乐，教别人皱眉？为甚的把风筝强匿？为甚的把我名儿巧替？好好的献出原赃，自口供罪，不须得紧紧的把牙关闭。

〔老旦对小旦介〕这等说起来，是我这个不成器的坏事了，你娘儿两个，如今要怎么样？〔小旦〕我没有什么讲，只等老爷到家，拦马头就是一状。听凭他审就是了！〔老旦〕若审起来，你也未必全赢，我也未必全输！〔小旦〕怎见得？〔老旦〕莫说坏事的不好，还怪起祸的不是。虽是我家女儿冶容诲淫，也是你家女儿多才惹事；虽是我家闺范不严，不该放男子进来，也是你家门缝忒宽，不该让风筝出去。我要吃场大亏，你也要忍些小气；我的女儿若问充军，你的女儿也要问个徒罪。不如同你两下里私和，还省了一场当官的没趣。

【锦后拍】笑世上，打官司的没便宜，枉自两下费心机。纵有十分道理，有十分道理，原告的脚膝头，预先落地，便全赢也有一分纸钱陪；倒不如三杯酒化做一团和气，还落得冤家少，狭路省防堤。

〔丑对小旦介〕你若和了也罢，若不肯和，我拚得做一个下水拖人。〔小旦〕怎么样的拖法？〔丑〕我说是妹子做诗在风筝上，约他进来；他认不得路，错走到我房里来的。〔小旦呆介〕〔旦〕不妨，有引他的人在这里，他走错了路，难道奶娘也走错了路不成？〔净惊背介〕这怎么了得？老爷到家，若还审起来，少不得拷问我。女儿是他亲生的，料想不置于死地，弄来弄去，只苦得我。没奈何，跪将过去，替他求和罢了。〔跪小旦介〕夫人！饶了我这条狗命，和了罢！〔小旦不理介〕〔净跪旦介〕小姐，你一向是贤慧的，劝声夫人，和了罢。〔旦不理介〕〔净起介〕夫人不肯和，小姐不肯和。这张状子，是一定要告的了；告起来，我少不得是死。这堂前有一口古井，不如跳下去，预先淹死了，省得明日零星受苦。〔跳介〕〔旦扯住介〕不要如此，待我劝夫人，和了就是。〔旦向小旦介〕母亲和了罢！〔小旦〕我若与他 and 了，他娘儿两个倒翻起招来，怎么处？〔老旦起拜小旦介〕柳夫人，是我女儿该死了。你若肯和，我终身不敢忘你大德！〔小旦〕这等说，只得和了。〔同拜介〕〔净磕头，谢介〕

【隔尾】〔合〕半生妒恨，今朝释，把往事付之流水。〔老旦〕你就有万顷恩波，也难将我这羞洗。

〔内鼓吹介〕〔老旦〕老爷回来了！三娘，千万不要提起。〔小旦应介〕〔丑又叮嘱旦介〕

【点绛唇】〔外冠带，引众；生、副净随上〕重到门楣，郁葱瑞霭增佳气，只因家内，添个乘龙婿。

〔各见介〕

【前腔】〔小生冠带上〕宦客新归，旧时年友新姻戚。芝颜重对，两鬓添霜未。

〔各见介〕〔老旦、小旦〕你们两个女婿，都不曾拜丈人，两个媳妇，都不曾拜公公，今日在此，不如同拜了罢！〔同拜介〕

【画眉序】〔外、小生〕儿媳已齐眉，婚嫁从心向平喜。幸双亲犹健，杖不须携。既有子瓜瓞能绵，便无儿桑榆堪慰。〔合〕朱颜白发同偕老，举世共夸荣贵。

【前腔】〔老旦、小旦〕门户有光辉，玉树蒹葭得同倚。喜枯梅衰柳，不怕霜威。虽不是桃李春荣，还学得枇杷晚翠〔合前〕

【前腔】〔生、旦〕何处谢良媒，一阵狂风似神鬼。怪风筝一片，东走西飞。论赏罚罪不酬功，量恩私功能赎罪。〔合前〕

【前腔】〔副净、丑〕一对丑夫妻，空费百般巧心计。岂从来神器，不许人窥。男偷女，宝剑成精，女偷男，灯光作祟。〔合前〕

【滴溜子】〔合〕团圆处，团圆处，欢声如沸；相逢处，相逢处，欢容如醉。评才貌真无愧，总亏堂上翁，平心见己。公道无私，合成双配。

【尾声】无心演出风筝戏，怕世上儿童学会，也须要嘱语东风向好处吹。

传奇原为消愁设，    费尽杖头歌一阕；  
何事将钱买哭声，    反令变喜成悲咽？  
惟我填词不卖愁，    一夫不笑是吾忧；  
举世尽成弥勒佛，    度人秃笔始堪投。